

# 女子書信

吳曙天編

女子之  
書信



北華書局刊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6 6249B

# 女子書信

吳曙天編



一九三三年二月付印

一九三三年三月出版

1——2000册

版權所有

每册實價大洋七角

外埠另加郵費二分半

## 小 序

衣 萍

曙天收集女朋友們的書信數十封，集印起來，叫做‘女子書信’。女子書信最善於言情，說理的比較少些。但這也似乎不足為病。感情的生活無論如何佔人類生活的大部分。女子比較男子感情較為豐富而且深刻。這書內所集，除評梅靜貞三封信外，其餘皆為未發表之作。真有很多寫得好的情書。尤其是柳眉君女士的書信，那真是情書的傑作。那真比得上我的情書大作呢。這些書信都是情表真摯，深刻，高尙，我想，就拿作女學校的書信讀本，也可以的吧。

一九三二，十一，二十六。

## 女子書信

## 目次

柳眉君書信選.....	1
開始與結束	
分  手	
一個情人的要求	
寄暉書函選	
一種人生哲學	
大學生活	
宛若通信選.....	2
這一年來.....	33
母  親.....	49
緘情寄向黃泉.....	67
致林姑娘.....	77
給少年比德.....	89
給狄愛娜.....	93
寫給柳亞子先生.....	105
中國歷史上婦女的地位.....	117

回 家	135
春雨的主人公	139
相 思	143
長江印象記	149
婦女創作不振的原因和我們應有的 覺悟與努力	163
別 緒	175
懺悔與逃亡	195
懷琇芬	213
中等學校女學生生活之檢討	219
弟弟的詩	221
這次的事件	235
愛 他	239
七 夕	243
雙生子	245
風 潮	247
皇后的脚	249
若遜兒之死	251

女 子 書 信



# 柳眉君書信選

柳眉君

## 一 開始與結束

××：

我感激你，沒有一種言語可以講得清楚。

耶穌復活以後，世界上又有了如此一個奇蹟。

我真的已經成了世界上頂快樂也頂苦惱的人，所以即使把開始當作結束，心中也覺甘願了。請你相信我講的都是實在的話，你對於我實在太好心了，我所得到的，已經比我預期的一千倍多，一萬倍多。我不再向你伸開要求的手臂了，你是

我真真的夢中的情人，所以我不想再在這現實的世界中來麻煩你，但是在夢裏，我一定要像蛇一樣的糾纏你，咬緊你，永遠都不許你從我中間逃開阿。

我如此懷了永訣的心情來送你，你還不肯讓我多送一程，真太虐待我了。看到你的帽子從黑暗中消失時，我真想大聲喊你回到我身邊來，又想掉轉自己的車子來追上你，可是都忍住了。

回來時，鞋子上塗滿了灰沙，心上塗滿了快樂與憂愁。打開門，屋子裏還充滿了那種濃厚的暖香，使人昏倒的那種暖香，椅子上還留下你的恩典，一種永生不死的恩典。可是你已經跑開了，永遠不再回到我身邊來了。這世界，真神奇阿！

永遠再會了，永遠不要爲我麻煩你自己了。今天發生的事，只是個夢。如果你願意，頂好你完全忘記；若是你不願意，請鎖在你的心裏。

天保佑你！

眉。

## 二 分手

××：

開頭是你毀了我，到結果却我把你也毀了。你簡直已經不能好好生活，但是讓你有我，則又完全搗亂了你的生活，使你紊亂失掉正軌。我也曉得我們走的路是錯的，我也在責備自己，鞭打自己，但是我已經陷進了一個無可挽救的深淵，再沒有一線希望能夠把自己救拔出來，朋友們即使向我說一萬句勸告的話也是白費心，難道我們還有希望恢復到野餐會時代的關係嗎？

不管我如何爲你受難，如何需要你，但是我十分敬重你。我要尊重你的意見，我要絕對的服從你，所以我必須聽你的話。哦，你說我們還是分手好，我便只好沒有半點倔強的從你身邊走開，不再把這破爛腐敗的軀殼來麻煩你。但是，我的精神却將永遠在你身邊，我依賴着你，守護着你。每一分鐘，我永遠與你同在。

如果你再用合理的話來忠告我，這便太蹂躪我的感情了。不理睬我也許可以算得你對於我的一種善心。對於我自己，對於別個人，對於這世界，我有我的態度，我不願把那種苦心向一個人訴說；你也不必代我設想到那段昏黯的歲月，爲我難過，我現在只有兩方面可以娛樂自己，用來消磨這些已死的光陰，一樣是用沉重的工作來壓塌自己；另一方面則用煙和酒來調劑。我想這會成功一種很好的生活。

折磨我靈魂的痛苦，我不必說，也沒有機會向任何一個人去訴說，只好用大石頭來壓住在心底裏，牠再要爬出來，便只好儘牠咬嚼我，把我的心當作一只蘋果隨便吞下，把我的血當作咖啡喝下去玩，我沒有力量對付牠。

我很願意在這一封信上告訴你，我心中很平靜，已經不再爲我們中間的糾紛而難過，如此也許可以使你恢復到以前平靜的日子，但是，天阿，我如何能夠呢？我明明是在焚燒着，我在揮霍每

一滴血，讓牠們爲你燒涸；我揮霍我心上每一粒細胞，讓牠們爲你離開，粉碎。我能夠瞞着你講假話嗎？我能夠騙你說，我現在已經不爲你發狂了嗎？唉，我不能阿！

記得以前曾經有個哲學家向人說過，世間一切發生的事情，都沒有錯誤的，所謂錯誤或正確，都只是某一方面的偏見。我並不是想用這一句話來掩飾自己的錯誤，但是我至少要爲自己解說，我的一切行動，沒有一樁是故意想陷害人家的，因爲這錯誤而第一個受到痛楚的懲罰的，便是我自己。這種偶然發生的事，已弄到無法挽救的地步，我除掉自己受苦再累人家受苦外，還有什麼法子呢？我真的曾經幾千次幾萬次想放下你，解放你，想少麻煩你，想把自己從這樣毫無希望的愛情中間拔出來，至少是爲了你，我要如此做。在這上面我已經大大努力過來了，結果只使我對於你更沉溺得深點，見到你時我幸福到昏迷，不見到你時又難堪到受不了。唉，沒辦法，我真是個糊

塗蛋阿！

我曾經說過，你總有一天要揚起手來向我道再會的，究竟這一天也到了，我不得不把自己從一個夢裏高高的擲下來，我不曉得自己將受傷到如何一個地步，我也不曉得這一生還能不能從這創傷中恢復起來。哦，天！這些誰敢說呀！

我只記得，鋼鐵般的一句話：

“分手罷！”

是由你溫柔的嘴裏說出的。唉，說這句話的前兩點鐘，你正含着笑走進我的客廳，你正越過沙發的背，把一個長長又長長的親吻來蓋住我的嘴，就是這張嘴，天阿！誰想得到同一張嘴會用來講那樣一句話阿！

汽車窗口上擦過的一個親吻，已成了我們中間最後的一個親吻了。看到你的汽車從黑暗中飛馳去時，我多少想揚起手來把你喊回來阿！哦，天！我的天！再不回來了！再不回來了！再也不會回到我身邊來了！

對於你，我沒有半點怨懟，半點責備，（你以為我會怪你嗎？不會的。）你所做的，已經比你應該做的一萬倍好了，你使一個地上的人到過天上，你使一個毫無價值的人，也有了一段可以驕傲的光陰。你實在已經太好了，難道人家應該攔住你，不許你走上一條合理的道路的嗎？哦，回去罷，正直的男子，你合理的人，你是有你自己的社會地位的，重回到你合理的道路上去罷。記着第一個晚上，我講的話，你是一個社會的人，合理的人。

我明白你的苦衷，你不是屬於你自己，你是屬於社會的，你有你的事業；你有你的機器房與馬達；你有你的發明；你有你那些高貴而且合理的朋友；此外呢，你尚有一個高貴的家庭。唉，這樣一個人，是上帝安排下來給我的嗎？決不會的，決不會有這樣的事，我必須把你交還你自己的社會，你自己的事業，我不能夠有你的。把我放進你的生活，使你的全部生活都糟了。你常常萬分

就心的向我說：

“在我身邊，有一千只收音機，一千只照相盒。”

這情形的確是為難到可憐的。雖說紳士先生們都愛做慈善事業，而這也算得慈善事業的一種，但是這類善舉是可以在千手千眼下面做的嗎？我沒有話，我是完結了。

好了，分手了，和和氣氣的分手，沒有一句怨懟，沒有一點眼淚。我像一個影子從太陽光下退出來，不留半絲痕蹟。在你心中，我正直先生，我像一只蛾子般死去了，我在你的思想中永遠不會再蘇醒了。這些是你的事。至於我，從現在起，直到最後，我能逃走嗎？我能從過去的生活中得到解放嗎？整個填滿我心中的是誰？在我血管中間不息地流着的是誰？我有力量轉變這已成的局面嗎？

哇！這些也全是廢話，講來做什麼？好了，分手了，我從你的生活中放逐出來，我被你從心中間一下子推了出來，你把我關在大門外邊，你由我去給



太陽晒，大風吹，暴雨打，你不開門了。你讓我把喉嚨喊啞，你讓我在你門外倒下來死去，你也不理會了。你，哦，你是一位合理的先生呀！

好了，分手了，從此我再不讓自己來麻煩你。我的——一切都無從叫你知道，我再也不能看見你了，再也不能了！

唉，我要用撕破喉嚨的大聲音喊：

“××，回來阿！讓我再看見你一眼阿！”

但是你千萬不必相信，我這些話全是胡說。天阿，我再不能給你寫下去了，我的眼淚在紙上成了暴雨，我的眼睛黑下來了。

沒有揮手，也沒有叮嚀，我呈給你——  
一雙緊閉着的溼透的眼睛。

眉。

## 分 手 (下)

××·

求求你，不要把你的聲音來擾亂我了。請恕

我，並且忘記我罷。

我疲倦到支持不下，像一只想歸去的鳥，在黃昏中低低飛，看見落下去的太陽，在別一個世界中放着光輝。唉，白日去了，長長的黑夜在等人去給牠埋葬。

眉。

### 三 一個情人的要求

我鍾愛的人，敬重的人：

爲你在寫信的時候，痛苦在撕裂我的心，眼淚從頂深的地方在續續落下。我不管這信會使我從你心中多高的地方攆下來，一切全不管，我要打開這苦楚的心，坦坦白白向你說話。

無論我們自己，或者是別的人，都可以承認，我們曾經有過不尋常的幸福，罕有的好光陰。你是一個能夠捉住青春來安排自己和別人的男子，我也是不糟場機會懂到如何處置自己的女人。在那一切銷魂的清早和黃昏上，唉！我頂好的人，我們

不會有過人間頂珍貴的日子嗎？

不管思想的潮流已經衝到有多遠，一切人對於愛情的見解已進步到有多少開明，但是我在這方面，仍舊是一個極頑固的古典主義者。我絕對地須要愛人間互相的忠貞，即使是過去的事，我也一樣會放到心上來折磨自己。我只要一想到你的眼睛，你的手，你的嘴，你的一切恩澤，在另一時日，曾在另一個人身上揮霍過，我便難過到要混身戰慄；再想到自己也曾浪費過自己，更加有想撲碎這世界重造過的痛心。我總是竭力把這些不愉快的思想關鎖起來，不叫牠來咬嚼我的靈魂。

你寄來的詩集，把我毀了，使我再無法可掩飾我們各人過去的生活。我的天使，我明白這是一種苛求，又有什麼法子呢？退一萬步說，在我以前，你把你自己完全交給別人，這，我也許會忘記，但在我們自己的日子上，你仍心有餘憾的理出給她的那些詩，熱情激盪的詩，放在你詩集的前面，你

真不曉得那些動人的字句，對於我是如何刺心切骨的酸辣阿！這種酸辣，使我把自己的過去，你的過去，完全在心中蘇醒過來，我向着自己的影子切齒，我想要立刻撲碎這不清潔的世界。

在這個世界上，我只有你，從第一瞥眼光直到現在，你始終是我的天使。我所以犯罪，只是因為血管中流着那些貪歡樂的毒汁，我向天上一切諸神祇發誓，我真不會像愛你一樣愛過你以為的任何一個人阿。

你必須堅信我：你是我最初也是最後戀着的男子，你也是我自己的嬰孩，我靈魂中的天神。

我並不把自己鍾愛你的程度，認為可以求你恕我的理由，那些謊話，便是我不可挽救的犯罪。我的天使，我現在靈魂中充滿了宗教的虔敬與悲哀，對於現世完全絕望了，即使你萬一肯恕我時，我自己也無法洗滌那些謊話的影子；更無法拋開你在另一個日子上所佈施的慷慨的戀愛。唉，我的天使，假使世界上不會發生那些事情阿。

我完全絕望了。不完整，我們中間的不完整！我想了再想，快要發瘋了。我不能承受那種苛酷。我的天使，我真不願再留在這泥濘的，苛酷的世上了。我絕不信我們有一天再會幸福了。唉夠了，夠了，這不完整！

我的天使，但是讓我再見到你一次，請你給我帶一些甘芳而有速效的毒藥來，我祈求你，我的天使，這於我會是真的幸福，你必須澈底想過，便能明白這才是我真的福樂。拯救我罷，讓我在你多情的臂彎中呼吸最後的呼吸，讓我在你溫柔的愛撫中閉上眼睛。唉，我的天使，我敬重的男子阿！

你是一個巨人，不須我代你如何設想，你當然懂到如何處置你自己的一份的，我很相信你有那種自己支持自己的力量。但是我，我真的完全潰陷了，完全絕望了，我是完了。天阿！有什麼法子呢？我敬重你，鍾愛你，世間我只有你，却永遠不能再有完整的了。我對於自己的放縱，與你對於別人的同情，打碎了我們中間的完整，我們完結了。

請你好心點，就依着我的請求，來完成我，不要讓我在痛楚中如此煎熬。我的天使，每分鐘我都在盼着你來；來完成我最後溫柔的幸福。不要拒絕我，我頂好的人，我自己的小乖，你是多少好阿！我真想不出自己那時如何會那樣愚昧，捨着天堂至高的福樂，去逐人間頂庸劣的幸福。唉，我的天使，我撕開我的胸膛，讓你看到我痛悔的心。

若是在別一個世界上人也存在，在那裏我也將只有你，只有你！哦：我的暉，我永世的情人，我的心，我的天神。暉阿！我將在心中一千遍，一萬遍，唸着你的名字，我自己的小寶貝，我亦緊藏在胸前的小乖阿！

我等着你的好心。

你的情人，眉。

#### 四 寄暉書函選

暉：

今天的信是吃飯時候拿到的。幾次想到自己房裏來爲你寫信，總是給旁的事攪亂了。一回兒母親要我給她找東西，一回兒又有客來，一回又因爲自己怕冷，直到現在，時候近黃昏了，才來給你寫信，心裏真抱歉極了。

今天三三和肥田粉多進學校去了，爸爸去茶館坐，媽媽在樓上睡覺，我寂寞到想哭了。太陽極好，人仍舊感到說不出的陰沉。我的眼睛在你的信上邊停住，默默的，我在心中用大聲音喊你的名字。我閉上我的眼睛，設想你寫信時的神情。

媽這兩天可憐極了，因爲這幾天爸爸的脾氣又轉壞，暈！你如何想得出那種可怕的響喉嚨阿！這家庭，永遠沒有溫和，只有暴戾。你想，一年四季全是冬天，沒有春夏，也沒有秋季，這日子人如何過？謝謝天，我幸好是靠一些看不到的遠遠的世界上在安慰自己，若眼前的生活便是生活的全部，那真完了。只是媽太可憐，我代她難受。

吃飯時候，只有我和媽兩個，寂寞地分坐着這

八個人坐的大桌子。家中靜悄悄的沒有一點兒聲音，只要那兒一響，阿花馬上噤哩咕嚕的在喉嚨裏吠起來。這古堡式的大家，我说不盡那許多寂寞。

請你在那些忙亂的時間裏，分些時間來想到我，給我信，因為你的信是一線光，一朵火花，這兒實在太陰沉憂鬱，沒有一點火人要活不下去了。

天又暗下來了，光線不夠再寫信。像這等光線，只好讓人家靠到窗檻坐下，互相投送幾瞥深情的眼光。唉，我親愛的大眼睛呢？

你的眉。

## 二

暉：

我要用無窮無盡的溺愛來感謝你，你在這樣的忙碌中，仍不忘記分些時候出來，給我寫這樣迷人的信。把信捉到手裏，我心中有一陣出奇的歡喜，我真不知要如何來寵愛這封信才好。



我把歡喜到發抖的手來打開這信。我用潮潤的眼睛，捉住你每個銷魂的字眼，從那動人的稱呼一直到親愛的簽字，我像一塊海綿沉在水裏一樣的沉在你的信裏。

你要我告訴你我們家裏的事情，但我想那些事情一定不會使你覺得有趣的。我只揀重要的告訴你一點罷。

黑耳今天給我們生了三條很體面的小狗。你還記得可憐的黑耳嗎？她時常給阿花咬到哭的。父親還為阿花咬牠的事常常罰阿花站壁角的。你記得嗎？就是那個醜陋的黑耳，牠居然給我們生下三條極體面的小狗來了。我和肥田粉看牠一個一個的生下來，真是好看。肥田粉還幫牠的忙，真了不得的。

糟糕，三三帶了一夥朋友來，我不能寫下去了。只好匆匆在這紙上印下許多親吻給你。

眉。

## 三

暉：

今天眉有一天很好的光陰，人很高興。天氣晴暖，太陽整天追到人送熱氣。日子是星期，三三和肥田粉多在家，我們都睡到十點半鐘才起來，爸沒罵人，只奇怪早餐開得晚一點。真好極了。

早飯後，我們三個人出去玩，出胥門，上萬年橋，爬在橋欄上看河裏的船隻，大大小小各色船都有，很好玩的。江北人把船當作家，萬事全在船上做。小腳老女人，坐到船頭上，腳下還跨了一個腳爐，也有小小江北孩子，跟江北大男人在船舷上並排坐下，不動不說話，乖乖的，有一張又紅又黑的圓臉，十分可愛。

黑耳的小狗隨到日子飛長，出世才三天已經大得多了。那對好看的小耳朵，極其小得可憐，有一身柔軟的毛，有一隻棕色的，特別好看。家中添了這三頭小東西，大家脾氣都變好了，一天到晚跑去

看牠們。牠們住在花園角落裏的一間小屋子裏，這間屋以前是堆柴的，現在做了牠們溫柔的家了。我真歡喜牠們。

下午，一個黑瘦的郵差，給我送了兩個極肥的信來，一個是小薇的，一個是你的。謝謝你。好心的人。

眉。

#### 四

暉：

略微有點風，但天氣仍極好，只要有太陽不死的溫暖在，括大風又有什麼關係呢？風，只是一種無謂的搗亂罷了，我只看見太陽。

窗外的風更加大了，着實駭了我。我漸漸憂愁起來了！天！難道是有些什麼不幸的事將要來到了嗎？告訴我，暉！你安好嗎？快點給我飛一個快信來，告訴我你是平安的罷。

太陽完全沒下去了，天漸漸非常冷起來，我不

明白這是什麼預兆，我萬分害怕，我喊你的名字到千萬遍，在我驚駭的心中間。天是黃昏了，漸漸暗下來，大風帶來的靈是陰冷，我在心中來回切切唸你的名字。暉！我可憐的人，我是如此的不安，是什麼緣故？你說，你平安嗎？

大風裏邊有個小聲音告訴我，嚇我，我怕，信也不願再寫下去了。我向你呈出一雙緊閉的眼睛，與唸着你名字的嘴唇。

暉。

## 五

暉：

先有一串銷魂的亂吻，我們才開頭說話。

你給我開了一個太大的玩笑了，五天不讓我讀到一個字。自從接到你那個很肥的信以後，你便把自己悄悄的躲起來，不再爲我寫信了。惹到人家急了，你又把一打抱吻來掩住人家噤咕的嘴。真是個可惡的人，你不是嗎？但是你猜我如何呢？我打

開你以前寄來的信一齊看。如同在一個時候上接了你這一大堆信一樣。我坐在床上，把被圍住身體，還有熱水袋暖了一雙腳。

把一大堆信攤在膝頭上，我一封一封的讀起來，用一種愛情者細緻的心情，從每一個字上找出比原來三倍多的意義來。一個字，一個字，我都用迫切的眼光去親吻牠們，我把燒着火的嘴唇，親吻那一一體面的簽字。看到有些地方，我真無法不心跳。還有些溫藉可人的文字，我使用小聲音悄悄唸起來，唉，親愛的暉！你猜這於眉是多大的福樂阿！

眉是很懂到如何用假定來當做真事的，當我已經把這些信當作郵差一次為我送來時，你便無法能叫我再多想，我在心中燃起一朵大大的歡喜，你叫一萬個詩人來寫一萬年，也寫不清楚我當時的歡喜與感動。我還能閉起眼睛來，在那無可再增加的幸福上再加上一點，你一定懂得，我是在閉起眼睛來想我可憐的暉，我看見他，極清楚的，幾乎不敢呼吸，我明明白白在眼前看見我的暉，為他

歡喜，爲他憂愁的暉！直到不知何處，一些聲息打破了我幻想的境界，我才頹然睜開眼睛來，嘆了口氣。

是絕好的下午，有長長的雨絲不絕在窗外滴，給人一種甯靜。家中人沒有一些聲息，有些是睡了，不睡的也正在做着一些沒有聲息的事。坐到被窩中看信，又有很多時光來讓自己遐想，你真想不出這種光陰多少舒服的。

看托爾斯泰的小說很受感動。一個教徒的虔敬，真是非常珍貴的。若是每人心中間有一個上帝和十字架，世間一切爭端都沒有了。我說的上帝與十字架，自然不必指定是耶穌的父親與釘他的十字架，這你當然明白的。我並不信奉何種宗教，但是却十分傾心於教徒們心中虔誠的熱情，當一切思想已經把我弄到疲倦時，我忽然覺得我自己也有一個上帝，我更有比一切教徒還更虔敬，更沉重，幾乎像帶有隱憂的那種忠誠。我將用那種信心，放在我自己的上帝的腳邊，人若有那樣的信

心時，即是犧牲也變成幸福了。暉，對嗎？

眉。

## 六

暉：

我應該用多少大的聲音來喊你呢？我想念你的迫切，已經超過了我能夠控制的感情。我有點像個哭喊了半天沒人理會的孩子，我的喉嚨疲倦，我的心中間更加委屈得利害。實實在在，暉，你是常常有力量弄到我萬分苦痛，像你有力量使我那樣劇烈的高興一樣。我明白並不是你要我痛苦，這不是你的意志，却是你的力量，在你自己不知道中，已經弄得我夠苦了。暉，親吻我罷，我一點沒有氣力的倒在你胸前，隨到你喜歡給我一點好心罷。親吻我，我完全沒有氣力了。

今天是陰曆的大除夕，這時候已近晚上十二點鐘了。我不絕聽見人家在放爆竹，我很憂愁，我想念那個遠方的人。我爲他耽憂，爲他打算，但是

這一切多沒有用，對於他我只是一個愚昧無知的人，我從不解如何在他身上做一件好事情。我只會請求歲月給我機會，只會把一切溫柔和服從都寫在不曾來到的日子上。但在每一個“今天”上，我只會做愚人，只會累你暉，我很憂愁，請你親吻我罷。

我是一個十分無知的人，我完全沒有力量給你幸福，凡是一切人能夠從他女人處取到的，你全缺少。你說，暉，不是嗎？你是一個可憐的人，你在忍受一個毫無好處的女人，你一定非常苦惱的，你一定非常苦惱的。

暉，想想我此刻載着多重的憂愁罷。我很念你，我用一個愚人簡單猛烈的熱情在懷念你，我非立刻得着你不可，我一定應該有你在我身邊，讓我問你在你心中有多少委屈，我理應給你時間，並取得你的時間。但是爲什麼呢？你離開我如此遠，我無法把自己一下子擲到你身邊呀！

暉，告訴你，你是一個真正的男子。你必須承認自己是一個頂好的男子。任何女子能夠得到



你，便是她頂大的福樂，你的好處將也會成了她的，即使她是一個一無可取的女人，也將因你的好處而改造了她。

告訴完了這段話，我更需要你給我一分鐘，我切切地需要把枯焦的嘴唇壓到你的上面去，我不願糟塌上帝給我的一份恩賜，請你，頂溫柔而且有力氣的人，立刻使我靠近你罷，我們理應緊緊靠攏在一起當我們還正年輕的時候。

說起“當我們還年輕的時候”，我心中大大一驚，我想起了這些去了不再回頭的歲月害怕。我們曾經年輕，也還有一點年輕，但是這些韶光全是很快便要轉身的，將有一個不幸的日子，等人家把我們放在一起時，我們已經不能如現在一樣享樂了。我們只有生活，不再有生活的精靈了。想到未來的日子真叫人駭怕。但是現在，天呀，我們又不在一起，有頂暴虐的河，田，房子，人畜，鐵路，牠們撐開在我們中間，我們只有忍受呀！

雪在一點一滴地溶，我的心在吸吸地哭泣，我

苦惱，我生氣，我爲一切不公道的事情傷心，我要一萬遍問，爲什麼我不能看見我親愛的大眼睛呀！

徐家匯天文台報告，說今晚有暴冷，大約這暴冷快來到了，這時候眉的小手指已經有點凍得痛，要去睡了。唉，窗外在括起大風，暉，我多少憂愁阿。

可憐的眉，在可憐的黑暗中，呈出一切憂愁與熱情。

眉。

## 五 一種人生哲學

大風：

信收到。

你要我給你一點人生哲學，我腦子裏那裏藏得下多少哲學？而且我也不明白你過日子要用許多哲學來做什麼？若是你當作一種學問研究，我這兒有幾本關於哲學的書，高興你可以搬去看看。若是你指定要一付哲學的頭腦，我沒有；你有了也沒

用。

不要以為我生辰隨筆上說的話是對的，那是吃醉時胡亂寫下的，全是胡說。你還非常年輕，爲了自己和別人，應該放聰明些做人。我知道你也還聰明，但此處的聰明又當作一解，譬方我說穿你一點，眼前你雖滿嘴喊自殺好，但事實上我估你決不會發傻去當真幹。既不死，又活着喊無聊，喊空虛，弄來生活變得非常可憐，這才真是蝕本生意。必須明白，既然死不了，便應該活得耐煩些，不用去一個個角落搜尋煩惱，也不能希望天上每天落下奇蹟來。你不能要每天有個女人來給你鬧戀愛，或失戀等刺激人的玩意；你不能每天拾到一個好運，不是嗎？生活便是如此的，沒有多少神奇，也沒有多少精采，你讓他去，他有時也會偶然給你奇蹟，也會偶然給你猜想不到的命運。正因為他們能夠給你的無從預先知道，所以你活着才好玩。若是你昨天便曉得今天的事，生下來便一直預知到死，那你活着還有多少意思？

所以，大風，你不要喊，安安靜靜過日子，說不定你明天會中狀元，後天會打中詢馬票，大後天可成了大詩人，又有個可愛的姑娘來給你演愛情的喜劇。你說，大風，誰說得定未來的事情呢？生活的好處，就在這一點。

我是一天鈍一天，再也不多想什麼人生哲學等不好吃的東西。我每天過去都不空虛。做事，讀書，又說話。例如今天，我吃糖炒栗子樂得無話可說，郵差給我送些信來也叫人歡喜，我還不知明天有些什麼好玩的事來惹我高興。自殺，哈！我才不學你喊自殺哩！

生活應該要唯物些，少唯心些人就容易幸福；你成天轉空念頭，自然活得不耐煩了。

我用如此不嚴肅的信，來回你那樣嚴肅消沉的信，我很抱歉。但是如果我的說話能夠使你認為滿意時，那你也就不吃虧了。

祝好！

眉。

## 六 大 學 生 活

小薇：

日子一天一天過去，人不再懷念那大學校了，儘你說青年人能在那邊得到好生活，但我聽了是再也不會動心的了。

在那大的人羣中，自己好像機器的一部份一樣，已隨到大軸子轉了有兩三年，大學校有什麼好處呢？那混亂的一切，現在想起時只有害怕了。

在學校裏是真的能夠叫人聰明的，這些聰明並不僅指教授從書本上搬給人家的，叫一大羣青年人搏在一起，很能夠把各個人磨練到人聰明的，鈍的人走進去會漸漸敏銳；內地的人走進去會漸漸吸足都市的氣息。大學校不僅供給人知識，在另一方面却同時造成了多方面的青年。

他們都懂得如何使自己動靜方面都漂亮。懂得運動；懂得演說；懂得引用民權初步來召集一切會社。同時也懂得一切藝術，無論音樂與繪畫，無

論什麼顏色及線條，大學生都理會得；更普遍的是文學的素養，那一切大學生，十個中有九個半，都在心中自信有文學的天才，不過因為要生活，才暫時擱置起這些天才來學別一門功課罷了。雖然如此說，大家仍不少時間來為自己寫一些文章。刑事訴訟的實習完結後，法科學生照例可以寫文章送去小報投稿，（上面寫的當然離不開戀愛，以及女學生等材料。）而實驗室裏出來的理科學生也多數押一切各地土音的韻脚來做詩。這些沒有什麼希奇，所謂大學生，一面有他的專長，另一方面仍好好養成他天才方面的事業。

大學生活能使人聰明，這句話不會有錯，你們外面的世俗人，如何懂得大學內通行的一切隱語，他們自己却能用得又自然又漂亮。他們一言一動都不忘記了自己特有的風格，即使裝成一個老學究，只要時時不忘記這種風度，一樣也可為自己標出一種別致的態度。

回到家中，人是漸漸鈍了，一天比一天更鈍，

像爐子裏抽出來的一塊紅鐵，隨到日子暗了，冷了硬了。你向我還念那大學生活嗎，謝謝天，我不再在那些聰明人中間被擠得喘不過氣，我可以得到自己的一份安靜了，

眉。

此  
页  
空  
白



# 宛若通信選

宛 若

—

衣萍兄：

信收到了沒有？

只因這裏太鄉僻，郵差遇了天雨，或者什麼事故，就不能每天來。你的十二號和十七號的信，都在昨天收到。三國志還不見來，是同時寄出的嗎？想來要遲幾天吧？

不知怎樣的弄得病了。病的滋味雖很苦，然而小病，又在家裏，病却成了甜蜜的一件事。病了，媽

媽整日地來撫視我，還爲我特意的調製可口的飲食，我記起小的時候，爲想整整地佔着媽媽的愛和吃好的東西，往往躺着佯病。可是在前天已完全地好去了，我正恨呢！好得太快了。

鄉居頗好，恬靜得適人，我真愛我的家：有着綠森森的樹遮漫在四周，綿似的白雲似乎永永地在頭上靜穆着。在這兒，我什麼都忘記了。惟一的感想就：當看着些本性完潔的農人，我不禁深悔讀書的不該！近日梅雨連綿，雖是悶人，然而也別具風味，我倒很愛過這愁樣的日子。

表汾女士來了沒來？

雲兄怎樣？有否見着，念念。

教育局有無消息？我担心極了！

祝你

暑安！

宛若。

七月二十一晚

## 二

衣萍兄：

信收到，三國演義也收到了。三四天前還收到你的大作青年集，謝謝你了。

人老了，我倒聽見世有不老的靈藥，至於心老了，却沒有聽見世有甚麼醫心的聖品。教我將甚麼來告訴你呢？哦！我想到了，我家裏的弟妹們，他們都有幼嫩的心，我想剝下來裝在你的胸中好不好？只不過他們都是木呆的蠢物，抵不過你的玲瓏。

你相信世界是上帝的嗎？我就不相信這些，我只覺這愁慘的世界，是被一個看不見的惡魔握着的，這惡魔，它造成了人間種種的悲劇和喜劇。我相信當一旦惡貫滿盈時，它會被人們撕得粉碎的。這惡魔是什麼？讓你猜一猜吧。

怎麼好？三國還只標點了四十多回，究竟在什麼時候要呢？我可有些着慌了。因到朋友處盤桓了幾天，媽媽又請了一次客，因此誤事不少，我就發

奮的趕了二天。可憐得很，第三天就不行了，病婆婆揜着我，就再也不能趕。這幾天還是不好，頭昏沈沈地一點也不清楚，只好拿起針來縫縫東西了，這個成績倒還不差，三天竟做成了兩件衣服。明天我決意做了，不管頭怎樣的和我作對。如果在二十號左右要的，那末我弄好將它寄上吧，因為我想多在家裏逗留幾天，學校的開學通知信還沒來，恐怕還有些時吧。

這年頭，做人真不是容易！餓孽的影子不住地要在進襲着你。爲了天的不仁，淹沒了幾畝田，就把家裏人愁壞了。我想這樣的人生是太無意趣了，爲着口腹而庸碌了一生，生還如不生的好吧？爸爸到你在着的地方——上海來了十幾天了，想想人真是不可思議的，上海同這裏差得有多遠呢？然而却以二個世界了似的，其實並不要如何越險超阻才得到上海，然而這裏却有很多人老死都不曾來過。本來是我在的地方，却變作爸爸在的了，爸爸在的地方，却變作我接觸的地方了，雖則這是

很平淡無奇的事，在我愚拙的心田中，總會掀起奇異的波浪。不寫了，愿你同這茂盛的夏天漾地好！  
宛若。

八月七日

### 三

荇兄：

你的信悉。

我是今天才搬進校的，前幾天想搬的心，都被雨打碎了。

今天雲送我來的，可是現在她已經走了。你的信這時才由那位替我收着的同學送來，她沒有看見你的詞呢。明後天她又要來了，來了時給鍾看。

雜誌要付刊，雲大概存點東西吧，至於我，這筆賬可償不出，怎麼辦？我並不是胆小，實在我的東西太不皮東西了。想着自己的淺薄，想着這十餘年悄悄地溜去了的光陰，我一點也沒有把握着什

麼，我深深地發憤了，今後我決計不再荒耽了。我努力，我努力！我自己這樣發誓着，願你們也能不時加以鞭策，使我不至於再淪入怠惰的網中。

你不要太多心了，什麼人也沒有委曲過我。來時沒有給你寫信，只因素性疏懶，心又歷亂，所以沒有寫。並不是爸爸媽媽說了話，也不是什麼人給我受了委曲。

請你喝酒過幾天好嗎？你幾時來這兒呢？我也許這幾天要去蘇州一行，去時來看你。

同學在等着我發信，不寫了。

愿你

康樂！

宛若。

七號晚

#### 四

萍兄：

真討厭，剛從上海回來，然而，却又要來了。機

着雲的信，她要我禮拜三一起來尊府拜訪你們。在我還沒有將一顆歷亂的心平靜過來，却又在掀動新的波浪了，真討厭呵！萍兄，你纔也相信一個人儘可以拒絕一切他所不喜歡的要求，然而不能拒絕一個愛嬌的女兒的要求吧？

本來我是打起決心來再不涉足這極繁華之能事的上海，躲在海邊穿着布衣，嚼嚼粗糲。做一個鄉下人好了。而且我怕見人，簡直怕得很了。我覺得人生太殘酷了，人們都是罩着虛偽之紗，在互相欺騙。如果我要換掉一個地位而處，我是一個淪落了的可憐女子，我相信誰也不會理我了，就是你，萍兄，也要避之不迭吧？然而人生，劇變的人生，誰把握得住自己的一切呵！所以我竟有些淡泊於人們往來了。

呵！人生總是整個的矛盾，爲着我太愛上海了，然而却使我不敢來！我有着天生成的壞脾氣，我愛好一切華貴的享受，上海有着種種可以使我滿足的寶物，所以我喜歡它，然而不能將這些愛好

的物品據爲己有，在我的靈魂上是一個重壓。所以爲要避免這些痛楚，我是太怕上海了！我想不走上海，不與華貴的人們接觸，爲的是想滅絕胸頭燃燒着的逼人的火。讓我寂寞地送完我的青春吧！青春過去了，什麼也就完了，到那時再不會感受物質的痛苦。否則我是太危險了！我敵不住物質的誘惑，有一天也許會屈服於物質之下，而做了俘虜。呵！討厭！真討厭！不來上海，我會沈痛地嚙着自己的指頭而誓過了。但是又要來了，我真恨！恨！恨！恨不得把自己撕碎了！

那篇不成東西的東西，我懶得抄就折下來寄給你，要請你斧正。同時要當心牙齒，不要把牙齒笑脫了。祥雲寄一封信給蜜絲吳，忘記了你們的號數，我呢，也不曉得，因此我替她填上二個號數，我想總送得到吧？

不寫了，愿你  
康樂！

宛若。

二十一日早



## 五

萍兄！

昨天來上海，沒有遇着雲，說不出的惆悵！你的書收到，謝謝你！

我的那篇東西，還未寄上，只恐要失去，今天寄上吧。

中秋節一過，請你即將稿費寄下吧！我向同學的借得錢把大衣取來了，所以必須早些還她。

現在我有一位女友受着惡環境的壓迫，想覓一噉飯地，不知書局中能否安插？望代留意為盼！

忙得很，不寫什麼了，  
祝你好！

宛若。

二十四號早

此  
页  
空  
白

# 這一年來

曹珮聲

—

**友萍：**

來信到了。在這個無人來理的年頭，居然還有你想着來一封信，怎不叫我感激得下淚呢。

這一年來！我被人類欺侮得已夠了，我鼓起勇氣來自殺，不幸又被人救活；活轉來病了半年。我病好了之後，想我們的永的話“人生只有兩條路，不死，便是努力。”我翻轉身來，向努力路上走。一年工作的工資，足可供給一年讀書的費用，我決

心求學。上學期的成績雖不十分好，但能夠平均在八十分以上，已能夠安慰自身了。

我現在做人的方法，你們是想不到的。可以說完全與從前相反了。我打算勉強學完在大學應該學的功課後，從事辦一個小農場。五年之後，到歐美去逛一下，回來再繼續農事，至四十歲便什麼也不管了，到深山去養老去，去過野人的生活去。我真正的覺悟了，人與人的關係，我總要到了不見人的那一日才心滿意足了！

你知道 我是最愛熱鬧而最愛朋友的，我平生爲朋友總算盡了力，我可以自己不吃不穿省給朋友，結果却被朋友賣了，說起來我便要哭，便要想到我們的永，永不死，也許我不會被人欺得這樣！我從蔣韻處得到的教訓，從哥哥的愛人處得到的教訓，知道我只有對人盡義務，沒有權利的，而且只有受罪，我心痛極了，不說了罷。

謝謝你還想到這個被人類拋棄的從前的朋友。關心我的近狀，讓我告訴你我現在的生活罷：

這學期我選讀了二十二個學分(這是例外的，本校的規程，每學期只能讀二十學分)，每週有二個下午的實驗。每天上午上課，下午實習。晚間整理實驗的東西，做報告，答問題。我們農藝墾殖科只有我一個女生，我總得要努力不落人後；所以我的工作是十分之沉重，所以我沒有工夫去追想過去的快樂與傷心。

我的身體不好，誰都知道，我現在不但不敢糟蹋自己的身體，我還竭力的培養身體，每一星期內只有今天稍暇，每日的飲食除了今天也只有冷饅頭與熱開水，所以每逢星期六，我總得弄點愛吃的東西自己吃吃。從前，我買一斤肉便要請客，現在真乖了，什麼人都不請，我不高興再對人盡義務了！今天我裸吃，但是因為你的信使我回到從前的一切，不能像平時一樣的安心飽食了！

我現在只有一個哥哥通信，什麼人都不理我，我也不希望他們呢！自然你願意還認我做朋友，我還是像從前一樣的接待你。

你好了嗎？業身體可好？她有了職業，而且很安靜的工作，我恭賀她。

我還有五個報告與幾個問題要做。想我不能多寫了，你如願常寫信給我，我總是歡迎的。

祝你倆好！

珮聲

18, 11, 9午。

## 二

衣萍：

我一病三四天，除了放假去掉兩次實驗，我已欠了三個實驗未做。明天是星期六，我一天沒有課，做實驗是不須預備的，所以今晚我不預備讀書，剛才拿了哥哥的信去寄，在信箱內得了你的信。

在數月前，我一日高興做了幾首打油詩，內有卜算子一首說，“人情薄似煙，親友都難靠，努力專心學種田，何患無溫飽，鎮日閉長扉，不許閑人到，

赤足蓬頭任自然，獨賞新詩妙，”有一位男同學的見了，後來說“我此刻方知你閱世之深”。實在是，我現在什麼人都不相信，都不希望。我只希望自己不要生病。

我不願意多說過去的事，更不願說老朋友的壞處。我只希望多讀點書，多活幾年，讓我看看別人，讓別人看看我，是的，過去的讓他過去好了，說他幹麼？

你在病的時候，還要寫信安慰而且許我永遠做你的朋友，怎麼不教我感激得掉淚呢？實在說起來，我現在倒不像從前那樣消極了，我年紀大了，看得世上事更明白了。我覺得自己不努力只求人家可憐是不中用的。我什麼都不希望，不依靠人，只要自己努力，將來能自謀衣食，能在社會上有一個相當的位置，我如果要朋友，那時自有一般迎勢的朋友來找你。人無非是互相利用，只要我有被人利用時，自有人來利用。情，義，在這世界是不值得半文錢，誰都不把牠當一回什麼事。衣萍，我現在

真是學得很聰明了，雖然我不屑去學那些欺騙別人的手段，但我以後決不會去信任什麼人，去受人家的欺騙了。

今晚天氣很冷，雖然院中月色非常可愛，但我因為怕受寒，所以也不敢去玩賞，此刻手脚都凍僵了，不寫了，我還是去睡了，明天好起來去補棉作物實驗，這個實驗，足足夠我忙一天，我若不去睡，明天又要病了，不能起來了。再會罷，朋友！

祝你們夫婦安！

珮聲

18, 11, 15 夜 10 時。

年假我如能來上海，必來看你們！



# 母 親

石 評 梅

母親！這是我離開你，第五次度中秋，在這異鄉——在這愁人的異鄉。

我不忍告訴你，我淒酸獨立在枯池旁的心境，我更不忍問你團圓宴上偷嚙清淚的情況。

我深深地知道：繫念着飄泊天涯的我，只有母親；然而同時感到淒楚黯然，對月揮淚，夢魂猶喚母親的，也只有你的女兒！

節前許久未接到你的信，我知道你並未忘記

中秋；你不寫的緣故，我知道了，只爲了規避你心幕的悲哀。月兒的清光，揭露了的，是我們枕上的淚痕；她不能揭露的，確是我們一絲一縷的離恨！

我本不應將這淒楚的秋心寄給母親，重傷母親的心；但是與其這個心，懸在秋風吹黃的柳梢，沈在敗荷殘莖的湖心，最好還是寄給母親。假使我不願留這墨痕，在歸夢的枕上，我將輕輕地讀給母親。假使我怕別人聽到，我將折柳枝，蘸湖水，寫給月兒；請月兒在母親的眼裏映出這一片秋心。

搵清嫂很早告訴我，她說：

“媽媽這些時爲了你不在家怕談中秋，然而你的頑皮小姪女崑林，偏是天天牽着媽媽的衣角，盼到中秋。我正在愁着，當家宴團圓時，我如何安慰媽媽？更怎能安慰千里外凝眸故鄉的妹妹？我望着月兒一度一度圓，然而我們的家宴從未曾一次團圓。”

自從讀了這封信，我心裏就隱隱地種下了恐

怖，我怕到月圓。和母親一樣了。但是牠已慢慢地來臨，縱然不願撕月份牌，然而月兒一天一天圓了！

十四的下午，我拿着一個月的薪水，由會計室出來，走到我辦公處時，我的淚已滴在那一捲鈔票上。母親！不是爲了我整天的工作，工資微少，不是爲了債主多，我的錢對付不了，不是爲了發的遲，不能買點異鄉月餅，獻給母親嘗，博你一聲微笑。只因：爲了這一捲鈔票我才流落在北京，不能在故鄉！在母親的膝下，大嚼母親賜給的菓品。然而，我不是爲了錢離開母親，我更不是爲了錢拋棄故鄉。

你不是會這樣說嗎，母親！

“你是我的女兒，同時你也是上帝的女兒，爲了上帝你應該去愛別人，去幫助別人。去罷！潛心探求你所不知道的，勤懇工作你所能盡力的。去罷！離開我，然而你却在上帝的懷裏。”

因之，我離開你漂泊到這裏。我整天的工作，當夜晚休息時，揭開帳門，看見你慈愛的像片時，我跪在地下，低低告訴你：

“媽媽！我一天又完了。然而我只有懺悔和慚愧！我莫有檢得什麼，同時我也未曾給人甚麼。”

有時我勝利的微笑，有時我痛恨的大哭，但是我仍這樣工作，這樣每天告訴你。

這捲鈔票我如今非常愛惜，她曾滴滿了我思親淚！但是我想到母親的叮嚀時，我很不安，我無顏望着這重大的報酬。

因此，我更想着母親——我更對不起遙遠的山城裏，常默祝我盡職的母親！

× × × ×

十五那天早晨很早就醒了，然而我總不願起來；母親！你能猜到我爲了什麼嗎？

林家弟妹，都在院裏唱月兒圓，在他們歡呼高吭的歌聲裏，激蕩起我潛伏已久的心波，揭現了

心幕底沉默的悲哀。我悄悄地咽着淚，揭開帳門走下床來；打開我的頭髮，我一絲一絲理着，像整理煩亂一團的心絲。母親！我故意慢慢地遲延，兩點鐘過了，我成功了的是很鬆亂的髻。

小弟弟走進來，給我看他的新衣裳，女僕走進來望着我拜節，我都付之一笑。這笑裏映出我小時候的情形，映出我們家裏今天的情形；母親！你們春風沉醉的團圓宴上，怎堪想想寄人籬下的遊子！

我想寫信，不能執筆，我想看書，不辨字跡，我想織手工，我想抄心經；但是都不能。我後來想拿下牆上的洞簫，把我這不甯的心緒吹出，不過既非深宵，又非月夜，那是吹簫的時節！後來我想最好是翻書箱，一件一件拿出，一本一本放回，這樣挨過了半天，到了吃午餐時候。

不曉的怎樣，在這裏住了一年的旅客，今天特別侷促起來，舉箸時，我的心顫跳得更利害；不知是否母親，你正在念着我？一杯紅艷艷的葡萄酒，

放在我面前，我不能飲下去，我想家裏的團圓宴上，少了我，這裏的團圓宴上却多了我。雖然人生旅途，到處是家，不過爲了你，我才纏戀着故鄉；母懷是我永久倚憑的柱梁，也是我破碎靈魂，最終歸宿的墳墓。

母親！你原諒我罷！當我情感流露時，允許我說幾句我心裏要說的話，你不要迷信不吉祥而阻止，或者責怪我。

我吃飯時候，眼角邊看見爐香繞成個卍字，我忽然想到你跪在觀音面前燒香的樣子，你唯一禱告的一定是我在外邊“身體康健，一切平安！”母親！我已看見你龍鍾的身體，慈笑的面孔；這時候我連飯帶淚一塊兒咽下去，乾咳了一聲，他們都用憐憫的目光望我，我不由地低下頭，覺着臉有點燒了。母親！這是我很少見的羞澀。

林家妹妹，和崑林一樣大；她叫我“大姊姊；”今天吃飯時，我屢次偷看她；不曉得爲什麼因爲她，我又想起圍繞你膝下，安慰歡愉你的姪女。慚

---

愧！你枉有偌大的女兒；母親！你枉有偌大的女兒！

×      ×      ×      ×

吃完飯，晶清打電話約我去萬牲園。這是我第一次去看她們創造成功的學校：地址雖不大，然而結構却很別緻，雖不能及石駙馬大街富麗的紅樓，但似乎仍不失小家碧玉的居處。

因此，我深深地感到了她們締造艱難的苦衷了！

清很淒清，因她本有幾分愁，如今又帶了幾分孝，在一顆垂柳下，轉出來低低喚了一聲“波微”時，我不禁笑了，笑她是這般嬌小！

我們聚集八個人，八個人都是和我一樣離開了母親，和我一樣在萬里外飄泊；和我一樣壓着悽哀，強作歡笑地度這中秋節。

母親！她們家裏的母親，也和你想我一樣想着她們！她們也正如我般縈懷着母親。

我們漂零的遊子能湊合着在天涯一角地勉為歡笑，然而你們做母親的，連湊合團聚，互談談你們

心思的機會都莫有。因之我想着母親們的悲哀一定比女孩兒們的深沈！

我們緣着傾斜亂石，搖搖欲墜的城牆走，枯乾一片，不見一株垂柳綠蔭。磚縫裏偶而有幾朵小紫花，也莫有西山上的那樣令人注目；我想着這世界已是被人拚棄了的。

一路走着，她們在前邊，我和清留在後邊。我們談了許多去年今日，去年此時的情景；並不會令我怎樣悲悼，我只低低念着：

“驚節序，  
歎沈浮，  
穠華如夢水東流；  
人間何事堪惆悵，  
莫向橫塘問舊遊。”

走到西直門，我們才僱好車。這條路前幾月我曾走過，如今我最惆悵的，便是找不到那一片翠綠的稻田，和那吹人醺醉的惠風，只感到一陣陣冷清。



進了門，清低低嘆了口氣，我問問“爲什麼事你嘆息？”她莫有答應我。多少不相識的遊人從我身傍過去，我想着天涯漂泊者的滋味；沉默地站在橋頭。這時清，握着我手說：

“想什麼？我已由萬里外歸來。”

母親！你當爲了她傷心，可憐她無父無母的孤兒，單身獨影漂泊在這北京城；如今歧路徘徊，她應該向那處去呢？縱然她已從萬里外歸來，我固然好友相逢，感到快愉。但是她呢？她只有對黃昏晚霞，低低喚她死了的母親；只有望着皎月繁星灑幾點悲悼父親的酸淚！

× × × ×

猴子爲了食慾。做出種種媚人的把戲，欄外的人也用了極少的誘惑，逗着她的動作；而且在每人的臉上，都輕泛着一層勝利的微笑，似乎表示他們是聰明的人類。

我和清都感到茫然，到底怎樣是生存競爭的工具呢？當我們笑着小猴子的時候，我覺着似乎猴

子也正在竊笑着我們。

她們許多人都回頭望着我們微笑，我不知道爲了什麼！瓊妹忍不住了，她說：

“你看梅花小鹿！”

我笑了，她們也笑了；清很注意的看着欄裏。

瓊妹過去推她說：

“最好你進去陪着她，直到月圓時候。”

母親！梅花小鹿的故事，是今夏我坐在葡萄架下告訴過你的；當你想到時，一定要拿起你案上那隻泥做的梅花小鹿，看着她是否依然無恙，母親！這是我永遠留着牠伴着你的。

經過了眠鷗橋，一池清水裏，漂浮着幾個白鵝；我望着碧清的水，感到四周圍的寂靜。我的心輕輕地跳了，在這樣死靜的小湖畔，我的心不知爲什麼反而這樣激蕩着？我尋着人們遺失了的，在我偶然來臨的路上；然而却失了我自己就守着的，在這偶然走過的道上。

在這小橋上，我凝望着兩岸無窮的垂柳。垂

柳！你應該認識我，在萬千來往的遊人裏，只有我是曾經用心的眼注視着你，這一片秋心，曾在你的綠蔭深處停留過。

天氣漸漸黯淡了，陽光慢慢叫雲幕罩了；我們踏着落葉，信步走向不知道的一片野地裏去。過了福香橋，我們在一個小湖邊的山石上坐着，清告訴我她在這裏的一段故事。

四個月前清瓊逸來到這裏。過了福香橋有一個小亭，似乎是從未叫人發現過的桃源。那時正是花開得十分鮮豔的時候，逸和瓊折下柳條和鮮花給她編了一頂花冠，逸輕輕地加在她的頭上。晚霞笑了，這消息已由風兒送遍園林，許多花草樹林都垂頭朝賀她！

她們戀戀着不肯走，然而這頂花冠又不能帶出園去，只好仍請逸把牠懸在柳絲上。

歸來那晚就接着翠湖的凶耗！清走了第二個禮拜，瓊和逸又來到這裏，那頂花冠依然懸在柳絲上，不過殘花敗柳，已憔悴得不忍再觀。這時她

們猛覺得一種淒涼緊壓着，不禁對着這枯萎的花冠痛哭！不願牠再受風雨的摧殘，拿下來把她埋在那個小亭畔；雖然這樣，但是她却造成一段綺麗的故事。

我要虔誠謝謝上帝，清能由萬里外載着那深重的愁苦歸來，更能來這裏重憑弔四月前的遺跡。在這中秋，我們能圍集着；此時此景，縱然淒慘也可自豪自慰！

母親！我不願追想如煙如夢的過去，我更不願希望那荒渺未卜的將來，我只盡興盡情地快樂，讓幻空的繁華都在我笑容上消滅。

母親！我不敢欺騙你，如今我的生活確乎大大改變了，我不詛咒人生，我不悲歎人生，我只讓屬於我的一切事境都像閃電，都像沉星。時時刻刻這樣盼着！當箭放在弦上時，我已想到我的前途了。

我們由動物園走到植物園，經過許多殘莖枯荷的池塘，荒蕪落葉的小徑；這似我心湖一樣的澄靜死寂，這似我心湖邊岸一樣的枯樵荒涼。我在幽

風堂前望着那一池枯塘，向韻姊說：

“你看那是我的心湖！”

她不能回答我，然而她却說：

“我應該向你說什麼？”

我深深地了解她的心，她的心是這般淒冷。不過在這樣舊境重逢時，她能不爲了過去的春光惆悵嗎？母親！她是那年你會鑑賞過她的大筆的；然而她如椽的大筆，未必能寫盡她心中的惆悵，因爲她的愁恨是那樣深沉難測呵！

天氣陰沉地令人感着不快，每個人都低了頭幻想着自己境中的夢鄉；偶然有幾句極勉強的應酬話，然而不久也在沉寂的空氣中消失了。

漬似乎想起什麼一樣，站起身來領着我就走。她說：“我領你到個地方去看看。”

這條道上，莫有達到一個人。綠道的鐵線上都晒着些枯乾的荷葉，我低着頭走了幾十步，猛抬頭看見巍峨高聳的四座塔形的墓。荒叢中走不過去，未能進去細看；我回頭望望四週的環境，我覺着不

如陶然亭的遼闊而且淒靜，蕭森而且清爽。陶然亭的月亮，陶然亭的晚霞，陶然亭的池塘蘆花，都是特別為墳墓布置的美景，在這個地方埋葬幾個烈士或英雄，確是很適宜的地方。

母親！在陶然亭蘆葦池塘畔，我曾照了一張獨立蒼茫的小像；當你看見它時，或許因為我愛的地方，你也愛它；我常常這樣希望着。

我們見了頹廢傾圮，荒榛沒脛的四烈士墓，真覺爲了我們的先烈難過。萬牲園並不是荒野廢墟，實不當忍使我們的英雄遺骨，受這般冷森和淒涼！就是不爲了紀念先賢，也應該注意怎樣點綴風景！我知道了，這或許便是中國內政的縮影罷！

隔岸有鮮紅的山楂菓，夾着鮮紅的楓樹，望去像一片彩霞。我和清拂着柳絲慢慢走到印月橋畔；這裏有塊石頭，石頭下是一池宿清的流水，這塊石頭上，還刊着幾行小詩，是清四月間來此假寐過的。她是這樣處處留痕跡，我呢，我願我的痕跡，永遠留在心上，默默地留在我心上。

我走到楓樹面前，樹上樹下，紅葉鋪集着，遠望去像一條紅氈。我想檢一片留個紀念，但是我莫有那樣勇氣，未曾接觸它前，我已感到淒楚了。母親！我想到西湖紫雲洞口的楓葉，我想到西山碧雲寺裏的楓葉；我傷心，那一片片緋紅的葉子，都給我一樣的悲哀。

月兒今夜被厚雲遮着，出來時或許要到夜半，冷森淒寒這不能久留了；園內的遊人都已歸去，徘徊在暮雲暗淡的道上的只有我們。

遠遠望見西直門的城樓時，我想當城圈裏明燈輝煌，歡笑歌唱的時候，城外荒野尚有我們無家的燕子，在暮雲底飛去飛來，母親！你聽到時，也爲我們漂泊的遊兒傷心嗎？不過，怎堪再想，再想想可憐窮苦的同胞，除了懸梁投河，用死去辦理解決一切問題外，他們求如我們這般小姐們的呻吟而不可得。

這樣佳節，給富貴人作了點綴消遣時，貧寒人確作了勒索生命的符咒。

七點鐘回到學校，瓊和清去買紅玫瑰，芝和韻在那裏料理菓餅，我和俠坐在床沿上談話。她是我們最佩服的女英雄，她曾遊遍江南山水，她曾經過多少困苦；尤其令人心折的是她那嬌嫩的玉腕，能飛劍取馬上的頭顱！我望着她那英姿瀟灑的丰神，聽她由上古談到現今，由歐洲談到亞洲。

八時半，我們已團團坐在這天涯地角，東西南北湊合成的盛宴上。月兒被雲遮着，一層一層剛退去，又飛來一塊一塊的絮雲遮上；我想擊杯對月兒痛飲，但不能踐願，我只陪她們淺淺地飲了個酒底。

我只願今年今夜的明月照臨我，不希望明年今夜的明月照臨我！假使今年此日月都不肯窺我，又那能知明年此日我能望月？在這模糊陰暗的夜裏，淒涼肅靜的夜裏，我已看定了此後的影事。母親！逃躲的，自然努力去逃躲，逃躲不了的，也只好靜待來臨。我想到這裏，我忽然興奮起，我要快樂，



我要及時行樂；就是這幾個人的團宴，明年此夜知道還有誰在？是否烟消灰熄？是否風流雲散？

母親！這並不是不祥的讖語，我覺着過去的凄楚，早已這樣告訴我。

雖然陳列滿了珍饈，然而都是含着眼淚吃飯，在輕籠虹彩的兩頰上，隱隱生出兩道淚痕。月兒朦朧着，在這凄楚的筵上，不知是月兒愁，還是我們愁？

杯盤狼籍的宴上，已哭了不少的人；瓊妹未終席便跑到床上哭了！母親！這般小女孩，除了母親的撫慰外，誰能解勸她們？瓊和秀都伏在床上痛哭！這謎揭穿後誰都是很默然地站在床前，清的兩行清淚，已悄悄地滴滿襟頭！她怕我難過，跑到院裏去了。我跟出來時，忽然想到亡友，他在淒涼的墳墓裏，可知道人間今宵是月圓。

夜闌人靜時，一輪皎月姍姍地出來；我想着應該回到我的寓所去了。到門口已是深夜，悄悄的一輪明月照着我歸來。

月兒照了窗紗，照了我的頭髮，照了我的雪帳，這裏一切連我的靈魂，整個都浸在如水的月光裏。我心裏像怒濤湧來的淒酸，撲到床緣，雙膝跪在地下，我悄悄地哭了，在你的慈容前。

## 緘情寄向黃泉

石評梅

我如今是更冷靜，更沉默的挾着過去的遺什去走向未來的。我四周有狂風，然而我是掀不起波瀾的深潭；我前邊有巨濤，然而我是激不出聲響的頑石。

顛沛搏鬥中我是生命的戰士，是極勇敢，極鄭重，極嚴肅的向未來的城壘進攻的戰士。我是不斷地有新境遇，不斷的有新生命的；我是爲了真實而奮鬥，不是追逐幻象而疲奔的。

知道了我的走向人生的目標。辛，一年來我雖然有不少的哀號和悲憶，你也不須爲生的我再抱遺恨和不安。如今我是一道舒暢平靜向大海去的奔流；縱然緣途在山峽巨谷中或許發出悽痛的嗚咽！那只是積沙岩石漩渦沖擊的原因，相信它是會得平靜的，會得到創造真實生命愉快的，它是一直奔到大海去的。

辛！你的生命雖不幸早被腐蝕而天逝，不過我也不過分的再悼感你在宇宙間曾存留的幻體。我相信只要我自己生命閃耀存在於宇宙一天，你是和我同在的。辛！你要求於人間的，你希望於我自己的，或許便是這些罷！

深刻的情感是受過長久的理智薰陶的。是由深谷底潛流中一滴一滴滲透出來的。我是投自己於悲劇中而體驗人生的。所以我便犧牲人間一切的虛榮和幸福，在這冷墟上，你的墳墓上，培植我用血淚澆灑的這束野花來裝飾點綴我們自己創造下的生命。辛！除了這些我不願再告你什麼，我想

你果真有靈，也許贊助我一樣的努力。

一年之後，世變幾遷，然而我的心是依然這樣平靜冷寂的，抱持着我理想上的真實而努力。有時我是低泣，有時我是痛哭；低泣，你給與我的死寂；痛哭你給與我的深愛。然而有時我也很快樂，我也很驕傲。我是睥視世人微微含笑，我們的聖潔的高傲的孤清的生命是巍然峙立於皚皚的雲端。

生命的圓滿，生命的圓滿，有幾個懂得生命的圓滿？那一般庸愚人的圓滿，正是我最避忌恐怖缺陷。我們的生命是肉體和骨頭嗎？假如我們的生命是可以燬滅的幻體，那麼，辛！我的這顆迂迴潛隱的心，也早應隨你的幻體而消逝。我如今認識了一個完成的圓滿生命是不能消滅，不能丟棄，換句話說，就是永遠存在。多少人都希望我燬滅，丟棄，忘記，把我已完成的圓滿生命拋去。我終於不能。才知道我們生命並未死，仍然活着，向前走着，在無限的高處創造建設着。

我相信你的靈魂，你的永遠不死的心，你的在

我心裏永存的生命；是能鼓勵我，指示我，安慰我，這孤寂淒清的旅途。我如今是願挑上這付担子走向遙遠的黑暗的荆棘的從生到死的道上。一頭我挑着已有的收穫，一頭我挑着未來的耕耘，這樣一步一步走向無窮的。

自你死後，我便認識了自己，更深的了解自己，同時朋友中是賢最知道我，他似乎這樣說過：

“她生來是一道大江，你只應疏鑿沙石讓她舒暢流入大海，斷不可堵塞江口，把水引去點綴帝王之家的宮殿樓台。”

辛！你應該感謝他！他自從由法華寺歸路上我暈絕後救護起，一直到我找到了真實生命，他都是啓示我，指導我，幫助我，鼓勵我。由積沙岩石的漩渦波湧中，把我引上了坦平的海道。如今，我能不怨憤，不悲哀，沒有沉重的苦痛永遠纏繞的，都是因為我已有了奔流的河床。只要我平靜的舒暢的流呵，流呵，流到一個歸宿的地方去。絕無一種決堤泛濫之災來阻撓我！

辛！你應感謝他！你所要在死後希望我要求我努力的前途，都是你忠誠的朋友，他一點一滴的匯聚下偉大的河床，幫助我移我的泉水在上邊去奔流，無阻礙奔向大海去的。像我目下這樣夜靜時的心情，能這樣平淡的寫這封信給你，你也會奇怪我吧！我已不是從前嗚咽哀號，頹喪消沉的我，我是沉默深刻，容忍涵蓄一切人間的哀痛，而努力去尋求生命的真確的戰士。

我不承認這是自驅的話。因為我的路是這樣自然，這樣平坦的走去的。放心！你別我一年多，而我能這般去闢一個理想的樂園，也許是你驚奇的罷！

你一定願意知道一點，關於弟弟的消息，前三天我忽然接到一封信，他現在是被你們那古舊的家庭因閉着，所以他已失學一年多了。這種情形，自然你會傷感的，假如你要活着，他絕對不能受這樣的苦痛，因為你是能幫助他脫却一切桎梏而創造新生命的。如今他極憤激，和你當日和你的家庭

暗鬥的情形一樣。而我也很相信靜弟是能覓到他的光明的前途的，或者你所企望的一切事業志願，他都能給你以圓滿的完成。他的信是這樣說的：

“自別京地回家之後，希望享受幾天家庭的樂趣，以慰我一年來感受了的苦痛。誰知我得到的，是無限量的煩惱！”

我回來的時候，家中已決定令我廢學，及我歸後，復屢次向我表示斯旨，我雖竭詞解釋，亦無濟於事。

讀姊來信，說那片荒涼的境地，也被踐踏蹂躪而不得安靜，我更替我黃泉下的哥哥憤激！不料一年來變遷，竟有如其悲慘！

一切境遇，一切遭逢，皆足以使人傷心掉淚！

我希望於家庭的，是要藉得他來援助完成我的志願，我的事業；但家庭則不然。他使我遠近遊學的一點心迹，是希望我獵得一些祿位金錢來光榮祖墓家風。這些事我們青年人看起來，就是頭



銜金銀冠裹滿身，那也算不了什麼希奇的光榮！我每想到環境的壓迫，恆願一死爲快。但是到了死的關頭，好像又有許多不忍的觀念來掣肘似的。我不願死，我死固不足惜；但我死一切該死的人不能竟行死去。我將以此不死的軀骸，向着該死的城壘進攻！

我現在的希望已絕，但我仍流連不忍即離去者，實欲冀家庭之能有一時覺悟，如我心願亦未可定！如或不然，我將決於明年爲期，毅然決然的要離開他，遠避他，和他行最後決裂的敬禮。

願你勿爲了一切黑暗的，荊棘的環境愁煩！我們從生到死的途徑上，就像日的初升；縱然有時被浮雲遮蔽，仍然是要繼續發光的。

我們走向前去吧！我們走向前去吧！環境的阻撓在我們生命的途中，終於是等若浮雲。

辛！是殘月深更，在一個冷漠枯寂的初冬之夜，我接讀靜弟這封依稀是你字跡，依稀是你語句的信。久不流的眼淚又到了眼眶邊，我深深的向你遺

嚬嘆息！記得靜弟未離京時，他曾告過賢以他前途的黯淡，他那時便決心要和家庭破裂。因為思想的衝突，是環境時代不同的差別之爭。應該原諒老年人們的陳腐思想，是一時代中的產物；並不是他對於子女有意對壘似的向你宣戰，因之能輾轉委婉去和家庭解釋。令他能覺悟到什麼是現代青年人應做的工作，示我以警策。令他知道我們青年人，絕對再不能為古舊的家庭或社會作塗飾油彩的機械傀儡。父母年老，假如一旦你的消息洩漏，靜弟再遠走憤去。那你們家庭的慘淡，黑暗，悲痛，定連目下都不如，這也不是你的願意和靜弟的希望罷！所以我一直都繫念着靜弟，那最後決裂的敬禮。

認識我們，和我們要好的朋友，現在大半都雲散四方，去創造追求各個的生命希望去了。只有你的賢哥，和我的晶妹，還在這塊你埋骨的地方，伴着你。朋友們都離京後，時局也日在幻變，陷入死境，要找尋前二年的那種環境和興趣已不可得。所

以連你墳頭都那樣淒寂。去年那些小弟弟們，知道你而未曾見過你的朋友們，他們都是常常在你的墳畔喝酒野餐，痛哭高歌的。幫助我建碑種樹修墓的都是他們。如今，連這個夢也閉幕了。你墓頭不再有那樣歡欣，那樣熱鬧的聚會了。他們都走向遠方去了。

自從那塊地方駐兵後，連我都不敢常去，任你墓頭變成了牧場。牛馬踐踏蹂躪了你的墓磚，吃光了環繞你墓的松林，那塊白石的墓碑上有了剝蝕的污穢的傷痕。我們不幸在現代作人受欺凌不能安靜，連你作鬼的墳塋都要受意外的災劫；說起來真令人憤激萬分。辛！這世界，這世界四處都是荊棘，四處都是刀兵，四處都是喘息着生和死的呻吟，四處都灑滴着血和淚的遺痕。我是撐着這弱小的身軀，投入這腥風血雨中搏戰着走向前去的戰士。直到我倒斃在旅途上為止。

我並不感傷一切既往，我是深謝着你是我生命的盾牌；你是我靈魂的主宰。從此我是自在的

流，平靜的流，流到大海的一道清泉，辛！一年之後，我在輾轉哀吟，流連痛苦之中，我能告訴你的。大概只有這些話。你永久的沉默死寂的靈魂呵！我致獻這一篇哀詞於你吐血的週年這天，

十五年十一月十八日

# 致林姑娘

歐 查

可愛而又最可憐的好友林姑娘：

你會不喜歡我這樣的稱呼你麼？這林姑娘的稱號，在許久許久以前，我們有了友誼關係的以前，我就這樣的戲稱過了。你不會忘記罷？這是模仿着紅樓夢的林黛玉呀！

朋友，你既不是姓林，我原不應該如此稱你，但我呢？也不是姓尼，別人還要叫我做尼小姐，可不是和你底林姑娘是同樣的對稱麼，哈哈！

不過，我要聲明，我的尼小姐，沒有什麼出處，是他們喜歡叫就這樣叫的。而你的林姑娘，實在因為你的溫柔，你的多情恰像林黛玉，所以要叫你一聲林姑娘。

朋友，請你恕我，叫你一聲林姑娘，並不是叫你像她一樣多愁善病，也更不是叫你的命運像她同樣的不幸！

現在想想，這林姑娘的名稱，實在有點不祥！

朋友，正因為你像林黛玉一樣的多情，你此刻的命運也正像她多愁多病，靜悄悄獨處在瀟湘館焚稿的時代同樣的淒涼吧？所不同的，只有你的稿不願意焚，但悲鬱創痛和林黛玉失戀時又相差多少呢！

黛玉未結婚而悲苦自損！你却因結了婚而苦惱悲痛，憂鬱消瘦，竟至於悄悄地不別你的丈夫就轉回你一別十年的家鄉去了！你底苦衷，誠然我也很知道。我除了歎氣之外，還有什麼好說。

像你這樣不幸的女人，在這世界上正不知多

少呢！

你羨慕我的生命是有生氣的，同春天的玫瑰一樣嬌羞可愛，其實朋友，這幾年來，你結了婚，和我隔別得太疏遠了，我底不幸的一切，你又何能知道一二呢？或許我的命運，比你還要更不幸！你當然不會相信，不然，你不至於有一次當着聖母神像之前在禱祝一般的叫出：

“尼啊！你是天之驕子，人之驕子！”

做女人結婚時的妝奩，便載滿了眼淚；做少女時代友誼底饋贈，也不過留存着的是點點滴滴的淚珠！呵，人生是啞迷一般的難解，人類是彼此掠奪着的生存，你我都是在這掠奪的場所中，沒有勇氣伸出手來，也沒有勇氣把這不滿的掠奪制度推翻，而被擯棄，而被犧牲的！

我雖是如前一樣彷徨，但此刻知還道須要繼續在人類中生活，也必然的轉變着我自己，警策着我自己，找求正確的出路，是的，朋友，這是很明顯的事實了。

你靜靜地返了鄉間，大概還是一樣消沉，唱着  
冰心安於命運的主義：

沉默着吧！

在這無窮的世界上，

弱小的我，

原只當微笑，

不應放言。

× × × ×

昨天W姑娘來訪我，且給了你最近的來信我看。林，我真感到心裏一陣難受，你真的不想再來上海了嗎？你說你已經變成了粗魯像十足的鄉下人，皮膚的焦黑像阿拉伯人差不多，每天跣足到田野中去，已經不是似從前那樣斯文的小姐了！

但是，你沒有講到你苦痛的精神消失了沒有，也沒有講到你患病的身體痊愈了沒有，我很担心着你呢！

我把信看了后，W姑娘說：

“她一定是很苦痛的呵！”



“……”我默默看着她，一聲也答不出。

“她這人真好，可惜環境太壞了。”

“他們形成這樣的結果，完全是受了經濟的支配，使生活上不安，他們因此就常常爭吵呢！”

“她丈夫的性情，也實在奇怪得很。以前是那麼兇惡，常常打罵她；可是現在變成很溫柔了。”

“這不是爲了經濟嗎？以前有家庭累，現在他只是一個人，有錢自己用，要發脾氣也沒有人發。”

“你說他們爲了經濟，林小姐自己也去教書，每月也有三四十元幫助家用呀！”

“雖然這樣想，在這繁華消費的上海，幾十元不是過着很苦的生活麼？”

我們亂七八糟的談了一陣，W小姐走了。我想着你，很不快活，便把九月廿四日的來信翻開來再看，見你在起頭寫着：

“半年離別，就半年的時光，才得着你一次稀異的音信，窮鄉下愚的歡忻，你作夢也猜想不出來！然，同你信中的深意一樣，我的苦衷，也

更是你想不出一點兒理由來的！啊，尼，我的好友！紙雖長，我言已欲盡！恕我不將別來的情況與心情報告你了。”

我沒有將信看完，又從最末看到一句：

“然我的苦衷，却竟難爲知者道！”

林，究竟何事使你傷心如許呢？起初我總以爲你還鄉不久就要歸來的，現在想到你的歸期是如此渺茫，教人如何設想？！

× × × ×

剛才從抽屜裏找尋你的地址，怎樣找也找不着，却找出了去年暑假我避暑在普陀時你從上海寄我的一封信，急於拉開來看：

“我心裏無時不在紀念着我親切的友人——你，寫信的意念，也無時地不在着浮起；‘要是尼看了我的信時，當是怎樣的愉快呵？’我總這般的凝想着。但是，要說的話固然多，這却從那裏說起呢？我病了，我不能回去了，我妹妹也爲了別事不能回去了。這種種，都是如此不愉快的話喲，誰能知道

尼，你聽知了詳細的內幕所發生的感嘆呢！

“以前，我是個多病之身，所有頭痛，寒熱，傷寒，發痧，以至於心氣脹痛種種病態，真是無所不有。但在去年的秋天，那是我自香港回滬后，心氣直疼了十天，我沒有辦法，便把家藏的寶藥——本治跌打刀傷，兼治無名腫毒，極驗的藥——用開水沖飲了少許，果然以前的病都治好了。我歡喜得很，以為身體可以漸漸日強；但，冬天到了，我竟把那以前的小恙都治到內部去了！這便是我每月月經要來復次的原故！朋友！我當作是不幸既作着女兒身有的現象，誰知道這也竟可以褫奪我的青春，我的健康與我的生命呢！

“每月每月，我總軟軟的癱在床上一個星期以至兩個星期，總以為慢慢會好的。有時也打方子吃幾帖藥。現在我覺悟了！朋友！我的病不但是深，而且是重了！如果再延遲下去，我便要與這世界長別；而且對於我所親切的友人，也將要我負着‘長恨’的心，負着更長的哀恨下去！

“昨日看了醫生，今天才飲了藥，要把這藥飲完了，止了血，才能夠經醫生的檢查，也才能夠判別我的病狀。

“但是，我係我的病狀的忠實知道的人，我知道我的病須要急治了。

“我不能死！雖然死的意念，時時浮到我的腦海中，而我又自己咒詛自己沒有流血的勇氣的劣根性！

“我不能死！我離不了我一切親愛的人；我更丟不下我永負着的‘長恨’！啊，朋友！我雖然阻止友人們別探討我內心的永傷，但是，我自己怎能夠整個麻痺了我的心房呢！

“我是永遠地靜默地度着我暗傷的思母生活，但却又不願旁人更給我以悲傷的資料。你或者會嗤我無聊，然我却真真地如此。

“家鄉有了異常的變動，妹妹不久仍隨着哥哥上來了。

“尼啲，你，天之驕子！人之驕子！這樣的生

話，尙還有什麼不滿足呢？你的身體何以那樣的瘦弱？你的映姐勸你早點結婚，我却在爲你禱告別急急於此。

“草草的給你寫下了兩張紙，自己看了一遍，覺得語句前後矛盾得可笑。我開口便說，你看了我的信會快樂，實在一點快樂的種子也沒有喇！我只寫了‘滿紙荒唐言’，或者會掬你一把酸辛淚吧，尼？”

“你們什麼時候可以回來？我想着要與你們有一個快樂的聚首。在回來之前一定給我來信罷！更望你們能早定出一個時間來，讓我好好地高興一下，預備着歡迎。

“遂哥今天來看我，談起你，他很羨慕你們的生活！他在上海也真無聊，在開學之前，如果有空暇，他也想來普陀住上個把禮拜呢。如今我既不回去了，徧身疲怠到這樣，不然真個可以來看你。——唉！這祇好企望來生吧！”

“希望你就有信來！我病稍好，自然會給你知道的，望你放心罷。祝你在波濤中多多快樂！”

× × × ×

慢慢地我把這信看完了后，想到你是那樣可憐，更使我感動了！雖然，我已經記不起來在普陀時接讀你的這封悲哀的信時，發生的是怎樣悵惘與悲愁的情緒；但至少我此刻從迴憶的悵惘中是深深的感動了！！

前信我曾對你說過，我將要南還，和你一樣去度一度鄉間純樸的農女生活；然每一想起我前途的危機，使我欲行不得。

鄉間的生活，我永遠都會戀慕着的。但要求在現代生存的我，縱然故鄉是一座嚴靜優美的天堂，是一個名花鳥語自然藝術的天國，也教我無從去享受呢！

你也不要久處鄉間，因為一個人到了消極時，最容易被鄉間的自然來吸引的，也最容易被過着封建制度的農村生活所麻痹的，也更容易被封建

的環境所束縛的，我禱祝你，我祈待着你早日歸來罷！

我們以後儘可以改變那種消沉的狀態，我們努力着共同未來的生活罷。你的他，也許已深深地懺悔以前不良的習慣，在切盼着你的來歸！——如何？

我真 Careless，你新近的地址已經弄失了，這封信寄到倩妹轉給你，不知你會不會收到。

要說的話還多，但我已是微覺到疲倦了，下次談罷。

我祝福你！！

但尼，十月卅日午。

此  
页  
空  
白



## 給少年比德

伊 妮

比：——

這幾天來，心情很繚亂，每每執起筆，只是呆呆地望着——一張純白的信箋，和右手裏握着的青色墨水筆，終於沒有寫着一只字，就把牠拋在桌上了。

比，我誠知道你很盼望我的來信，然而，我的心裏，又何嘗不想念你，何嘗不想多寄些信與你，可是，我寫不出，假如你要問起我的理由，那是什麼理由也沒有，總之，我底心情，像春末底殘花一

樣，片片的憔悴而至於枯槁了！

心裏感不到快活，覺不到興趣，實在不想開口，這是我底怪僻的脾氣。因此，我不敢請求你的諒解，願你直接給我以譴責罷！

昨天黃昏時分，一個人冷清清的呆立在臥室的窗前，雖然，窗外的園子裏，是那麼空曠，那麼休靜；但我什麼都不曾注意到，只有癡立在此窗前遐想，臨着晚風而興着惆悵呢！

比，你當能記憶罷，我所站的地方，在並不十分遼遠的以前，我們不是常時喜歡並肩站在這窗口談話麼？

“伊妮，我們比一比那一個高，”你拉着我的手跑近鏡前這樣說。

“自然我要比你來得高哩！”我很調皮的這樣回答。

你很不甘心我說了這句話，要我除去了高跟的皮鞋子，並立在鏡前，你發着很高興的笑聲，輕巧的說出：

“小伊呢，看看罷。My God!”你用手按着我的鬚髮，眼睛凝視着我笑了。

“太無賴了，爲什麼不看上帝在天，不怕他譴責嗎？”我推開你按着我頭髮的手，意思是反對你把我的頭髮壓低落去以表現得你自己比我更高。

“對於你的頭髮是受不到影響的，你再看看罷。”你把手放下來了。

“但你也沒有比我高到一寸呵。”

當你聽到說你比我高的時候，你很愉快的把我抱起來回復到這窗前坐下了。

“比德，鞋子沒有呢。”

你很快的替我拿了鞋子着起來。

我坐在窗子上，你站在我的面前。當時我實在不知道我底心緒是怎樣組織的。假如我是一個畫師，不知道要怎樣下筆來描畫呢；又假如我成名了一個詩人，也同樣不能把心情來描述呵；因爲太美麗了，太好了喲！

至於你呢，看見你的眼睛，架着一對玳瑁眼

鏡，烏黑的眼球，神彩奕奕，橢圓形的臉兒，展開了一層甜美的微笑。剛欲向我發言，還未說出，已經從你的眼睛看出你是何等的愉快呀！

比，就在那時，一霎間的那時，我幾乎疑心我們和 Peter Pan 是同時代的人物。

忽然我把頭轉向窗外，斜屈着雙足，佔據了窗口三分之二。你右手按在我的膝前，左手牽着窗外的柳絲，掃拂我底前額，並且說，

“女孩子的溫柔，像它一樣可愛，伊妮，是不是？”

“我是男孩，怎麼知道呢？”我笑了。

“假如科學發明到可以使女孩變成男孩的話，那麼，伊妮，我也可以變做了一個甜靜的伊妮小姐哩！”你說了哈哈的笑。

比，回想起以前，是那麼有趣；你那可愛的笑聲，還依然像蓄音機一樣開放在我的耳邊，也還能聽得很清楚你底語音呢。可是，讓我慢慢地回轉頭來，比，呵，你在那裏，已經看不見你了。

房子像以前一樣佈置，桌子上依然陳列着鮮花。待我很失望的行近我的寫字檯前，才發現你送給我的相片。我默默地將相片拿起來，心裏真覺得一陣陣地難過，於是低聲的對住你的像片說：If I had a talking picture of you……

正是這個時候，聽到隔室房中梨麗沉沉的念書聲道：

無言獨上西樓，月如勾，寂寞梧桐深院鎖清秋，  
翦不斷，理還亂，是離愁，別是一般滋味在心頭。  
我的心情頓時十分繚亂呵！

× × × ×

記得是初夏的時候罷，我們才喬遷至此，你初次到來訪問時，我們並肩站在對着滿園好景而沉靜得只有聽到鳥聲的窗前，你會這樣問我：

“伊妮，近來寫了什麼著作嗎？”

“章說我春病恹恹，那裏寫得出文章，”我帶着失望的微笑回答。

“像你這樣，正應該好好努力，為病所苦，確是

很痛苦的事！”

“甯妹昨天告訴我，她的教員——林君也曾同樣問我，近來寫了什麼文章沒有？我很對不起熱心於我寫作的朋友呵！”

“這也不必悲觀，慢慢地把身體調養好了，再來開始工作罷！”

“比，謝謝你，我也正是這樣想哩。”

我們從這窗前移動，下了樓梯，打開側面的門，同步引入園子裏去。

兇暴的戰爭一團肅殺的氣象，總算是過了之後還帶着含愁努氣的春意，早已展開來了。梧桐樹長着滿身青青的葉子；美麗的玫瑰，薔薇，丁香花，牽牛花，紅的，紫的，黃的，白的在這園子裏盛開着。

園的一角，飼養了一對白色的兔子，你指着牠們向我說：

“伊妮，這是一對詩人呵！”

比，你還記得麼？我們偕同詩人曾經撮過一張照相呵！

現在那對詩人已經長大許多了，並且那個有母親資格的，將要產生鱗兒了。

園子裏的花木，許多都已凋殘，只有那些雛菊，紅白錯綜的點綴着廣闊底園子的一角，和那些比我還高的Dahlia娉婷的立着，有的低垂了頭，吻着伸開的青青葉子。

不過天空，仍然是很美麗。一顆顆的星兒，疏散地點染着蔚藍色的天空；疊疊層層的浮雲，像神女的輕紗般披展着，遮蓋了無窮的宇宙；月光清靜地散播着柔波樣的光芒在這蕭條的大地上。

我們已經不少次在這園子裏步行過，我每每走到我們時常坐談的地方，必須佇立多時，直至發生了很悲哀的回憶的悵惘時才拖着很沉重的步音走開。

× × × ×

比，呵，我回想到一切一切，真不敢再站在窗前了，回步倒在沙發上。

呵，比德，你離開了，離開已經三十天了吧？你

航海而南，過着的是怎樣快活的日子喲！可憐我，自己一人常常把前塵幻影一幕幕閃現，我知道，並且很知道，喜劇的扮演，接着就是悲劇的開端呵！

比，你回去后，這三十天中，只接過你兩封信。一封是航海的中途寫來的短簡，描述海中的自然景物，與舟中的生活。到家之后，不知多少天了，才寫了寥寥幾只字，教我不要懷念你，說你平安，只爲了生活不定，有時在家鄉，有時又住在都會裏，我看了真不大引爲快感！比，你離開上海了，實在是變了呵！我不相信，你是那麼忙連寫信的時候都沒有，我真不懂這是什麼道理？因此，日來我實在覺得苦悶，實在想寫信給你也沒有勇氣！

呵，親愛的比德，真的好幾次都提不出勇氣來寫信給你。你當能想像我每一次提起筆時，心在不住地怦跳，像被狂風一樣摧折這苗條脆弱的心弦，在彈奏着一曲回響的悲調！比，我不能不把這枝禿筆放下了！

現在爲什麼我竟能寫了這許多，這實在也奇



怪！案頭的花如往日一樣地送着陣陣 清香，特別是那些玉簪花你所喜歡的。今晚都開徧了，一朵朵像嬰兒展開的笑容一般可愛。牠有如此力量，引動我底心情，來回想到一月以前，我們那種可貴的友誼，我何能忍心長久沉默呢！

當此夜幕繼續延長的空間裏，我已覺得有些疲倦了，要在這夜神之前來祝你晚安！

伊妮，十月廿八日晚。

此  
页  
空  
白

## 給狄愛娜

喬子

狄妹：

我執筆寫信給你，已經不止五次了，但總以煩惱不過，沒有一次寫得成功，現在提起筆來，却不知從何說起是好？

狄，你昨天來信說，你是做了繁忙中的俘虜；我現在亦告訴你一聲，我也是在做忙中的俘虜哩！

櫻花已殘了，且放了青青的綠葉，過去一切，又已成為陳跡，故每對這些綠蔭，中心常感悵悵！

你所喜歡的東西，今天已經買好，並且包好了，預備明天投郵寄你。美術的信封，過兩天我打算到公司去買，因為就近沒有好的，今天祇是購了三札，暫時給你應用，這些是很不值錢的東西，望你不要介意。關於這層，我倒要向你說幾句不能不說的話了。狄，你常常買這樣多的書給我，我怎好這樣子就領受下去呢？我時常在想：買些小孩子所喜歡的東西寄回給你，使你也和小孩子一樣，得到異國的東西，必定引起非常高興的。可是春說得好，要找合意的東西，在這陰沉沉黑黝黝的倭人國裏，是找不到的。狄，此後你還要什麼東西呢？請你爽爽直直的告訴我罷。再，你寄來那些書，多數是未割開的，你一定還未看過，要否，我看後寄回給你？

你近來的經濟形成這樣困難，我心裏常常感到不安，很想由此間匯些給你濟急；但想杯水車薪，於你是無濟於事的，又何苦多費這一番手續呢！

你前一封信說，一個人窮到不得了的時候，祇有去做叫化子，以我看來，做叫化子未免太懦弱了。我以為應該去做強盜；因為做叫化子是要拜資本家做恩人，何苦來呢？終究在現在的社會，是成了少數人掠奪的場所，沒有什麼道理可講的，更沒有什麼應該不應該，所以，我主張，凡我所需要而不得的東西，儘可以到資本家手裏去搶，人家說我是暴徒強盜；然而我說，這是正義，這些都是我應得的東西。狄，你說對不？

你承認中國是有階級分的，階級鬥爭亦是必然有的事情，但一般要人，却天天在向我們宣傳，中國是沒有階級分的，究竟那些階級，逃到什麼地方去了？我初而懷疑，繼而恍然大悟，原來他們說的是假偽，是欺騙，事實是很明白地擺在我們的眼前，他們怎能夠遮掩我們的眼睛呢？但是，狄，我們畢竟還是小孩子，認識不深，判斷力也是很薄弱的，我們此後當去求一種更深的認識，對於哲學和邏輯應先有澈底的了解，然後說話才有價值，才不

致有錯誤。譬如梁啓超，他的文章是堆得很長，字句又造作得很漂亮的，但若拿真正的邏輯去分析他，錯誤的却占了十分之七八，所以，我現在決定這樣地進行着，希望你也能在這點多下些工夫！

迷羊我已經在朋友處看過了，流沙二三期，亦在青年會買到，內容很好。你寄來的戰線也已收到了，可是沒有第三期，——不知是否郵差弄失？——內容雖然有些主張和理論，但比之幻洲下部，似乎精神缺少了些，這或者因現在的環境，逼他成爲這樣？但我始終是希望着。如某人所說，祝他放足馬力，快點追上從前的十字街頭！

坐在我旁邊的春，他身體已經好了，可是元氣還未十分恢復，你詢及他，他說謝謝你！

奇的花瓶，已經到你手裏，春說，這有什麼要緊呢；你倆既是這樣好，還分什麼你我。他又說，自從接到奇的信後，想買些東西寄回慶祝你倆；可是，他喜歡的是赤色的東西，在這陽光射不到，陰沉沉黑黝黝的倭人國裏，是很難找到的，所以，你

喜歡那個花瓶，他很高興。

你問我的病好了沒有，我偶然患的病，是已經好了。但腦病現在還未好，現尚在治療中。你說我瘦了許多，的確我是消瘦了。青妹來信說，難道日本米食了不會肥人的嗎？我說不見得，你不看那些倭鬼們，人人不都是肥肥胖胖的麼？祇有我自己倒霉罷了！

日本決定第三次出兵，中日戰爭，大約不會一時就停止吧？各國現在都在沉默，未曾表明態度，但安知他不積極預備戰爭呢？倘若因此就引起世界戰爭，那麼，中國簡直是做一件犧牲品了。唉！不要說了罷，我現在且說說我們在敵人國裏的情形吧。當局對我們素來是壓迫非常厲害，現在還有七人坐監牢未放出呢！我們現在已經不敢穿中國服了，因為防避小人的侮辱，他們看見穿中國服的，就不免眼白白地怒視我們，間或肆罵幾句“清國奴”，這就可見小人對待我們的態度了。如果戰爭緊時，我們不得不要全體回去的，但現在還米達

到此程度 話已經說了許多，要上課去了。祝  
進步！

喬五，九日，在東京。



# 寫給柳亞子先生

歐 查

亞子先生：

前天的黃昏后，我們到法國公園散步去，在那兒的梧桐樹下，徘徊了多時，因了我叔叔的高興，就提議要來看你。

當我們走到你門外時，從疏散的街燈底微薄的光芒之下，辨認了你的門牌是424B號。我們隔在鐵門之外，才欲舉手按門鈴，可是，驚覺門鈴像是纔新除去，痕跡還宛然存在。

鐵門內和客堂的距離，是一間小花園。這時天上既無星光，又無夜月，園子裏的花木，無從欣賞，唯有街燈的微光，投射在青綠色的葉子上，只看見牠們錯綜的遮蔽了園子的空間。

看去客堂裏是黑越越，靜悄悄，沒有火光，也無人聲。仰望二層樓上，從輕紗的窗帷裏透出了電燈燦爛底光焰。

“睡了罷，不要去驚擾他們了。”妹妹說。

“也許是睡了罷。”弟弟接着說。

“還早呀，現在剛八時三刻。”是叔叔的聲音底回應。

“他們出去，定然還未歸來，我想。”我向妹妹抗議着。

我們低聲的笑語，驚動了樓上室中的主人。有一個貴婦人的頭，從窗帷裏探出，只看見頭髮是黑黑的，臉是圓圓的，我似乎認識她不是柳夫人，但那模糊的黑影，我也不知道她是何人。

我高興得很快的轉了身子。

“我們到後門去看看罷，上海的規矩，是慣走後門的”我招呼着叔叔們。

呵，十分失望，後門也是悄靜無聲，並且闔得緊緊。妹妹用手輕輕的推敲，試探着有沒有開的樣子。

“笨孩子！人沒有，火沒有，難道別人預備你來，虛掩着門來等候麼？”大家都哈哈的笑了。

“不必驚擾屋內的人了，我們回去罷，晚上來探訪，本是很失敬的，何況他們並不知道我們突然底訪問。”

我們帶着失望轉了一個灣曲，跟着輕柔的笑語聲停步了。

“讓我留下幾個字，說明天來看他們罷，”我這樣說；但站在街旁又不好寫字，只得連名片也不留下就走了。

“你說他們出去，爲什麼樓上有一個女人在探首呢？”出到馬路上妹妹問我。

“似乎曾聽過無垢小姐說，她有一位姨母常在

他家裏住的，恐怕是她吧？”

“你知不知道二樓是誰底臥室？”

“我想，當然是亞子先生和夫人的臥室呵。”

我們像偵探一樣在探索一件奇案的樣子。

當我們走到薩妙賽路底路口，亞問叔叔還要到什麼地方去不，他說直接回家。

“那麼，明天亞和亞鐘和你去訪柳亞子先生呢？”

我問他。

“明天為，我決返南京去，以後有機會再說罷。”

於是弟弟送他到法國公園附近一座洋房另外的叔叔家裏去了。

妹妹和我順道過勞神父路訪馬思聰去。

在思聰那裏坐談了許久，走了兩次，都給他和他的愛人王姑娘留住，沒有辦法，直到十時才能回家。

本來回來時想寫信給先生，但我底習慣，是要十點鐘睡的，所以沒有寫。

.....

昨天打算一早就到兆豐公園去，想在那裏給先生寫起這封信。

先生，你一定要奇怪，爲什麼要走到公園裏去才能寫；因爲昨天我還未起床，衣萍就走到我的地方來了，問我要那天曾答應過他寫幾萬字的稿子。我這幾日來，煩悶得很，竟一只字也寫不出。昨天他說，在三十一日以前，無論如何，要交兩萬多字的稿件給他。他恐怕我不寫，所以將我書桌上放着一只停泊在白菓樹上的小鳥搶去了。我和他吵鬧，說是姊姊送我的，無論何人都不能要。無奈他拿起我的信紙這樣寫：

雪雁大姐：

蘭斯桌上有一只小鳥，是你送她的，是我搶去了。如有法律手續，歸我負責。曙天老萬都生病，我急煞得要命，下月準來南京，請你喝酒。

衣萍

我沒有別的辦法，只將那只獅子搶了回來。他

帶同小鳥走出門口，說要送一件東西把那只小鳥換來。我說不要他送無論什麼東西，非要他送還那只小鳥不可；但他已經坐上了黃包車，對我高聲的說：

“除非你卅一號寫好了兩萬多字的文章給我，便把小鳥還你了。”

說起那只小鳥，還有一點笑話。

三年以前，我還未去日本之前，姊姊從矮京寄了許多玩的東西給我，那只小鳥就是其中的一件。本來牠不是單獨一只，還有兩只同泊在樹上的。我記得正在它們到中國不久的當時，葉靈鳳偕同郭林鳳來探望我，他們都說那隻小鳥好看，林鳳還要把牠們不知是三角戀愛，還是母子三個中偷了一個，陳列在靈鳳的圖書室的書架上。有一隻后來却脫落了，現在還藏在玩具中的盒子裏。今春新月，滬戰還未開始時，我住在衣萍家的三樓，林鳳和靈鳳也住在我的隔鄰。他們倆有一次吵架，林鳳便走來我家一住三天。她又要將我的小鳥帶走，我說：

“不成，以前你不是曾經偷了一隻去麼？”

“太冤枉了，我實在沒有拿過呀，”她對我辯論着。

我明明記得很清楚是她拿走的，但事已隔了三年，也許是她忘記了。剩下這一隻，她雖喜歡，我却沒有允許他帶走。

現在被衣萍搶去了，我很憂愁，因此，我就決定寫文章，把牠贖回來。

在家固然可以寫作，但有時有人來探訪，我又不好去拒絕，而且那位女傭的孩子底哭聲，我是最討厭不過的。我聽到了他哭，就什麼都做不出來。因此，我喜歡從這裏跑到遼遠而清靜的公園裏去，對着自然來做我的工作。

這樣的念頭，恐怕是第一次發生的。

想不到昨天起床的時候，天氣很陰黑，有點像下雨的樣子，恐怕下起雨來，必然會掃興；並且還要消耗更多的時間，又決定不去了。

下午剛寫了半篇文章，曾同他去訪問過先生

的那位朋友來了，不能不將筆放下。

他是認識先生的，最先和他談起前天我叔叔來看我時，關於先生的一段故事。前面我還沒有說及，請在此告訴先生罷。

我叔叔來坐了許久，他很無聊的從書架上將曼殊全集拿下問我：

“幾個錢買一套？”

“不知道，這是柳亞子先生送的。”

“在我們南邊要買六元多錢一套呢。我所存的只缺少了第四冊。”

我們起首談到作者，後來竟談到編者了。

我拿了在法國公園文藝茶話會上張若谷先生給我們撮的一張寫真他看。

“裏面是亞子先生夫婦，還有是孫福熙和徐頌年兩先生 照得最難看的就是我。”

我說時叔叔就問：

“那一位是亞子先生？”

我告訴了他。他很高興而尖巧的叫出：



“亞子先生，是這樣漂亮的嗎？爲什麼和以前的不同？”

“難道你以前在上海時見過他麼？”

“不，在曼殊全集裏，不是有兩張他的照片嗎？”

“那裏話，我不曾見過。”我以爲他說的是先生個人的照片，我一定要否認沒有。

他急急的把曼殊全集第五本翻出兩幅與曼殊合影的寫真給我看。

“那一個是柳先生？”我還未將像片的邊緣錄下的人名看清楚，便急於問我叔叔。

他指着頭一幅像片，看來年紀最輕，嬌小得像十九世紀中國典型的一位少婦，長長的頭髮，覆在前額的兩旁，穿着清朝末葉的裝束，外面套着一件對胸大褂，領子層層的托出，兩手在膝前互握着，很恬靜而整齊的坐在申叔右邊的一位少年，叔叔說他就是亞子先生。

弄得哈哈的大笑了！

“呵，這是時代底人物呀！”我突然的叫出。叔叔也跟着笑了！

“亞子先生，不是很矮的嗎？”他又問我。

“並不很矮，但也沒有朱少屏先生那樣高。”

叔叔又把第二張相片翻出。

在費公直和朱少屏兩先生當中的誠然是最矮又是全體中最年青的一個，是亞子先生了。這一張裝束很平常，而且只是看出矮小，比前一張更覺得年青的樣子，也十分有趣，但我沒有感到比前一張更好笑！

“他不是很矮的嗎？你看看！”叔叔指着他笑了。

“那時候年紀很青，大約十六七歲罷，怎樣可以拿他作標準。”

“我起初看曼殊全集時，心裏想：柳亞子先生是這樣矮，難道一個人有特殊底天才時，或者是要成名一個文學家的人，身體一定有些缺點罷，我自己疑問着。”叔叔又這樣伸說，我却笑得喘不過氣

來了。

晚餐時，叔叔說朱少屏先生做東亞體育學校的校長的時候，他正在裏面讀書。那時朱先生正似相片裏的他一樣漂亮。

“相片與現在的人物，真是恰恰相反，那時朱先生的確是漂亮罷；可是現在的亞子先生要比他來得漂亮了！”

我們又是一陣的大笑聲。

由此種種，我知道叔叔一定有點好奇的心理，故我提議食過了晚飯後到公園去散步，順道來訪先生。誰知我們到來太晚了，不想攪擾先生，這樣帶着失望走開；但我知道叔叔底失望比我還要厲害，爲的他是很誠意的要來拜謁先生呵！

他是我同胞的叔叔，因了身體不很好，這回當我們的季叔南歸時，偕他出來到各處去遊覽的，他已於昨天返南京去了。

先生，在此告訴了這許多故事，你看了會不會覺得好笑呢？

祝你和夫人康健！

歐茜十月廿九日下午。

# 中國歷史上婦女的地位

萬 楓 橋

衣萍兄：

前在報上看見胡適博士在北平協和醫院的講演，‘中國歷史上婦女的地位’，很足爲中國女子揚眉吐氣。他講演是用英文，北方報紙也有轉載的，因爲你是崇拜貴同鄉胡適的人，所以我抄給你看。我相信我的工夫不是白費的。

楓 橋

## 上

我想諸位，一定不需要聽一個特別的講演來述說中國婦女在社會裏所處佔的低下地位，所以本講演所要講的全然是另一方面的故事。換言之，就是要顯示給諸位那些擺脫了傳統壓迫的中國婦女，在歷史中建立了自己優越地位的故事，在這故事的申述裏，如果含有寓意的義理道德觀念，那也就是告訴諸位壓迫婦女的事，即使在中國，也是不可能的。

諸位一定很熟悉，詩經裏動人的詩句，而詩經一書是我們研究中國古代社會生活最豐富最可信的史料。內中有一首是：

乃生男子，載寢之牀，  
載衣之裳，載弄之璋。

.....

乃生女子，載寢之地，  
載衣之裼，載弄之瓦。

從這首詩裏，我們用不着甚麼解辯或註釋，就可以看出當時人對男子的偏愛和對女兒的疏冷，這是一種社會學和人類學的普遍事實。在世界各部的婦女都曾經面對着這同樣的命運，敵視着這種背景，婦女一定要努力地爭抗，以致緩慢地在家庭中及社會中得到她的地位。

### 政治上女主角

在古代的中國，婦女在政治生活上是扮演過重要的腳色的。孔子告訴我們，周朝十個建國的人，其中的一個就是婦人，他並沒有說她是誰。也沒有說她曾經作了何等的事。但在那些歌唱周室東遷以前的民衆生活的古代民謠裏，我們可以看到對有貢獻於民族的偉大婦人的頌贊。實在此種詩史家們是把這民族的起源。追尋地加之於生伏羲的婦人身上。伏羲教民佃漁牧畜，而爲此偉大民族和偉大朝代的創始者。因此中國婦女便在社會上享受一種特高的地位。同時，在此輩詩史家們的

類乎歷史的詩歌中，是將王與后同時並頌的。譬如周太王對他妻子的移居，王季與太任的婚姻，及太姒與文王之配合，都是王與后同被頌贊着，尤以後者為最多。太姒生了十個可注意的子女，就中一個是滅般的武王，一個是周公。

#### 舉褒姒為例證

但在周朝末葉，婦女的高越地位有了動搖，西周在紀元前被夷人所滅，據歷史稱述，是因為幽王寵褒姒。詩人們便這樣歌唱起來了：

擊弧箠服，

實亡周國。

歷史並不會告訴我們褒姒是怎樣滅周的，但是她可使一個偉大的朝代毀滅，實在也可說是一個可驚的人物。因為詩人在其他一首歌謠中曾說過（譯在白話）：

聰明的男子建立城池，

但聰明的婦人又來毀它。



呵聰明的婦人呵！

她是一個惡兆的鳥兒，

一個長舌的婦人，

確能毀壞高大的階石。

災禍不由天降而是來自婦人，

這是一篇婦女的罪狀，同時也是當時婦女主要行動的清晰的表示。因為婦人在她毀壞一個城池或一個國家之前，一定會占有過極重要的地位。

### 齊后解玉連環

在中國全部歷史中，有許多不是皇后或皇太后的婦人，也有過政治上的成功。一個平凡的沒有一點才幹的人，即使讓她做帝王，絕不能成就任何事業。但這婦人却在歷史上佔有地位 譬如像戰國時的王后曾統治全國有四十年之久，而她在內政與外交上的智慧，使齊國沒有在紀元前三百年的混戰中滅亡，她曾有一次被請解開一個玉連環，她用錘子把那玉連環一下打碎，而叫道我已經把它

解開了。

### 呂后和竇太后

在漢朝的四百年中，出現了兩個重要的婦人。一個是呂太后（死於紀元前一八〇年），漢高祖的妻子，本是一個沒受過教育的平民，但她却是一個善於決斷明敏的女子。足以牽制漢室之平安與否的大將韓信彭越二人，都為她所殺。另一個是竇太后（死於紀元前一百三十五年），她也是平民出身，而執掌大權，有四十五年之久的。她是老子無爲的政治哲學的信仰者，所以她叫她所有的兒孫和同族的人都去研究老子的作品及其學派。在她丈夫和兒子統治的時期，採用放任政策，同時借與百姓金錢，讓他們恢復久戰的疲敝和發展他們各自的本業。在她統治的末期，漢帝國曾獲得極高度的富庶，而政府則與百姓結愛，因之使她的孫男武帝有實施其帝國主義之侵略形成中國重大之版圖的可能。

### 武則天的天才

在唐朝最興盛的期間，一個最偉大的婦人，武后則天，曾執掌國政四十五年（六百六十年至七百零五年）。在這四十五年內她曾有一時在稱皇太后之外，又自稱周朝皇帝。自理國政有十六年。她是一個具有文藝才幹及政治天才的女人，在她的統治之下，着實有領土的擴大及文化的進步。

講至此，我將不再詳述治國的皇后及毀國的帝王恩寵，對於中國婦女的並不會被擯於政治生活，和她在中國歷史中的也不會演着卑鄙的角色兩點，我想我已經說得很夠很夠了。

### 中

在非政治的生活方面，中國婦女也曾獲得尊榮卓越的地位。最為人尊重的是漢朝淳于意的女兒緹縈，她是漢朝廢除肉刑的直接有力的一個人。她的父親是一個當時最知名的醫生，遭受不實的

控告，被判處受肉刑。淳于意沒有男兒，只有五個女兒。當他離家去監獄時，曾對他的五個女兒說：“只有女兒沒有男兒實在是我的不幸，因為在現在這需要的時期，沒有一個人能夠助我。”最小的女兒緹縈便決定救她的父親，她去到京城，請求皇帝准她在宮庭中為奴婢，以贖免她父親的酷刑。她的請求惹動了漢文帝的悲憫，便於紀元前一百六十七年頒發他最有名的詔書，通令廢除劓刑等一切肉刑。

### 學術的貢獻

在學術與文學方面，中國婦女也是常常有重要的貢獻，在漢朝初葉，當古代經典由口語傳述講授的時候，有一個婦女是肩担了“史記”註解的保留及傳遞的責任的。三百年後，偉大的歷史家班固被監病死（紀元後九十二年），他著作的“漢書”並未完竣，朝廷便召班固的妹妹班昭來續成全書。她並教授大學者馬融讀“漢書”致使該書印行問世，

班昭並被招聘為皇后及宮廷中其他貴婦人的教師。當鄧后攝政時(一百零五年至一百二十一年)，班昭任她的政治顧問。她的著作，以“女誡”七章最著名。在該書中，她講述謙卑的德性，但她對婦女的教育也很重視，她說“現在的人都讓他們的男孩受教育，而不顧對於女兒的教養，這是因為不了解兩性間之正當關係。男孩子在八歲就教給他們念書，十五歲就可得到不少的學識，我們可以讓女孩子也這樣做嗎？”這些話在一千九百三十一年今日看來，說的極其軟柔，在紀元後一百二十年的當日，說這番話，很需要一些勇氣呢。

### 最大女詩人

中國歷史上的女文學家，最著名的是李清照，她是濟南人，為考古學家趙明誠的妻子，她生於一千零八十一年，死時約在一千一百四十年，她的父母都是有才幹的文士，所以她從幼時就生於教化與文雅的空氣裏。她的散文與韻文都寫的很好，尤

其是她的詞最著名，她的詞代表着詞界的另一時代，她對於當時偉大的詩人的批評是很嚴刻的，她自己的作品，僅被保存了一小部分，却受到她同時代作家的讚賞。宋代大詞人辛稼軒曾公開地承認他自己有時模倣李清照的風格。

### 率真的描寫

李清照可以說是中國有歷史名望的婦女中的最堪注意的一個，她永遠是樸直真率的地描寫她實生活中的戀愛，歡快與傷愁。她在論“打馬圖”書中的序裏是表現了她的直率的。序中她毫不諱言地陳述她自己喜愛賭博，並說她有時為賭會忘了睡忘了吃，假使在別人，一定不肯這樣把自己無隱地直白了的。在她丈夫編纂的“金石錄”中，她所寫的后序，也拥有着同樣的樸實，“後序”內她敘述着她同她丈夫婚後的生活，對於貧乏以及夫妻間的親暱是全然表白了的。她這“後序”同時更能給予我們一幅恩愛伉儷歡樂生活的圖畫。雖然是十二

世紀的家庭歡樂，也可以使我們看出絕對的合諧與其滿了喜悅之情的小天地。在中國，大部分的家庭以及無論甚麼地方的大部分的家庭裏，幾乎是找不出那樣和愛靜睦的，但這‘後序’是一個最有興趣的人類的證據，它告訴我們中國的婦女至少也有一個時候占有過使我們近代人感覺嫉妬的地位

“在古代中國有多少婦女受過教育，步入文藝教育的婦女究佔何種比例，這是一個常被問及的問題。

這個問題不能得到滿意的回答。因為它與不同的家庭，不同的地域中的教育機會是有關係的，在所謂書香人家常常讓婦女得受教育，同時在貧苦不文的家庭中，當然也埋沒了不少的婦女天才。如果說生在長江下流的婦女比生在其他各地的婦女有較好的教育機會，是很妥切的。自從印書術發明，婦女的教育似乎有了漸漸的開展，在最近四百年來這開展更形普遍，致一般通俗的小說都把“才女”認為婦女理想的典型。

## 下

## 有趣的統計

幾年前，前任駐羅馬領事錢恂的夫人，曾出版了一本近三百年來中國婦女作家的選集。錢夫人已七十歲，編纂該書費時十多年，曾叫我給它寫序，我把內容試作一度統計的分析，得到最有趣味的結果。第一，這本書告訴我們在近三百年有二千三百一十個婦人寫作詩文，並有大部分的作品已會印行，這個數目本身對於我是一個啓示。第二，我會把這些女作家按照她們的生地分類，所得結果如下。

江蘇七四八	浙江七〇六
安徽一一九	福建九七
湖南七一	江西五七
河北五一	山東四四
滿洲四二	廣東三八
湖北二〇	四川一九



河南一八	廣西一五
山西一三	陝西一〇
貴州一〇	內地旗人一〇
雲南六	甘肅四
未分類者二一二	
總計	二三一〇

江蘇與浙江佔有最高的百分率。各幾佔全數的三分之一。這兩省如加上安徽則佔全數的三分之二。江蘇，浙江，安徽，福建和湖南加起來，則佔全數的四分之三，這些比例如和別人統計同時代的男性作家與歷史人物之地理的分配，是很相近的。所以錢夫人的這一本書足能表現中國婦女在文化上的分配情勢。

### 婦女與藝術

第三，我們一定要注意，在所選的三千篇作品裏，有百分之九十九是詩。關於數學的作品有滯籍，醫學的有一篇，歷史的有二篇，經書與語言學

的有十二篇，這可以告訴我們這些婦人所受的教育都純然是文藝的，而當時特出的批評的歷史的研究，在受教育的婦女身上是沒有顯示着甚麼影響，她們讀詩作詩，因為能這樣作的婦人是被一般尊敬的。雖也有許多受教育的婦女學習繪圖，並且成了成功的藝術家，但這也是屬於文藝教育中的一部分。

### 女詞人作品

確認錢夫人的這個研究，我可以指出近三百年來女詩人的數目是着實可驚的。據我所知，這時期的婦女詩選曾有三本出世，第一本成於一千八百三十一年，包括了九百三十三個名字。第二本是一個續編，成於一千八百三十五年，內有五百一十三個名字。第三本就是錢夫人在一千九百二十八年所作的上述的這一本，內包括了三百零九個名字，這三本詩選共同地給我們一個一千七百五十五個女詩人的名單。在這些詩選之外，尚有所謂詞

選者 大部分寫詩的中國婦女，她們也寫詞。著名藏書家徐積餘先生最近出版了一部一百個女詞人的全集，此外，他又印了一本近三百年來七百八十三個婦女所寫的二千零四十五首的詞選。

### 一個大疑問

這種文藝的教育對中國婦女有甚麼好處，它會否引使她們向對着纏足革命，它會否給予婦女在經濟上得到更獨立的機會，它會否實實在在地提高她們在家庭或社會的地位，這都是可以問一問的。

實在，婦女的文藝教育並不會引使她們向對着纏足革命，這正同七百年來的理性哲學並不會使中國的思想家感到使婦女“美麗”的那種乖戾殘忍的形式之顛慄一樣。同時這種浮面的教育也未能使婦女在經濟上更獨立，雖然有幾個著名的女藝術家也以很高的價錢出賣她們的書畫。藝術家為報酬而寫畫，是認為不名譽的，所以好家庭的受

過教育的婦女自卑地出賣她們的書畫，一定是由於緊急的需要。

文藝教育雖然淺浮不足實用，但却曾提高了婦女的地位，在中國受教育的男子是很少的，而受教育的婦女更為罕見。所以她們也就更被尊敬。同時，這種文藝教育至少可以使她們得到求知的門徑。雖不能引起她們的解說或革命，但能使她們成為更好的妻子母親，所以說“一點點學識是危險的東西”的話，是錯誤的；一點點學識總比沒有學識好，這才是對的。

### 母教的貢獻

這樣文藝教育在使婦女能成為她們自己兒女的初學教師一點，却有着很大的價值。中國的女孩子入學同男孩子一塊念書的事是很少見的，如果她們的母親能夠教給她們寫讀的基本，她們就可以有一個較好的受教育的機會。所以我們可以說，近三百年來中國婦女教育的比較普遍的開展，

大半是受教育婦女們的自己的勞績。

### 母親是處女

婦女教育對於她們兒子生活上的重要，我們可以在歷史中找到證據。中國歷史中有許多偉大人物的幼年教育，是受自他們的母親的，孟子在幼年就是受他母親教育的，這種故事已爲人所盡知了。大政治家兼學者的歐陽修（死於一千零七十二年）在四歲時死了父親，他的寡母教他讀書，因爲沒有錢買紙買筆，便用蘆葦在地上寫字，讓她的兒子讀念。近三百年來的批評學術的始創者顧炎武（死於一千六百八十一年）告訴我們他的處女的母親在要結婚的晚上死了未婚夫，便同她的養子（即顧炎武），共過寡居的生活，他的早年教育，對於歷史的知識及愛國的信念，是他母親教給他的。當滿人戰勝明帝國，滿洲軍隊向她的故鄉前進，她決意殉國，便絕食十五天自殺。她死在她的家鄉被滿人佔取的前一天，她給她的養子留下遺囑，不

要接受異邦朝廷的爵祿封賜。果然顧炎武在清朝統治下活了三十六年，拒絕對此新朝的一切作爲。

### 最後的結論

如此說來，因爲中國婦女受過一點教育，所以中國受了她們的酬報。向對着一切桎梏羈絆，中國婦女曾經十分盡力在家庭，社會，以及歷史上，謀得自己的地位。她們曾治家理國，在文學與美術上有過豐富的貢獻，而最要者則是她們對於她們兒子的所有過的教導，如果說她們貢獻的並不多，那或許是因爲中國不應該多得吧。

# 回 家

房 仲 民

哥哥：

我回到家頂面便看見我母親坐在門口剝菜  
苔，滿面的風霜，我叫了一聲‘娘’心裏一陣酸楚，  
眼淚幾乎滾下來！我眼淚汪汪的望着她，不知說什  
麼好，我恨不得抱着她的頸子很很的哭一場……  
哥哥，我怎麼不是個不識世故的女子……

——兒呵，假使我當初嫁個種田的丈夫，也不  
至如此淘氣不盡！

我娘這句話我到死也不能忘記！……過S時，××叔叔說我不該花了許多錢回南，這原本是他的好意。我已在船上受了幾天辛苦，只眼巴巴的歡喜回家見親人，誰道叔叔先就給我一個暗釘子碰，我心一軟，眼圈一紅，我只說了一句：

——事情不是這樣簡單的。

……讓我還說說在哥哥家的光景吧……到家後將我們的房子重新理理，看來樣樣都沒有什麼改變……窗上玻璃該擦，書架上書該理，只是我那里有心情去動牠……姑母大姊怕我太寂寞了要將我妹妹接來陪我，我想我不幾天還得回自己家去一躺，用不着這樣多麻煩人。我在家裏什麼事都不做，好像做客一樣，姑母說沒有什麼事要我做，自己看看書好了，看着老人做事自己不動手真不過意，我希望以後能做點小事……哥哥，你該體會得出我的寂寞吧，不敢坐在別人面前，不敢當着人面嘆氣，叫別人察出是多麼不好的事……我從這間屋跑到那間屋，輕輕叫着你的名兒，哥哥，那裏找



得出個人影子！哥哥，你欺負我了！……夜來了，可怕的夜，我真不敢鑽進帳子裏去，……我雙手緊按着碎動的心，牙兒咬着我們的鴛鴦被，輕輕的叫着你的名兒……

每到下午來便無精打采的，又加着滴滴瀝瀝幾天連着下的愁雨，姑母說倦了便睡一會兒，哥哥笑嘻嘻的到我床上來了。夜裏的光景。我躺着不動等我的人兒來，我的人兒和我並頭倒下，我們做的什麼事，我不知道，請問上帝去吧！我們說不盡的恩愛，我含羞抱緊我的人兒，我狂喜得顫醒了！我笑不是，哭不是，我深恨夢境不該來欺負我。

來山中五天便下了五天雨，妹妹怪我來壞了，我沒來時再沒雨。我說我真能有撼天的本領，也不像現在這樣可憐見兒的。河裏水近幾天陡長，河田淹去不少，我們當初話別時的山麓，眼看也要上水了。……妹妹真溫和，不愛多想，也不愛動氣，我笑她，‘你會活到一百歲’。……昨天晚上我問她‘C有什麼好處，有什麼壞處？’她却抿着嘴笑。因為情人

眼裏無善惡，所以問她，乖妹妹她偏不肯說。…

…

我心裏總有一幅圖畫，一幅見面時相抱飲泣的圖畫。哥哥，你還記得第二次在 T 送別的光景麼？……………哥哥，你回來時，我們暫且避掉一切人們的耳目，揀個山清水秀的地度蜜月去，你該不反對吧？

仲民。

# 春雨的主人公

靜 貞

啓明先生：

二十七期的語絲，已讀過了，關於韋素園君的春雨，我生出兩個疑問，要請先生指教。其中並沒有絲毫謾罵的意思，這是我寫此信以先要聲明的。

春雨上所寫的這位女學生，和我的一位朋友差不多，這並不是強往她身上拉，給她拾罵，實在是下面的幾個相同之點——

- 一，她是一位女學生。
- 二，她在現在文學界是享盛名的。
- 三，她父親在戰艦上服務。

因此，我承認韋君所寫的和我所認識的是一個人了。

如果韋君是從自己腦子想出來的，不期然而然和我所知道的相同，那麼，我這些話就算廢話了。如果韋君是聽別人說的，當作實事來發表，我倒要說幾句話。

就現在文學界說，我們中國現在的文學前途未必可抱樂觀。我們從事文學的人，正應該去努力，去尋找我們文學前途應該走的道路，以盡我們的責任。若只在小地方不要緊的地方，不值得注意的地方去注意，那麼這位先生是不是在文學路上，人生的路上來徘徊？（我們看見抱着頭往後跑的人，尚可欽佩，爲他還是有往後跑的勇氣。只是一般路旁徘徊的人，最易招人鄙夷！也就是文學田中的莠草！）現在韋先生專門在這無須乎注意的地方，

算不算徘徊不進的人？他的作品算不算徘徊不進的作品？

就那件事情來說，一個女學生戀愛，本不算新奇的事情，就是寫出一篇東西來也未嘗不可。可是韋先生是什麼一個態度呢？用訕笑諷刺的態度來寫一個女學生的戀愛故事，這正可表現出韋先生的頭腦太不清楚！請問現在戀愛還算下等事嗎？還值得大驚小怪嗎？還能用不正當的態度來寫嗎？

我底話說完了。我底智識很少。這篇東西先生看了，一定要好笑。

她現在已到遠方求學去了，這件事她一時未必能知道，我是她底朋友，不能不就近替她辯護，這一層也望先生知道，並不是第三者要來妄自開口啊！

有功夫，頂好在語絲上見示，則後生受益良多矣。

五月二十日靜貞

靜貞先生：春雨裏所說的人，或者是您的友人，或者不是，但我以為這都沒有什麼關係。這種文藝作品，本來作者並不當作實事寫，讀者也不當作實事看，即使知道裏邊的人是有模型的。譬如郁達夫先生的蔦蘿行中聲聲口口自稱是‘我’，但是有人見他問道，‘前回貴夫人投水……’那一定要被人笑爲癡人說夢了。韋先生的態度似乎也沒有什麼毛病，不會含有訕笑諷刺的意思。或者內有虛構的分子，看去彷彿是在嘲弄，但這實在只證明他所記之不重在實事。先生說這似乎是‘路旁徘徊的人’的態度，我覺得很難想出適當的奉答，因為我對於文學的路至今還看不明瞭，但我至少總可以說韋先生的那篇文章並不含有惡意，無論所描寫的人是誰。我對於韋先生也有點不滿，便是他不很能運用“玄”化(Mystification)的方法，容易引起誤會。——我和韋先生不熟識，不能替他說明那篇的本意。不過承來信見詢，姑就個人所見略爲答復而已。

五月五日周作人白。

# 相 思

張 鶯

—

親愛的健：

兩禮拜的假已經是滿了，你怎麼還不見來呢？我近日來那抑制不住的情緒，它攻擊得我真厲害，它支配了我一切的行動，它給了許多人間最苦的味兒給我嘗，健！早日歸來吧！我在這裏時刻的為你祈禱：願快樂之神永遠的陪伴着你（健：我昨天寫到這裏，亂絲般的心緒，竟不允許我再往下寫了。）

昨天午前接到你七號的信。不待讀完，我的淚珠不由自主地往下流了，我捧着你的信邊哭邊讀着，有時竟狂吻它。我非常的悔恨我自己，不該把人家離間我們的話，在你的旅途中來刺激你。你接信後就發生那樣危險的病，我那能不猜想是我給與你的刺激的原因呢？健：我的健，如果有一個人——即令是我的好友——她要我離開你的話，那末，我就請她離開我，我願意犧牲了她；而不能犧牲你。我的親愛的人兒，只要你不做負心的人，我，我總歸永遠是你的。今天從我的表弟口中漏出了一句朱和他不高興你我的關係的話，我馬上露出極不高興的態度對他們說：這是我的私事，誰都沒有關涉我的權力。他們也就一聲不響了。

健：自你離開我以後，地球和太陽都好像起了很大的變化，地球它走得特別的慢，也許它是故意作弄我吧？得你三號的信，說是再過五天就可動身回來了。我預算着你八號動身，十一號定可來到我的身邊了，我想像着那時是會怎樣的高興呀！那知



七號的來信說：還要過三四天才可動身，我真氣得流下淚來了，你不是說兩個禮拜可以回上海嗎？此刻已是三個禮拜了，而你還在千里以外，你的使命沒有完成，我又怎敢怨你呢？撫摸着你吻在我臂膀上的紅痕，無端的又流起淚來了。健：你到底幾時能回到我的身邊哦！

你的鶯寫於六月十一號晚。

## 二

親愛的健：

沒有接着你的信，已是兩天了，你已動身了嗎？爲什麼不來一封信通知我一聲呢？使我一天跑四五次到學校裏去問你的信，而每次都是給我失望，甚至失望到哭起來，跑到房間裏又來重讀你的舊信，想從那裏得到一點靈魂上的慰安，可是看到你七號的那封信——你病的那封信，我又哭了，並且是從那天以後你就沒有信來了。我固然不該在你的途中來刺激你，而你所給我的報酬也就難受

了。爲了白天接不着你的信，連帶夜裏睡不成覺。連想做個夢來欺騙我的不能抑制的情緒都不可能呵！

昨晚險些觸電死了，我並不是怕死，不過是我死的時候，你若不在我的身邊，我總是不痛快的。

魏此刻是非常的同情於我們了，不過朱爲了這事還是非常的不滿我，我並不怕她，不同我來往更好，我並沒有什麼要希求她的；你的朋友王屢次的想套我以我們的關係，我絕沒有漏出一點，他幾次的問我“老蘇有信來吧？”我總是說沒有，我說他和你是同鄉，他應該有信給你，我和他認識並不久，他那裏會給我寫信呢？每次我都是不客氣的和他辯論，最近他也不提起了。伍比較要利害點，她從來沒有提過你。

我的親愛的人兒！你到底幾時能來到我的身邊來？我今天來簡直啥事體也不能做了，我完全做了愛神的俘虜了，它的魔力，真是超過人間一切的

---

力量 從來不屈服於任何人的我，想不到此刻竟會  
屈服於它了。來吧！親愛的：快快的來吧！來幫助我  
驅逐無聊與寂寞吧！來增加我的生氣吧！

時刻想念你的鶯

六月十三號晚。

此  
页  
空  
白

# 長江印象記

劉鳳嬌

—

渠哥：

昨天在漢口發給你的信收到否？我還忘記告訴你一段好笑話呢。

前晚在通突門下車的時候，湘然有一羣大兵來包圍我們，形勢好像非常嚴重，玄英姐嚇得幾乎哭起來了。究竟還是我的膽子大些，連忙問他們做什麼？

“檢查！檢查！”這一下玄英姐才放心了。我們

規規矩矩地讓他們檢查，箱內，籃內，被條內，通通給他們翻了一頓，也沒有知道他們的目的是檢查什麼東西。他們把籃內的書通通倒了出來，一本一本的查驗一遍，玄英姐的物理內有幾張繪有顏色的插圖，竟被幾個年輕的大兵撕去了，玄英姐急得望着我跺腳，弄得哭笑皆非！

約莫半個鐘頭之後，才說是檢查完畢了，并無違禁物品。

我和玄英姐草草地整理了一下，叫了兩部東洋車拖着飛跑了。

晚上，玄英姐哭喪臉的對我說。她箱內不見了一包風景畫片，網籃內不見了一包乾魚和兩斤臘肉，那大約是檢查的大兵們當做違禁物品拿去了吧。玄英姐爲那幾張畫片，竟傷心了一夜。幸而我沒有什麼損失。

今天上午十一時，我便上了萬惡的太古輪船，船名‘安慶’。上船時祇有玄英姐送我，我覺得非常的孤寂，一個弱女子單身作數千里外的旅行。事實

上也令我有些惶恐。漢口的同學雖多，我却沒有功夫去找她們，

玄英姐暫時不能去上海，她的確有許多不能脫身的事情，大約一星期後，她還是會來上海的。她送了一條毛毯給我，還給我預備一些路菜，我的心中感激得說不出話來。我所有的朋友，祇有玄英姐對我好，渠呀！你應當爲我感激玄英姐吧！

開船的時候，玄英姐向我流淚，我也哭了，心裏更是難過。我覺得船走一尺，我便隔離你和玄英姐遠一尺了，一時一時的遠了，一天一天的遠了，到底遠到什麼時候爲止呢？我的渠哥啊！請你告訴我吧。

外國船真的可惡，幸而我坐的是蟹腳的房艙。走到艙外一看，一些沒有錢買鋪位子的統艙客人，不但終天的在北風底下吹着，連坐一下的地方都沒有，簡直是把他們不在當人看待。在岸上不容易看到的窮人富人的比較，在這兒顯然易見了。那些仗着外國人勢力欺人的狗茶房，他們在一剎那間，

會變得出完全不相同的兩副面孔來。一副是卑污下賤向富人們搖尾討好的面孔，一副是窮凶極惡向窮人們耀武揚威的面孔。前者也許是他們的本性吧，後者一定是向那裏學來的。總之，他們一個個都是富人們，帝國主義者的孝子賢孫，爲虎作倀的賤狗。

天氣非常陰鬱。下午五時，船過了黃州，離漢口有兩百多里路了。晚飯吃了，玄英姐給的一些小菜，船上房艙客八人一桌，真有許多不方便。

明天早晨會到九江，到了九江再寫吧，因爲天已黑了，燈光太昏黯，船又搖動得利害，寫字不好。

祝哥

時時快樂！

你的嬌妹

二月十四日下午六時三十分於

長江中行動的安慶船上



## 二

親愛的渠哥：

一睡醒來，船已靠近九江岸了。因為昨晚上貪吃了一些鮮魚，今天肚皮裏怪難過的，茶房叫我三次，我都沒有起來，早飯便犧牲了。

賣瓷器的真多，他們的價錢也一味亂說，三塊錢的東西，你如果還價一塊錢還貴了。隔壁一個老頭子買一個大菩薩，賣瓷器的開口要五塊錢，老頭子還價八角錢，竟買成功了，這不能不叫我大吃一驚！幸而我沒有上當。

同房的兩位女客，一個是去上海的，一個祇到南京。她們兩人都抽鴉片烟，真是討厭極了，弄得滿室都是鴉片烟氣味。據說都是太太之流，我不禁爲‘太太’二字而嗚呼三嘆！

昨天晚上睡時，我把哥哥的衣服枕了頭，靈魂非常的舒適，夢裏的景象，也給與了我不少的慰安！

天總是落雨的，討厭得很。

現在已經九點五十分了，你怕莫已在做紀念週吧。昨天星期，你是否也出去遊玩了一下呢？你不應當終天的守在那斗室之中，連空氣都不去呼吸一些，我很耽心你會生病。但，請你不要到車站去。那兒還有我倆交流着的淚痕，一定要引起哥哥的傷痛！

船停在九江不開，做小生意的和賣瓷器的喊聲，幾乎震聾了我的耳朵。

停一停再寫吧。祝

哥哥愉快！

你的妹妹于九江江岸的安慶船中。

二月十五日上午十時

### 三

差不多十二點鐘了還沒有開船，我的心中非常的煩燥！

船上的客人都有伴，祇有我僅僅一個人，孤

寂和悲哀把我包圍住了，我真想抱着哥哥的衣裳和小影大哭，哭得這船身退回到我哥哥的身邊為止。

開船的鑼聲響了，船又會搖動起來，到安慶時再寫吧。

十五日正午於九江。

#### 四

令人愛慕的愛慕的渠哥：

午睡醒來，多時不見的小孤山，已在夢中失去，追悔之餘，神思爲之惘然！

晚飯後，天色更加黑得利害，我不敢伸頭探望外面，緊緊地抱着被條。

被茶房驅逐的，終天在外面吹北風的統艙客中，有一位年約四五十歲的老婦人，手中拿着一個信封，從走廊的窗外遞進來，哭喪臉的問我道：

“小姐！（領當不起）我的兒子到軍隊裏去了兩年沒有回來，於今聽說開到安徽來了，我特此

去尋他的。這是他正月裏的信，請你告訴我吧，小姐。他到底駐紮在什麼地方？”無涯的悲痛，深深地鐫刻在她的面部的縐紋中。啊世間的遊子，誰能體念到慈母的心腸！我爲她掀起了無限的同情，我告訴了她的兒子的地點，是在安徽宿州。因爲信是從宿州寄發的。

在她一聲謝語裏，使她迸出了一些傷心的熱淚。我便想到了我的母親，假如我的哥哥也到了軍隊裏去了，她也不是一樣的會遍天涯的尋找嗎？

哥哥呀！人世上不可多得的，祇有慈母的心腸，你應當好好地孝順你的母親呀！

十五日午後六時半，于船的行動時，  
你所愛的嬌妹。

## 五

我的可愛的可愛的渠哥：

昨晚八時，船才到安慶，那時候我的腦筋中非常的複雜，更沒有寫信的情緒。直到現在才提

筆，我的哥哥啊！請你恕我吧。

鴉片烟在中國本來是公開販賣的，何況還是這萬惡的外國輪船上呢？除了我的房間不用說以外，處處都是吞雲吐霧的好漢。昨晚不知道爲了什麼事，一個老槍（老吃鴉片烟的人，簡稱老槍。這是我聽得船上的人說的。）抱了被頭跳江了，一時秩序大亂，據說是少了票錢。大家你你我我的說了幾句，船也沒有停一停。那位所謂老槍者，便獨自去過他的飄流生活去了。

今早天才亮就到了蕪湖，扒手從窗中伸進手來，把我的寢衣偷走了，幸而茶房捉住了扒手，把原贓奪回。不然，還不能起床呢！扒手當場釋放了，因爲我替他討饒。

現在船還停在南京，時鐘正敲十二點。

尋兒子的婦人，在南京下船了，我要她仍舊回到江西去，因爲她的兒子正在打仗，無論如何不能尋到。

明天下午五六點鐘，大約會到上海吧，我已十

分不耐煩了。

哥哥喲！暑假，或者還不要到暑假，我定會要回來看你的。南京的鴨子好吃，我一定要帶些回來給哥哥。

你的心愛的嬌

十六日午時于下關江岸。

## 六

下午四點鐘的時候，天上微微地射出了一線陽光，這怕是我上船以來的第一次得見天日了，精神爲之一暢！

看了幾本書，覺得無聊極了，便想到走上去踱一回。同房的兩位鴉片烟做成的太太，一位已經在南京上岸了，還有一位因爲沒有了良伴，東一句西一句的來找我攀談，我覺得非常的討厭！

船到鎮江雖然停了一下，可是我並沒有覺到，大約是我在看書。因此金焦二山的勝境，都讓它交臂失之。我覺得我這次的辛苦的旅行，太沒有代

價了，把一些好的景緻通通錯過！

多天不見哥哥的面，心中像刀割般的難過，又沒有方法接着你的信。我祇想坐飛機飛到哥哥的身邊來，要你教我讀書，或者向你哭一個飽，哭了又笑……

哥哥呀，請你安心地教書吧！千萬不要記念着我，我是一個自己知道保護自己的人呀。你不要太作殘了自己的身體，請你把你的愁悶的心，換了你的學生的快樂底心吧！或者竟把我的拿去也可以。但是，我的也是一樣愁悶哩！那有什麼辦法呢？請了呀，

我的親愛的渠哥。

你的鳳嬌

十六日午後六時。

## 七

使我朝夕的懷想的渠哥：

太陽晒得肚皮痛了，我還沒有起床，把頭伸向

窗外一望，知道船身已出大江的口了。這一場災難，大約也就在今天要結束了。

哥哥，這就是東海之濱了，大江的水，都向海中流去，黃得同山泥一樣。也許是心理的作用吧，水總有些血的腥味。哥哥喲！連年的內戰，大江南北，何處不是血淚的交流，像昨天那個老婦人的兒子，恐怕也要作了內戰的犧牲品呢！啊，這是怎樣的一世界呀！

哥哥，李耳說：“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劉鳳嬌說：“軍閥不仁，以小兵擋砲灰！”對嗎？哥哥。

船已進吳淞口了，客人已有了擾動的趨勢，使我不得不停了，剩下的到上海後再寫吧。

十七日午前十時半你的嬌。

## 八

親愛的渠哥：

十二時，船泊浦東。遷三欺我不是上海人，硬要搬我的行李，要不是交代了茶房，恐怕要受他們



的欺侮了。然而這是四塊錢的小賬的効力。

單獨一個人跑上岸來，僱了一部東洋車到學校裏，舊的同學差不多都已到齊了。另外加了一些新同學，她們都要替我開歡迎會。晚上我同了玄英姐三位同學，到外灘安慶船上搬下行李來，祇化了很少數的車費。

這一次的長途跋涉，總是平安地達到了目的地，一切都請哥哥放心。幾日來的情形，都寫在這一封長信裏，哥哥一看便知。明天，我當寫一封信回去，告訴家中。哥哥，你如果先接到這封信，就請你先去通知一聲，祇說我平安地到達了就是。

身體非常疲倦，她們一些新舊的同學，硬要開歡迎會，名義上雖是歡迎我，實際上還不是合夥大吃一頓嗎？這有什麼意義呢？真是笑話。

哥哥，信收到了，請你趕快趕快的給我一封回信吧。

嬌妹

十七日晚於燈下。

此  
页  
空  
白

# 婦女創作不振的原因和 我們應有的覺悟與努力

湯 詠 蘭

先生：

七月三十日的快信收到，我真的感謝你，不時的指導我上進，我應當如何不辜負先生的苦心。

歸家後，一天到晚都是懶洋洋地，不想作一點什麼事情。湖風從屋後吹來，祇要把後門開開，一點也不覺得炎熱，我擺了一張小檯子在後門口，看書，寫字都在那兒。我不肯十分的用功，常常偷偷地睡了，一直要到母親叫我，弟弟扯痛了我的頭

髮，纔肯起來。先生，你一定要責備我太不上進了  
吧？是的，我應當如何的不辜負先生的心呀！

你要我發表一些婦女創作不振的意見，先生，  
我怎敢大胆的亂說呢？像我這樣幼稚淺薄的學識，  
我是如何的惶恐啊！然而，好在是在先生的面前，  
錯了可以給我馬上改正的，我又有什麼不敢說呢？  
讓我說吧，先生：

我覺得中國的婦女運動，自受了‘五四’運動的  
浪潮的推動，數千年自甘於非人生活的婦女界，的  
確有了相當的覺悟，走上了解放的進展的前途。政  
治舞台上，學術界上，教育界上，也都有過婦女  
界在那兒露過一些崢嶸的頭角，如女議員，女縣  
長，女文學家，女教育家……等等。可是，經不起一  
點打擊，都像消聲匿跡的無影無蹤了，吶喊的祇管  
吶喊，起來的祇是不肯或是不敢起來。結果是在不  
斷的替男子們製造談笑的資料。先生，這不是真  
的事實嗎？

真的，婦女創作界，在那個時候，也曾隨這一

婦女運動的浪潮，和男子們的擁戴，如曇花一現的蓬勃了一下。到現在呢，先生，我覺得雖然不是不肯再起來，畢竟是起來的力量過於微弱而有限了，呈現出一種不死不生的現象來。

我深深地感覺到，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是作者本身的不知道健全，墮落，以及老作家的消沉，新作家的得不到進展的機會。次要的是受了男子創作的脅迫，沒有有力的提引而伸不出頭來，以致形成這種萎靡的狀態。

先生！這大約是事實吧，我可以分別的，把這些原因寫在下面。不對的地方，請先生給我糾正。這完全是客觀的分析，沒有一點兒主觀的意思的：

第一，讓我先說作者本身的墮落吧，整個婦女運動高漲的時候，婦女界從數千年非人的生活中抬起頭來，這不是一個容易的事情啊！孱弱的身軀，一時怎麼能夠追回她數千年所失去的損失呢？——精神，體魄，習慣，以及舊禮教的鎖鍊。所以，表

面上是婦女運動高漲了，實際上骨子裏還是依靠男子們的擁戴呢！假使那個時候，男子們偶然的放棄了他們的提攜，我相信婦女是沒有力量自己爬起來的。因為婦女並沒有完全了解到：應當怎樣的自己振作起來而不依靠男子。所以我說過去婦女運動的蓬勃，祇算是男子們一時的，高興的，慈悲底提攜吧。婦女本身還是深沉在非人的生活底陷坑裏沒有起來啊！縱有幾個——很少的幾個——自己能夠起來的，也不過是極微弱的真實的力量！婦女創作界在這個時候，跟着犯了同樣的毛病——不肯自己振作起來，什麼都依附在男子的身上。一般的作品，沒有不經過男的修改的，沒有不在男的擁戴鼓吹之下而能自立創作出版的。（雖然有謝冰心，黃廬隱，丁玲等，很少數的幾個。）甚至整個的把男子——丈夫或兄弟的作品搬運過來，加上自己的名字去發表的，這在男子方面自然沒有什麼損失，女作家(?)也便樂得借此出出風頭。那是多麼一舉兩便的事情啊！先生，這是不是婦女作家

的自甘墮落呢？如×××，×××等那樣有名的作家，也要偷借男子的作品，這有什麼辦法呢？所以我敢說作者的自甘墮落，是障礙婦女創作不振的第一個大原因！

第二，一方面我已經說了是作家的自甘墮落，另一方面男作家們應負很大的責任。他們好像故意的摧殘婦女創作界一樣，四面進攻的來脅迫婦女作者。我不是前回對先生說過嗎？他們好像發瘋了的人，常常把假女作家的作品——其實是他們自己的——捧得高高地。自然嘍，這位假女作家更是樂得出出風頭了。如果真正有一二部初萌芽的成就了的婦女創作出現呢，這些男作家們，便直接或間接地假着女作家的名來，抓着一些萌芽作品中的弱點，一齊的攻擊，這一點兒新的萌芽，怎麼經得起那樣的摧殘呢？況且，女作家的作品，有幾個能夠高出男作家的呢？她們的胆子又那麼小，受了一次挫折，再也不敢作第二次的嘗試了。她們真正的創作慾和天才，因此而被男作家或假的女

作家脅迫着，脅迫得使她們祇有悲觀，消極，淪亡

.....

第三呢，先生，我眞的討厭那些自命爲老作家的人們，她們偶然得着了好的際遇一下子便成名了的，自己總以爲自己是成了名的老作家，死也不肯再往上進。無論時代如何進化得快，她們祇是牢牢地守住那塊成名老作家的招牌，一步也不肯前進。甚至於動也不動了，寫也不寫了，倚老賣老的拿資格給人家看，時代跑到她的面前十萬里了，她還說她是時代的代表者。這樣，我們叫誰來負這振興婦女創作界的責任呢？靠新進者嗎？她們不但不肯與新進者以提引，維護，指導，幫助，使新進者好好地發揮她們的創作的天才。有時反要加入摧殘和脅迫的隊伍裏，對新進者加以嚴厲的指摘，漫罵。好像新進者的起來，與她的老資格有莫大的妨害一樣。把新進者的一點萌芽的火燄，一瓢冷水，潑成一鼓反抗的憤氣，再一下子，就要宣告壽終正寢了。先生，這是多麼傷心的事情啊！新的作者



懷着天才的實在不在少數呢！有的遭了她們的摧殘；有的胆子太小，不敢寫；有的沒有人提引，不聲不響的埋沒了；有的沒有良好的指導者，走上了封建的，退化的路途；有的受了另外的打擊，消沉了；有的……

好了，越說越多了，讓我再說回來吧。

婦女創作界已經萎靡到這個樣子了，我們應當怎樣的辦呢？先生，你問我怎樣辦？下面便是我的辦法：

健全作者的本身，或者是振興婦女創作的主要任務吧。我以為婦女們應當肯定的認為自己是一個人，同男子一樣的是一個人，不要把數千年來我們不如男子的非人的傳統觀念，存在我們自己的腦子裏，總以為自己不如男子。先生，祇要有了這樣的念頭，便一切都完了；一切都沒有談論的餘地了！我們應當從各方面來證實自己是同男子一個樣有力量的人，男子所能作的自己一定也能作，而且更要決心的作得比男子還強，不存毫末依

靠男子的心理，祇有這樣才有辦法，才有轉機！我們有了自信不弱於男子的心理，但我們又不可因自信心過強而忘記了，削弱了自身的健全和教育。我們既不盲目，又不摹仿的來努力用心於創作，多參考國內外的有益於創作的書報。把作者的本身，鍛鍊得十分健全，從摹仿，抄襲，依附，偷借的陷阱裏伸出頭來，樹立婦女創作的中心旗幟，以挽救這一萎靡，墮落，以至於死亡的危險。

先生，我們祇要鍛鍊了健全了自身，去從事創作，很細心，很胆大的向前衝去，我相信沒有不成功的。不經過許多的波折，不會寫出好的作品來。下面的十項，也許是我健全自身的芻議。我覺得：

- 一，寫時要胆大，心細。
- 二，自信心不可無，也不可過於強。
- 三，要有愈挫愈奮的精神。失敗了再來。
- 四，有了必寫，越寫的次數多越好。
- 五，沒有，或一時寫不出時，不強寫，不硬寫。

六，多寫實在的事實，抽象的，空泛的，不合情理的少寫，不要寫。

七，不偷襲，不要依靠人家或教師來刪改。

八，多注意社會進化的事件，從各方面去採取創作的材料。不要寫落後了的意思，也不必超過時代，頂好是作一個時代燦爛的明燈。

九，不要摹仿老作家的作品，自己創作新的。

（如詞句，結構，佈局，體裁，取材，……等）

十，多參考國內外的創作，或文藝雜誌書報，

（不懂外國文字的，可以找些好的譯述的東西看看。）

先生，我想我們健全了自身以後，更不要因為沒有男子的擁護，而消殺了自己的創作的熱情。要從那男子創作，假女作家的重重脅迫與包圍之下衝了出來，一洗依附，偷借，抄襲的恥辱。在這一衝出威脅的爭鬥裏，我們必須要有再接再厲的精神。

第一次失敗了，更振作精神來作第二次的爭鬥，以至三次，四次……一直到衝出了脅迫的範圍為止。

再者呢，我覺得那些老作家，應當很誠懇的勸他們一下，因為時代並不會像他們所想像的一樣，永遠同萬里長城似的停住在那兒不會前進。我承認她們有了創作的經驗，或者還有天才。這經驗和天才是不容易得到的。不必以為有了成名作家的招牌，就自暴自棄起來，任時代如何的奔馳，自己却不肯努力跟上，以致把原有的天才和經驗，都變成了廢物或是舊貨攤上的古董，這是十分的可惜的。同時，更希望她們對於新進者與以提攜，就算是新進者中有些天才高出了她們老作家的，提引起來，也並不見得會埋沒了，恥辱了她們老作家，或者還是她們的榮幸吧！先生，你以為呢？

好了，亂七八糟的寫了這麼一大篇，豈不把先生的頭都要看昏了嗎？不過，先生，當我接到你的快信時，看完後，似乎滿肚皮都是氣憤，現在寫了這許

多，心中也像舒暢了一點似的。先生，不會怪我吧  
你的眼睛。

這兒的湖風真好，我希望先生早一點到我這  
兒來，千萬不要使我望穿了眼睛呀！

再會吧！先生。

咏蘭

八，三，鳳凰湖畔。

此  
页  
空  
白

# 別 緒

湯 詠 蘭

三

—

我最親愛的哥哥：

別後的光陰，是何等的愁鬱而悠長啊！

你離開我，已經整整地三天了，這三天的日子，是怎樣的難於排遣喲！親愛的哥哥，人生爲什麼有這許多的煩惱和波折呢？啊啊，空幻的人生喲！不可憑依的夢境。

這兒已經三更天氣了，哥哥，你怕莫已經入了甜蜜的夢境吧。我偷偷地燃着一枝小燭，在搖搖欲

滅的燭光之下，一個女役歇宿的斗室中，翻讀我哥哥留給我的一封信。我的身心是怎樣的難過呀！

我爲什麼那樣的不懂道理呢，明知道我哥哥要等我來作數千里遠行的離別，我偏偏要挨着在家裏不來，害得我哥哥等得那樣的苦，我還有什麼道理呢？真是一個不懂世故的淘氣的孩子呀！哥哥，教訓我吧，恕我恕我吧！

這愁鬱的三天，我那有情緒上課呢？我的心，我的無主的心，已經隨着哥哥到海外去飄零去了，無論什麼時候，她都不會離開我的哥哥，一個爲着生活而奔走天涯的流浪者。

哥哥，你現在還在漢口吧？或者，已經上了東下的輪船吧？總之，你是離開我了，一天一天地會得遠起來，明天，後天……或者還不止這千里的路程呢。

啊！我又回想到三天前，我送你上火車的時候：

那是何等的悲慘和惆悵呀！當我緊緊地靠着



我哥哥的胸前，我的身體的全部已經揉到了哥哥的懷抱中，週身的血液，是那樣緊張地澎湃而沸騰着！兩個人撐着一把傘，在大雨滂沱中蠕動。我，你，都默默無言地任這雨點洒得我們渾身透溼，兩顆心兒，祇管跳躍，一會兒各自暗暗地拿手帕兒拭淚。哥哥，你爲什麼那個時候一句話都不說呢？我真的懊悔喲！懊悔我爲什麼也是那麼的默默無言。

後來上車了，你僅說到一句：

——妹妹，車來了，我要上去了。

啊！我親愛的哥哥，那時候我的心中是怎樣的疼痛呀！我隨你擠到車上，看看那三等車裏的客人，像堆貨物一樣地橫橫直直地陳列着，連站的位置都沒有。我有心叫你到二等車裏去，但我怎麼好開口呢？這是你的金錢的力量宰制着你呀！窮苦的中學生時代的妹妹，那裏有力量來幫助我的哥哥呢？好吧，無補於哥哥的空頭建議，讓我忍心地向悲哀底大海中擲去吧！哥哥，我的心是那樣的，那

樣地疼痛呀！

汽笛把我驅逐下車來，要不是爲了哥哥的前途，我定把火車上的汽笛打破！

你緊緊地握着我的手，眼淚同瀑雨般的洒在我的面前。剎那間緊張得使我不能說出一句別後珍重的話來：

——常常寫信我吧，哥？

——寫的，蘭！

別了，車身在顫動着，三等車窗上網了一層鐵絲的網，你不能伸出頭來，半邊面孔凝着淚眼的望着我揮手。我牢牢地看着車，走了，走了，我追上去，但，我追不上無情底車子。

遠了，漸漸地，漸漸地小了，不見了，我便失掉了知覺！

我不了解，明明的知道離別是煩惱的根源，人生爲什麼要離別！？

如雨的淚點，把我的眼睛矇閉着，心中淒楚，頭部陣陣昏眩。眼前的世界，好像是沉入了黑暗底

恐怖底大海。

哥哥，我就是那麼的回到孀娘的家中，整整的哭了一天，昨天才到學校裏來呢。

——噤………………

街上的更鑼敲到四下了。哥哥，室內的剝聲雷動，同學們都在作可愛的夢呢！

明天的功課又特別的多，哥哥，你不是再三的囑咐我不要耽誤了功課嗎？我爲了要遵哥哥的囑咐，把一些說不完的話，仍舊吞進肚子裏去。

哥哥，前途珍重呀！

你的蘭妹

四，一四，晨三時。

## 二

摯愛的摯愛的哥哥：

收到漢口從哥哥手中發出來的玉函，如同獲得了異樣的珍寶。

哥哥動身的第三天的夜晚，我躲在女役室裏

給我哥哥寫的那封信，該不會失掉吧。是由上海法大馬路交通大旅社轉交的。我是特別的特別的耽心啊！

哥哥，據你的來信說，你是十三日動身東下的，今天約莫已經到達了繁華的海上吧。我終日地爲我的哥哥祈禱，祈禱你前途的安康，你應當好好地，好好地珍重呀！

我正慮着三等車裏的客人太多，體弱的哥哥受不起那樣的擁擠的勞頓；怎麼你的來信中說，車到岳州，客人就少了一半呢，你該不是怕我耽心而故意哄騙我的吧！總之，我是那麼的爲我的哥哥祈禱，假如是真的呢。

你爲什麼又是那樣的反而耽心我呢？我真懊悔不該來和哥哥送行的，無故的又要增加我哥哥那許多的煩惱，這都是我的不好，請你，請你重重地處罰我吧。哥哥，你千萬不要爲我而操過度的心思，你應當多多地用心於你自己的前途呀！

別後的我，一切都浸溶在無主的狀態中，靈魂

像失掉了它的主宰，常常呆頭呆腦的不知道如何的才好。全盤的物事，都不能使我心愉。有時，我會無緣無故的流起淚來，我總是偷偷地跑到沒有人的地方去，抱着我哥哥的小影狂吻。或者，向你盡量的哭，一直到自己領悟了是在發癡的時候才止。我的神經是如何的繚亂啊！

學校的課，本來也不十分的多，我自己應當爲我的哥哥而努力。再過幾天，就是學期考試了，這幾天，我在特別忙碌於功課的溫習。我一想到我哥哥囑咐我用功的那些話，便什麼事都可以放心地去祇管用功，連掛念我哥哥的心事都得減少起來。但，這是偶然的呢！

你的蘭

四，十七。

三

我相信哥哥的信已經投郵了，可是我還沒有接着。我的心旌是如何的搖蕩啊！

今天就起始考試，上午考試的我都能滿意，下午是照常授課的。以後，或者不致有不滿意的考試吧。

沒有哥哥在我的身邊，一切都像沒有把握，我祇想哥哥永遠不要離開我。這，或者是過於發癡了的想頭；然而，這的確是事實呢。我每次都會是這樣的發癡的想。

哥哥，你怕莫已經入了甜蜜的睡鄉吧，不應當擾亂你的清夢呀！

請了，我的親愛的親愛的哥哥！

你心愛的蘭

四月二十日晚。

#### 四

令人懷想的哥哥：

捧讀哥哥的長長的，長長的一封信，真的使我陶醉在哥哥的恩語之中。哥哥，在這封信中，我看到了你的全盤的心事，一點兒也沒有顧及到自己

的前途，而專心的在留戀着我。這是顯而易見的事實。四日間你竟寫下九封信來。雖然是在船上寫的，然而你不應該是那樣的朝夕的思念着我，而致荒蕪了自己應作的事情。這，使我太耽心了呀！

我想，這一定是我的不是，我根本不應該使哥哥那樣的受着我的迷戀，今後，我一定要改變過來，但，哥哥，我每次寫信，都不知不覺地寫下一些混賬的話來，逗引得哥哥來耽心我，那都是我的不受指揮的心呢！每次，我的心都是作怪的。哥哥，請你把我的心兒摘去吧！祇有那樣，才能使我不逗引哥哥，才能使哥哥安心於自己的事業的進展！

學期考試還沒有完畢，想起來真是對哥哥不住，上星期考試的筆算，據先生告訴我，恐怕難得及格呢。這是多麼難為情的事啊！哥哥！恕我吧，我以後一定，一定去努力用功的呀！

我寫給你的三封信，你為什麼一封都沒有收到呢？那不是奇怪嗎？都是照哥哥的地址投交的，第二封還掛了號呢。都是由法大馬路交通大旅社

轉交的。請哥哥再去查一查吧。

我現在一切都好，請你放心！除了用心於功課之外，便是懷想哥哥的時候了。同學都是討厭的人，她們總歡喜打趣我，但，哥哥，有時候我竟會希望她們來打趣，因為是這樣的，我便好更加在她們的中間來誇耀哥哥，也許這是一種卑鄙的心理吧！

昨晚我思念母親，又思念哥哥，心中不知怎樣的，一陣陣地酸楚，使我流下一些熱淚。這次真可被她們笑話了，她們硬裁着我是想哥哥想哭了，我的口中雖然堅決的否認，心裏似乎也有些是承認的。

哥哥，你難道又要離開上海嗎？那我不贊成的呀！還是在上海的好呢。

你要我再拍一張小照給你，等一下吧，明天我就去拍。

要說的話不知道怎麼有那許多，寫來一天兩天都不能寫完，祇好勉強的停筆吧！

晚安呀！哥哥。



蘭

四月二十四日夜。

信寫完了，我還有一句話要告訴哥哥：請你下次寫信來時，信封上可以寫一個女人的名字，那是不會被檢查的。因為今天訓育主任易先生發信給我們時（學校中的來信，都要經過易先生檢查，晚上分給各人。）對我微微地笑了，也許她知道了寫信的人是你吧。

你的蘭又及

## 五

遠隔河山的哥哥喲！

望穿了眼睛的玉函，今天才由訓育處分發下來，我接着是如何的歡喜呀！

你為什麼總不聽我的勸告呢？使我的爲哥哥而焦急的心，更加得不到安放！

我請你不要離開了上海，你竟不聲不響的離開了，在這一箇月中間，我總捉摸不到你的去處，

哥哥喲！你在玩些什麼把戲呢？

你離開上海後，我沒有寫過信給你，反正寄不到你的手中，又何必要寫呢？

這樣長久的得不到哥哥的信，時間究竟不容易消磨。像最近幾天內，我的心中不知道怎樣的難過呢！天天跑到傳達室去問，是否我有信被易先生扣留了？當我得着失望的回答時，我會酸楚得流出淚來。

哥哥，我不知道怎樣的才可以吐出我心中的愁鬱？哥哥沒有信給我僅僅祇這麼短短的幾天，在我，就好像度過一年似的難過，或者還要難過些！

哥哥什麼時候才能夠回來呢？據你說要在上海找一個穩定的職業，那我也是贊成的。如果哥哥能在上海久住，下學期我也一定來上海讀書，免得多傷這許多無須於傷的心。

前天聽見五姐說：端靜病亡了！哥哥，人生是怎樣的如同不可憑依的夢境呀！哥哥在這兒時，

端靜還是好好地在診病，現在，不過是一個多月的光景吧，她便不聲不響的與世長辭了。哥哥喲！我偶然想到這些，害怕得無可制止，使我深深地覺得生存在世界上的消極和悲哀！人生有什麼意義呢！？

有時，我會想到去做尼姑，却又不肯拋棄哥哥的愛護，滑稽而矛盾的雜亂底心情，充實了我的全部，我不知道我現在是一個什麼思想的人了？一天到晚，都要作無數次的奇異底幻想！

看看離暑假期間又快了，現在差不多都要準備着試驗。一學期實在容易過去呢。哥哥，我這一學期真太沒有成績了，想起來真對不住哥哥，也對不住家庭，更對不住自己！

時候不早了，讓我用功去吧。請了呀  
我的親愛的哥哥！

妹蘭覆

五，二七。

## 六

昨天司馬里不知怎樣的失慎了，突然間火光冲天的延燒起來，一直漫延到戩子橋稻穀倉一帶，這時候，全校都鼎沸着，膽子小的，早已哭娘哭爺的大鬧起來了。大家都搶着一些重要的東西逃走。我嚇慌了。什麼東西都不拿，單拿着一柄蒲扇，在大寢室的門前旋轉。

四點鐘後，火光才熄滅。學校中雖然還慶幸着未遭焚如，而裏面的人已是逃得鴉雀無聲了。祇有頭門外的兩位年高的石獅子，在那兒流着冰冷的汗點，張開口出氣，似乎對於這次的火災，還表示一些殘餘的驚駭！

哥哥，我就是那樣慌慌張張地光拿着一柄蒲扇跑到三孀娘家中，她們也都逃到外面去了，祇剩下王媽一個人在家。又過半點鐘後，她們才回來。

今早，我再回到學校中來，哥哥的第四次來信，是我親自在易先生房中拿到的。

一驚過去，一驚又來！哥哥喲，你怎麼也知道園哥死了呢？我因此而吃了一個大驚。

我本想瞞着我的哥哥的，所以在上次的信內，我都沒有提及到園哥死了的話。我想，哥哥總不會知道吧，因為哥哥知道了一定要陷入沉痛悲苦的狀態中，或者，還會因此而傷壞哥哥的身體。我為什麼要告訴哥哥呢？我終於，終於瞞了下來。誰知道哥哥竟打聽到了呢！這並不是我的罪過呀！哥哥，恕我恕我吧。

他——園哥，是得虎烈拉症死的，據醫生的報告，是誤食了有霍亂菌的食品，不幸在四個鐘頭內就溘然長逝了！

哥哥，我老早就對你說過，人的生死，原是沒有規定的，誰也不知道誰什麼時候死！反正，一個人總是要死的，早些遲些，又有什麼關係呢！況且，園哥之死，並沒有什麼特別的慘痛！你應當保重你的身體呀！你雖然傷疼園哥，傷疼你的唯一的好友，但是，你應當想着，現在還有兩個跟着你的傷疼而

爲你傷疼的人，在這兒希望你滅除傷疼！

哥哥喲！收淚吧 天涯遊子，那堪如許傷神？！  
你應當保重你的身體呀！你應當爲你的父母·爲你的  
心愛的妹妹而保重呀。哥哥喲！依了我的請求  
吧。

我祇有這一顆心兒，讓我割下來吧！割下來獻  
給我的  
親愛的親愛的哥哥！

你心愛的蘭

六月三日晨。

## 七

令人思念的哥哥：

寫給哥哥的信剛剛發去，郵差又送進一大包  
信來，我跟着許多同學擠到訓育處去，果然又有我  
哥哥的信在那兒，我怕她們拿亂了，急忙的向易先  
生要了回來。

哥哥，你現在是怎樣的情形了呢？照你的這信

裏看來，怕莫已更加痛苦些了吧。你不應該是那樣的作殘自己呀！我在今早的那封信裏已經說過了，想必哥哥定會看到吧。你應當好生地好生地珍重呀！

我旁的事都可以放心，祇怕哥哥的神經過於刺激了，將來要弄出一些急人的病症來。那時候誰來替你看護呢？我祇有這點耽心！如果哥哥的身體好的話，我也可讓哥哥多傷痛一下，使你把你心中的愁鬱通通噴發出來，或者還可以自己領悟到一些安慰呢。祇有自己領悟的安慰才靠得住呀！別人的不關痛癢的勸解，反而是增加痛苦的。

我祇有這些話告訴哥哥，請哥哥接受吧！

十天之後，我們大約會開始試驗，日子過得太快，容易使我忘記是什麼時候了。猛醒過來，才知道自己荒蕪一些應作的事情。

試驗以後，我一直回家去，決不在這兒逗留片刻，不像寒假裏有我哥哥的陪伴。以後，哥哥的信直寄到我的家中去也好。不過，你的信要寫得莊嚴

些，不要像現在寫的一樣，恐怕落到了人家的手中笑話。哥哥，你不要性急並不是要你永遠莊嚴，祇要你莊嚴一兩次不可以嗎？等我回到了家中就沒有事了，因為我在家中，誰也不敢私拆我的信件呢！

蘭妹再上

六月三日晚。

## 八

我最愛的哥哥：

正式要準備試驗了，以後寫信給哥哥的機會一定要漸漸地少起來。所以想趁着這幾天的空閒，儘量的多說一些。前天一連寄了兩封信給哥哥，今天又寫了這一封，一共是三封，請你一一的查收吧。

我常常想對哥哥說一些使哥哥樂意的話，但，都不成功，不是十分悲哀，便是八分短氣。我恨我的心兒太笨，想不出一句樂意的話來。加以筆鋒又不得勁，有時候偶然的想出了一句話來，都給筆



兒形容壞了，連哥哥一點小小的煩悶都解除不了，還有什麼好誇耀的呢？

哥哥，你暑期內是不是也回來一趟呢？我是一定要回去的。如果哥哥回來的話，我也可以不回去，不過，你一定回來，不要害得我在這兒瞎等。哥哥，回來吧！回來仍舊和你的妹妹過着寒假時一般的生活吧！

天氣是更熱了，哥哥，你應當小心些呀！

人家都在高聲朗讀了，我還在這兒給哥哥寫信，哥哥，讓我也去用功吧！  
請了呀！哥哥！

你心愛的咏蘭

六月五日。

此  
页  
空  
白

# 懺悔與逃亡

羅 琇 芬

—

母親啊：

今天，我完全懺悔了。我知道了，世界上能夠真正愛我的，祇有我的慈愛的母親。

我拖着遍體創痕的身軀，從殘酷獸類的齧噬之下，逃了出來；心兒已被踏成了碎粉，我沿途大聲地呼喊著：

“母親，救我呀！母親，救我！”

母親，我悔不聽你老人家的忠告；自甘的向獸

類去追求。寧肯擺脫母親慈愛底懷抱，任獸類爪噬出這許多永遠不可醫治的創痕，我還有什麼面目來見我的慈愛的母親呢？啊！這是怎樣的不可追悔的錯誤喲！幻成了我終天的幽恨。母親，死了吧！就是這樣的死了吧！讓這些罪惡隨我的身軀消滅吧！我有什麼不可以死呢？一切我都可以拋開，我祇是。祇是捨不得我的慈愛的母親！捨不得爲我而犧牲了一生幸福的母親。我怎能對得住我的母親呢？十餘年用盡心血的教養，天地無遮的偉大的愛護；而所獲得於我的，反是這樣的教你傷心的慘劇。母親，我還有什麼心肝呢？

母親呀，你接到這封信時，不知道要如何的傷痛呢！我本當不告訴母親的；但是，我不能制止我自己的惶恐，更不能使母親日夜爲我懸掛着的心，永遠地得不到安放。我祇能誠懇地跪在母親的面前懺悔，懺悔……

一切都應了，而且超過了母親的預言。他——狠心的獸類，不但隱瞞着還另有其他的女人，而且

還暴露了他的猙獰底面目，進一步的蹂躪了我的身軀。母親啊，我那裏會了解世界上的人心，竟有這樣的危險？現在……母親呀！我怎樣的說出口呢？我拋棄慈祥的母愛，拋棄了家庭，拋棄了一切社會的物議，來追求他，來追求這禽獸。那時候，母親所對我說的，何嘗有一句聽到了我的耳鼓中啊？儘管母親對我警告，對我恐嚇，對我勸阻，甚至於對我流着淚的哀求……母親呀！我怎能回憶呢？讓我，讓我立刻的死了吧。死了一切都乾淨了，但是，母親呀！你要替我，你要替你的女兒復仇呀！

母親，學校中還沒有一個人知道呢，自我犯罪起，一直到今天止。現在說不定在一兩天內會傳遍到全市呀。狼心的獸類，將要更進一步的來危害我了。母親呀，救救我吧！救救你的女兒吧！雖然，女兒違背了你的教言，自己種下來這許多罪孽；但是，母親，你是我的生命的保護者，你是我的母親呀！你不救我，又有誰來救我呢？

明天，如果學校裏有人知道了，我又怎麼辦

呢？我將到何處去洗滌我的罪孽的污點呢？同學，先生，這許多愛護我的朋友，我拿什麼面目來對付她們呀！咏蘭姐姐她也還不知道呢。

母親 現在我如同一個待決的囚犯，靜候着時日的裁判呀。懺悔，恐怕也遲了吧！

父親，他該不會知道吧，然而，這終究是瞞不了的。我雖然是那樣的懼怕他知道，我却沒有法子制止獸類們不告訴他。他總是我的父親，他如果知道我這樣可憐，或者也不忍再加責罰吧？

母親，我現在已經走到生死懸殊的線上了，你能忍心地不救我嗎？女兒是這樣的哀求着。

啊！險惡的社會喲！殘酷的人心。母親！我現在才知道呀，人世上永遠不會變更的，祇有慈祥的母愛。然而，遲了吧？

救我呀！母親。

你的懺悔了的琇兒

三月二十九日。

## 二

母親：

在嚴厲的恐怖中度過今天，現在已是夜晚了。窗外點滴的雨聲，好像落在我的心上，使我增加無限的淒楚！

創痕流露在外表上，引起了少數同學們的懷疑，尤其是親熱底詠蘭姐姐。她好像知道我了，常常指着我的這兒那兒，一一地慰問。母親，我怎能告訴她呢？我的心中是如何的空虛而惶恐啊！

日中不能吃飯，夜晚不能安眠，四方八面都使我耽心着。母親 昨天的信，該不會落到別人的手中吧？我怎能不擔心事呀，那是我的命運的裁判！

人家都睡得同死人一樣，我一些也沒有睡意，坐着等待着母親救援。過分的恐怖，使我沒有法子消弭。我便把母親往日的慈愛，一齊回憶在腦筋中旋轉。

在這樣春雨淒其的夜晚，如果有我的慈祥的

母親，來安慰我的不穩定的心靈，我還怕誰呢？我如果早聽了母親的勸阻，今年不來省讀書，和這禽獸斷絕了關係，現在，我不仍舊陶醉在慈祥母愛的懷抱中嗎？我爲什麼要來呢？一時的昏憤，便失落在無邊的恨海裏。母親呀！過去的一意孤行，換來的是今朝的懺悔，這懺悔又有什麼用處呢？心兒已經碎得不能醫治了。況且，還要時時恐怖着禽獸在各方面預伏着的暗矢。父親，學校，社會，誰能容我這樣的叛逆的女性呢？我的心靈，那有一刻兒的安定啊！我伸着手，在這兒等待着母親的援救呢。

雨兒越下越大了，四圍寂靜得十分可怕，我想着母親，想着明天，想着自己未來的命運，眼淚如同窗外的雨點落下，幾回都想放聲大哭起來。然而，我怎敢哭出聲來呢？在這沉靜的夜晚，同學們的睡夢酣甜中。我祇好暗暗地落着淚，把悲憤吞嚥到內心中去燃燒！

詠蘭姐姐醒來了一次，她發現我不在牀上，到處找尋我，她找到我在這半明不滅的燈光之下飲



泣，很驚疑地強拉着我去安睡了。並且，再三的慰問我。母親呀，我怎能告訴她呢？

一會兒她又睡了，我再悄悄地爬起來。衣上溼透了一塊一塊的淚痕，我在雨聲和鼾睡聲中，隱隱地聽到街上打四更，打五更……

母親呀！早早地給我一封回信吧。

傷透了心的琇兒

三月三十日夜至四月一日晨。

### 三

母親：

今天我還沒有見你的回信來，莫非我的信你沒有收到嗎？我實在惶恐呀，假如落到了別人手中。

校中的空氣很和暖，我的隱情大約還沒有人知道吧。我仍舊在鎮靜的上課，和她們一道兒生活着。如果他——那狠心的獸類，不再來危害我，我便可以這樣安心的過下去。你老人家也千萬不要

給父親知道了，讓這事情慢慢地彌縫了吧。讓我慢慢地來醫治我自己的創痕吧。把這條條的創痕，都拿來當做寶貴的教訓。但是，母親呀，我的心有什麼人能醫治得好呢！？

詠蘭姐姐總是懷疑我的，她不敢放肆的問我，祇是用些旁的漠不相關的話來安慰我，這些不關疼癢的安慰，有什麼用處呢？然而詠蘭姐姐的友情，是值得我的銘感的。她對我始終都是愛護着，幫助着，安慰着。要是沒有她時，我恐怕還要痛苦呢！但我的事是不能告訴她的呀。

母親，我祇要等到了你的回信，事情能夠這樣的安靜下去，我便可以放心了。母親呀！我爲什麼這樣的惶恐呢？

明天，母親的回信應該到了吧。

安呀！母親

女兒琇芬

四。二。晚。

## 四

母親：

等了又等的回信，由女役送到我的手中，我是何等的驚喜呀！

我戰慄地把信拆開，幾乎一個字都不認得；滿信紙上，都是大小轉動的黑圈，一個一個地在我的眼睛中幻變。我再把眼睛用力地張開來，把心兒用力地鎮靜着：我漸漸地看見了，看見了兩個偉大的字兒，是紅的，熱烈的，至尊無上的‘母愛’。我的心中立時充實起來，我慶幸着這世界還有母親愛我。

母親呀！你說你張開了你的懷抱，等待着你的受了重創的愛兒回來；你替我復仇，你替我醫治。啊，我怎麼不回來呢？我立刻就回到母親慈愛的懷抱中來。母親喲，等着等着吧。

今後，我一定聽信你老人家的話了，決不再傷心了，好好地讀完這學期回來，回到母親的膝前來，讓造物主去制裁這禽獸吧。讓他，讓他自己去

死亡吧！但是，母親呀！我的心兒怎能平穩喲！我向誰去發洩我的隱恨呢？無辜地被他蹂躪，我的遍體的創痕……

母親，你不要憂心這兒吧；我想，學校中是不會知道的，這三四天都非常恬靜。我祇要有母親愛護我，我還怕誰呢？學校中知道了有什麼關係呢？我並沒有犯罪，她們也並不是審訊罪犯的法官，我爲什麼要怕她們呢？

母親呀，可怕的還是父親哩！他那副嚴酷面孔，震怒時令人胆破的聲音。如果他知道了，我怎麼敢回來呀？你說他決不會知道的，這未免太沒有把握了吧，誰能担保沒有人告訴他呢？

母親呀！我雖然得到了你的回信，却仍舊不能抑止我的惶恐。我不知我的命運要如何的擺佈我呢！？

再會，母親。

琇兒

四，四。

## 五

母親：

午飯後，學校裏的空氣，突然緊張了，詠蘭姐姐把我拉到僻靜的地方告訴我。她說：校長今天聽見了不名譽的謠傳，但，還沒有表示。

她說：這是一件極不名譽的事情，她打聽了是和我有關係的。她替我耽心，她叫我好好地告訴她，看能不能替我設個辦法？母親呀！我怎麼能告訴她呢？

晚上，事情更糟了，幾乎轟動了全校，我嚇得不敢出寢室門，詠蘭姐姐跑來安慰我，她要我馬上離學校。她說：這件事情外面說的太不成話了，我如果不走，一定要受到許多的侮辱。不過，還有一部分教員先生是替我不平的。說我的年紀太輕，應當查明真相之後才處理，不應完全聽信外面的謠傳。也有人主張安慰我監視我的。怕我嚇跑了，家中向她們要人。同學們都在三三五五的議論着。

母親呀，我怎麼辦呢？我準備即刻回來，回到母親的懷抱中來，躲避這無上的侮辱。但，我怕。我怕父親，我怕人們的物議……

我想跑，跑到什麼地方去躲避。我要復仇，這些人都是我的仇敵，她們都是禽獸一夥兒。她們不審查誰是犯罪者，她們祇會欺凌弱者，欺凌沒有抵抗的人。她們都是我的仇敵！現在世界上找不出同情我的人來，除了我慈愛的母親，和親熱的詠蘭姐姐。

我並不怕她們，隨她們如何處置我吧。我怕什麼呢？祇要母親愛我，父親不再加責罰，我便回來。

母親，明天說不定我要離開這兒了，不管她們如何的處置我，我不能再在這兒忍受她們的無理的羞辱。

後天，再後天，或許你老人家的懷中，會有你的愛兒偎倚吧？

母親呀！你看：那被天狗吞噬過的月兒，到處

都有慈雲的維護。我呢？……除了母親！

芬兒於驚濤駭浪中。

四月六日晚。

## 六

母親呀！

這或許是我最後的一聲呼喊吧。誰說得出我這時候的傷痛喲！我好像一隻受了重創的小鳥，剛想飛到自己的窠巢中去，修復它的那些隱痛的創痕，突然地又被一枝利箭射倒了，遠遠地望着自己的窠巢哀叫！

醞釀着的火山，昨天還沒有暴發，我不知道她們要用什麼罪名來裁制我。今早，訓育主任先生，派了一位女役來寢室裏叫我；我的心中懷着絕大的恐怖，破碎了的心兒，一片一片地在內心中亂撞，好像是預示着剎那間命運的兇兆。母親呀！人類爲什麼這樣的殘忍呢？

訓育主任的怕人的面孔，白得同死人一樣；沒

有犯罪的人見了，都要嚇得不敢作聲，何況心虛駭急的我呢？

母親呀，我是多麼的可憐喲！跟着女役走到訓育處去，無異罪犯的綁上刑場。母親，假如在平常，我又有什麼恐懼的必要呢？

母親，我的命運在這個時候，就被判決不可宥恕的死刑喲！

訓育處的一羣目光，都注射在我的身上，我在這奇異的殘忍的目光之下，恨不得立刻地化爲灰塵，或是一縷輕烟，從窗孔中飛出去，以避免這痛心的羞辱。她們都完全知道了我的隱情，我怎麼不惶悚呢？

在這個時候，訓育主任的冷酷聲中，突然有一件東西向我一擲：

“拿去吧，你的家信！”

我如同舊時的囚徒，得到了皇家的赦旨，接着信飛跑出來，躺到床上來拆看。平常，我的信是不會檢查的；這一次，也許是隱情暴露了對我所下的



戒嚴令吧！

母親，這信是誰寫來的呢？你知道嗎？讓我來告訴你一段吧：

“……家門不幸，才出你這種不肖的賤人！

……我爲你毀滅了唐家的婚約，我爲你拿出很多學費來送你讀書，祇希望你能自愛！  
……

現在，羅家的門風！……唐家的冷笑！……  
……我的面子！……哼！

這都是你母親溺愛的結果……

我不責罰你，我也不能要你做我的女兒，今後，你走你的陽關路，我過我的獨木橋，你永遠不要回來賣我的臉！……

你如果一定要跑回來。那也就不能怪我太毒辣了……”

母親呀！我不料，我不料我的父親竟有這樣的忍心了：他總是我的父親，世界上沒有吃兒肉的猛

虎。我的過份的希求，以爲有了母親的斡旋，或者不致這樣殘忍的處置。誰知道我的希望的反響，倒引出一枝更加尖銳的毒箭來加攢在我的碎片的心上。啊！我還有什麼希望呢？我還敢希望什麼呢？

斷絕了父女關係，這算不了一回什麼事情。世界上多少沒有父母的人，都不是好好地生存着嗎？不過，母親，我不料父親竟有這樣的殘忍，對自己親生的女兒！爲了他的面子，爲了他的金錢，爲了人家的冷笑……

啊！我深深地悔恨我不該在這兒停留的。因爲我早就知道了，這都是禽獸在各方面預伏着的暗矢！早走了，決不致遭到那許多痛心的侮辱，和這一額外的毒弩。反正，我的命運是決定了我往這條路上走的，我爲什麼要等在這兒呢？我深深地悔恨喲！

去

我一定要復仇。有一天，總會有這樣的一天吧！我要把這禽獸捉來寸碎的剝殺。

現在全校還是在鼎沸着，議論着如何的處置

我，母親，這也許是中國人的天性吧！對於沒有抵抗力的可憐的弱者，個個都大張旗鼓，耀武揚威的賊打，我不知道這些人是什麼樣的心肝！詠蘭姐姐雖然在在地安慰我，這有什麼用處呢？

母親，命運注定了的，（我祇好是這樣的自解吧！）又有什麼辦法呢？我現在已經透澈了人生的意義，也不過是這樣的一回事情！今晚，或許就是我另一命運的開始了。我不願再在虛偽底社會裏勾留，更不願在一切罪惡的淵藪中久住。我情願把我的身軀焚化成一縷輕烟，飛向太空中去任它幻滅。情願把我的身軀消毀於山澗之中，去飽虎狼的腸腹。我情願沉沒到海底裏去餵魚蝦。我不願再在這險惡的社會中逗留片刻了。

四面都是楚歌。家庭，學校，整個的社會，都不容許我存身，都要把我置諸死地。使我不得不逃亡。母親，你也不用傷心吧！不'的愛兒，就是這樣的逃亡了，自然要使年高的母親心痛。但是請你不要把事情太'真了呀！請你把這十七年的過程，當

做一場驚心的噩夢！把她當做一隻無恩無義的燕子，或是一片海上的蜃樓！讓她自己去飄零，讓她自己去把持自己的命運吧！我不相信天地之闕，到處都不容許一個弱女子存身。世界多少亡命之徒，還不是好好地生存着嗎？

母親，放心吧，與其把我終身葬送在悲哀的深谷之中，不如讓我去翱翔天外！而且，你祇管放心，女兒還是會生存在世界上的，決不會瘋狂地自殺，也許還有准許我生存的世界吧。

我無論飄流到什麼地方，我的心中，永遠不會忘記我的慈愛的母親，我將朝夕地呼喊着我的慈母！

母親，可憐我今朝才知道，在現代社會中。女子犯了錯誤（？），是不容許有懺悔的喲！

別了，我的母親！今後，我永遠地沒有享慈祥的母愛底權利了。一切，都讓我從夢中去領略吧。

母親，再會呀！在天國？也許在人間？

被遺棄了的琇兒

四月八日絕筆

# 懷 琇 芬

湯·詠 蘭

親愛的哥哥：

現在又是落花滿地，春雨連綿的時候了。好友琇芬，逃亡將近一載，至今音信全無，回想起來，神思俱爲悵惘！

哥哥，琇芬的爲人，你約莫也知道一些大概吧。她那樣聰明活潑的孩子，誰不說她可愛呢？她的言語，她的文字，她的各種的表情，在在都是天真的流露！不幸的她，既受到周介雲那東西的欺凌，

復遭家庭的遺棄，學校，社會，都不諒解於她，反而進一步的攻擊她，侮辱她，使她感到無處存身，不得已而逃亡天外。哥哥，這是多麼痛心的一回事啊！那時候誰同情過她？誰安慰過她？她不逃亡又有什麼出路呢？後來她母親把她的遺書發表在民國日報上的時候，才轉變一時的輿論，引起一些無補於事的同情。然而，可愛的琇芬，終究是逃亡了，逃亡到那允許她生存的世界去了。儘管是登報招尋，到處貼着尋人的廣告，而可愛的琇芬，終究找不回來。哥哥喲，我祇有無涯的悵惘！

去年夏天，我曾在中山日報上做過打聽琇芬消息的文章，秋天，冬天，我無時無刻不在記念我的好友；眼巴巴地望過了殘年，又有新春時候。現在春色已深，花也瘦了，而可愛的琇芬終究不見回來。哥哥喲，我祇有無涯的悵惘！

可憐她走的時候，僅僅一衣着體的衣裳，和二十四塊洋鈔，在春雨淒淒的一個夜晚，寂然無聲的走了。次日清晨，我追到北站的時候，打聽到有人

說她是乘夜快車走的，我請假追到漢口，仍舊如大海撈針，祇得垂頭喪氣地跑回來。現在事情已過了一年，她那二十四塊洋錢，如何能維持這許久的生活呢？有些人說：她是年輕貌美的女子，還怕沒有飯吃嗎？這一說我是完全反對的，我認爲這是極端的侮辱琇芬的說法，因爲我深深地知道，琇芬的人格，決不是以年輕貌美來求生存的。她雖然浪漫，然而決不是毫無人格的女人，她之所以受周介雲的欺騙，也並不是一個毫無人格的人底舉動呀。祇可惜太沒有閱歷，才遇到那種的壞東西。

哥哥喲！琇芬到底到那裏去了呢？我的心隱藏着這個不可解決的疑問。有人推測她自殺了，也有人推測她找到了如意的郎君，過着安樂的生活去了。前者我是完全反對的，因爲琇芬的意志很堅定，也很極端，決不會瘋狂的，消極的自殺。而且，在她自己的遺書內也申明過了。後者我也有些懷疑，如果琇芬是找到了如意的郎君，一定會要給我一封信，告訴我她的去處吧。因爲我對她並無惡

感，而且我又早她認爲最知己的一個。我爲她傷了一年的心，她難道能那樣忍心地不給我知道嗎？

現在，又臨到了這陰雨連綿的暮春時候，睹景傷情，無時無刻不令我想起一年來無蹤無跡的琇芬，哥哥嗚呼！我怎麼不傷神呢？

我祇能在好的一方面去想像琇芬的去處，希望她自己找到了一個如意的郎君，將來總會有見面的一天。幾天前，又有人說，在上海曾見到一個很像琇芬的女子坐在車子裏飛跑的過去了，他沒有看得清。我的過敏的神經，又起了不可抑止的澎湃，我想，或許真的是琇芬吧！所以急急地寫了這封信來，請哥哥替我打聽一下，或登一個大大的廣告招尋。也許琇芬看見我想的可憐，而會允許我知道吧？

假如你找到了她的時候，請你告訴她：她的母親爲她哭瞎了一雙眼睛；她的父親，悔恨得把一大把鬚鬚都剃光了！全家都希望她回來，都準備着向她懺悔！她祇管回來吧，她如果不相信，請你叫



她翻閱去年四月間的民國日報，以作證明。我們都準備着歡迎她呢。

她的一些小詩，我也準備替她集合起來出版了。至於周介雲那東西，已經受到了相當的所謂報應(?)而死亡了!這你也可以告慰於她的，她還有什麼不可以回來呢?

秀芬呀!回來吧，你的好友在這兒爲你流淚的哀求!

哥哥喲!我想起秀芬來，祇有無涯的悵惘!請你，請你替我打聽明白吧。我在這兒期待着你的回信呢!敬祝我哥哥的健康!

妹詠蘭

四月六日。

此  
页  
空  
白

## 中等學校女學生生活的檢討

湯 詠 蘭

漢川先生：

接讀來信，知道先生非常熱心婦女教育，到處徵求改進婦女教育的意見，連我這樣一個毫無學識的人也問到了。除了佩服先生的熱誠之外，使我覺得萬分的慚愧。

我雖然是一個女子，可是對於婦女教育的缺點，却一點也不明白。因為自己剛才從學生生活走到教員生活中來，為時不過三四個月，那裏談得

上經驗呢？意見，那更是一點也沒有。不過，我不能辜負先生的熱誠，好在在學生生活中所感到的一些，腦筋中還有很深刻的印象。我想把這些印象總集起來，編成一個中等學校女學生生活的檢討，寫下來寄給先生。雖然所答非所問，然而總比不答要好些；至少，先生可在這個檢討中，知道一些現在的女學生的生活情形，以及她們的心理和需要。於改進婦女教育的前途，多少總有點裨益吧？至於說的適當不適當，那就沒有顧及了。特在這兒先聲明一句，請先生深深地原諒吧！

下面，便是我的印象和檢討了：

中等學校大半都是雜居在都市中的，因此，學生的生活，往往會受到不良社會的影響，呈現出一些不好的傾向來。這些傾向，表面上看來，似乎沒有什麼大的妨礙；實際上過細地考察起來，將來種種病態的發生，會都是這些小的不良的傾向所種下來的根芽。

中等學校的女學生，年齡剛是由孩提時候轉

變到成年時候的期間。生活上，思想上，都會在這個時候起重大的變化，沒有良好的導師，便有走上危險的道路的前途，因此，中學生生活的重要，是值得我們特別的注意的。

在總的精神方面，大家的目的都是爲了讀書，識字，增長智識，才到校裏來的。所以大家都是天天上課，下課，休息，吃飯，一點也不會錯亂。總的精神，在生活上表現着是井井有條的一天一天過下來，誰也不能說牠有什麼不良的習慣或傾向間在裏面。可是，我們要把牠各別的一件一件的事情，從日常生活裏去分析起來，就不能不出毛病了。

先說上課吧：讀書第一要緊的是上課了。無論何人，聽得打了上課鐘以後，不到課堂裏去上課是不行的，訓育先生會親自跑到各人的自修室或寢室裏來促駕。等到大家都到齊了的時候，四十五分鐘的課，總會過去一二十分，先生張開口在講台上手舞足蹈的講述，學生便在下面開始她們的個

別動作。

拿另一本書壓在課本底下，以備不時參考的，要佔最多數。因為先生所講的一時難於了解，不得不備幾本書以解煩悶。‘飛絮’，‘落葉’，‘紀念碑’，‘情書一束’，‘紅樓夢’通通都是良好的參考。有了這些良好的參考書，便好不聲不響地用心聽講書，先生也不致於追究。她們用心到了十二分程度的時候，上課下課的鐘聲，都不能把她們從幻境裏驚醒過來，下了課許久許久，她們還在那裏用功呢！

佔有次多數的是兩個三個一伴的互相談心，這種談心的方式，與普通品茗談心的不同；祇要耳靈，談的聲細，並不須面面相對的談，祇須面部對着講台或課本，無論談多少時候，都不會被教員發現。

再次的是晚上不足的睡眠，在上課時候來填補。先生好像個個都學了催眠術，一開口催眠術便催到了她們的身上，先生講不到三五句，她們已骨軟筋酥的支持不住了，一直要等到下課鐘聲來驚

醒她們。

此外握着筆管寫情書的，畫花樣兒頑的，昂着頭望着天花板出神的……都應有盡有。真的用心看課本，用心聽先生的講述的，那要算最少數了。

爲了便於寫情書，看電影字幕，將來去上交際舞場起見，作文，唱歌，舞蹈，習字，這幾門主要的課程，誰也不肯輕易放過，每逢上這些課的時候，大家都非常的有精神。

現在再說聚餐吧：不吃飯不能生活，沒有菜不得飯下咽，這是連帶着不可以分開的問題。所以吃飯必須要有好菜。學校的伙食，大多是給廚夫包辦的，菜自然不見得十分可口，大家爲着維持生活起見，特地另闢了一條菜的來路。三角，五角，祇要交給了廚夫，馬上就可以送上菜來。每到吃飯的時候，廚房裏總是忙得不得開交：甚至晚上九十點鐘以後，還有祕密加菜躲到寢室裏來吃的。

星期六下午和星期日，在這個時候的餐堂裏，

可以說是十室九空。有的出外上館子去了，有的去親戚家中吃去了，自己家中住在附近的，那更不用說了。食堂裏八個人一桌的數量的菜，常常由一兩個人去包辦了。

第三便說到服裝問題：最奇怪的莫過於學生的服裝了。平常在校裏因為有規則的限制，祇准穿學生裝，而不能多出花樣。祇要到了星期例假，或者寒暑假期的時候，奇異裝束，時髦樣兒，通通會出現。大概可以分爲三種，一種是東方美人，林黛玉式的弱不勝衣的裝束。長長的花樣翻新的旗袍兒，一直要長得沒踝；腰部須特別的狹小，以求現出全部的曲線美來。袖口小得同雪白的手臂一樣大小，短得不到手灣。頭髮燙得灣灣地，捲捲地。脚下很時式的高跟或平跟皮鞋，走路時候的交叉腳，活活地現出了弱不勝衣的林黛玉的姿態。一種是武術家，體育家式的裝束，旗袍或裙子，長不得過膝，上身或全身都西式，用一根五色的領帶繫在胸前，頸和上胸，十二月天都露在外面。腳上終年穿



着陳嘉庚的橡皮鞋子，襪子翻下來覆在鞋子的上面，大腿小腿，一齊現出來，這便是強壯肌肉健康美的表現。

以上這兩種服裝，恰恰成了一個對立的形勢。第三種便調和在這兩種的中間，或大或小，或長或短，東洋式，西洋式，形形色色，包含着無數的花樣。至於終年穿着學生制服的人，那恐怕是絕無僅有了。

寢室是睡眠的，當然沒有什麼疑問，不過有許多時候，寢室會失掉牠的本來意義，而變成談話室、自習室、會客室。一班白天受了教員催眠術的人，相反的在晚上通通會不能睡去，於是各種各色的談話開始的時候，愛人呀！丈夫呀！美呀！醜呀！這一類的問題，要在談話會裏面，佔有極重要的位置了。試驗降臨的前幾天，寢室裏常燭影燈光的終夜不停，一變而成爲了祕密的自習室。爲了試驗的分數和報告書的體面，不得不拼着性命來用功。一枝洋燭，一包預備午夜充飢的乾糧，靠在皮箱或小櫃

子上面，便好開始用功。不過寢室的門口，須得輪流派遣巡哨員一二人，訓育先生到寢室裏來查的時候，一聲暗號，大家都好把洋燭吹黑，躲到床上去閉上眼睛，便沒有事了。訓育先生走開後，一切都照常工作着。無論如何嚴厲的禁止，寢室裏不准招待客人進去，可是，每天寢室裏都有香烟屁股，瓜子殼，花生殼之類，一堆一堆的由女役在裏面掃出來，不要說女客是非引進去談話不可。有時連男客都不經許可的引進去參觀。所以寢室除了做寢室以外，還得做祕密自習室，談話室，和會客室呢！

自習室那更不必談了，下午七時至九時的自習時間，簡直是談戀學，說笑話，鬧架，打瞌睡的時間了，這兩個鐘頭中所鬧的笑話，實在非筆楮所能形容。

除了上述的這些日常生活之外，中等學校的女學生，大都談不上什麼思想。世界大勢以及國內政治情形，簡直是黑漆一團的，一點也不會有什麼印象在她們的腦筋中。學校裏雖然定了報紙，報紙

雖然有好幾張，可是除了一張副刊供給大家搶來搶去的爭看以外，其餘的消息再也沒有人人目，星期六或星期日的日戲廣告却不可不看個明白。

紀念週的時候，由校長或黨義教師報告的幾句政治情形，祇會同浮萍般的在她們的腦筋中飄過去。一句也不懂的人都有。除此時間外，更沒有與政治消息接近的機會了。個人本身的前途，能夠有確定了的人生觀的，都是極少極少的數目。一般的目的，是以爲自己在中學畢了業以後，纔有了一個樣兒，不怕拿了這塊招牌，找不到一個如意的夫婿。就是有了目的，都是靠不住的。今天想做文學家的好，明天覺得做藝術家高尚，後天想學體育家，或者想學法律，將來找一個女宮作作……不過這是天天變更的。此外誠心在畢業後找小學教師當的和莫明其妙的混日子的也佔有不少的數目吧。

已經成年了的，腦筋裏都藏着一個配偶問題，期待着解決。在一般的心理上去推測時，可以得到下面的幾種不同的結論：

一心的跑來掛着女學生招牌，學些兒時髦，而便于將來尋找丈夫的人，要佔大多數。她們大都還沒有了解自己應如何努力的求學。她們的理想配偶，多是下面的幾種人：

(一)想嫁個做官(文武不論)的丈夫，自己祇做差奴使婢的太太的，要佔百分之六十以上。

(二)想嫁一個資本家的丈夫，能供給她們揮霍使用的，佔有百分之十五上下。

(三)想嫁文學家或藝術家的，佔有百分之十至十五。

(四)想嫁體育家的，約百分之五或六。

(五)想嫁科學家或工程師的，約百分之十上下。

除此五項佔有大多數以外，其餘沒有配偶問題的，堅決表示抱獨身主義的，以及理想其他的配偶的，佔有很少的若干數目。

不過，這是一個推測，誰也不敢是這樣的肯定。因為，如果當面問她們的理想配偶時，總是答

應說抱獨身主義的人最多。她們腦筋裏所理想的配偶，都怕公開說出來給人家笑話。

漢川先生，我不知不覺的寫下這許多了，現在就在這兒做個結束吧。

總觀以上各節，中等學校的女學生生活，確有許多須得加以糾改和訓導的，特別是在日常生活和思想上。我想，頂好請先生把這個當做參考的資料，雖然不是改進婦女教育的意見，如果把牠供獻給學校當局，多少總有些益處的吧。祇要學校當局能夠引導學生脫離這許多不良的習氣，走上一個新的進步的前途，於婦女教育改進上，確有極大的幫助呢。

臨了，祝先生  
健康

湯詠蘭

十月十七日於蒼芳校舍。

此  
页  
空  
白

# 弟弟的詩

楊 絮

弟弟：

我對於詩詞完全是一個門外漢，祇知道詩詞是好的，能夠使人家讀得心神愉快。此外再沒有一點印象了。你爲什麼偏偏要問我呢？所以就誤了好幾天沒有回你的信。

今天我不知道怎樣的忽然有了一些感覺，也許是你這幾十首詩的魔力所致吧。在這一些詩裏面，我覺得你的大部份都是過於頹廢而傷感了，情

緒消極悲觀得到沒有救藥了。那祇能算是垂死者的絕命底哀吟呢！你不應當有那樣不自振的詩呀！你看你的‘秋蟲’一首的末段，是多麼令人掃興，照你的詩中的說法，你已經快要鑽進坟墓中去了，還有什麼辦法呢？

“.....

啊！我是一個弱者，  
接近坟墓的窮人！  
因為我——  
戰不勝金錢的魔力，  
戰不勝殘酷的人心！”

你看你是不是該打手心！你竟認為你一點辦法也沒有了，除了進坟墓以外。這真什麼說法呢？簡直是放屁了！姐姐的心中，是如何的失望嘯！

你的舊詩我不能批評你，也許比新詩要好些，但也都是頹廢和傷感的成分所砌成的。我最歡喜你追憶玉佩的那幾首吊亡詩。尤以這兩首為好：

“五載糟糠暗自悲，每無人處淚沾詩；



東風苦作無情物，摧折人間連理枝！”

“幾回疑假復疑真，風雨花殘最慘神！

昨夜夢中多少恨，醒來尤喚可憐人。”

在這兩首詩裏面，確能寫出你追懷玉佩的哀感。但，你不應當久在這一類的環境中逗留，你應當創造你新的生命。把追懷玉佩的餘哀斬斷，去尋找新的樂園。弟弟呀！祇有這樣你才有辦法，才能挽回你的殒落的情緒。

你說你無論新詩舊詩，都歡喜以神韻勝。這我完全是外行。不過你不可爲了神韻而放棄一些良好的句子，和新奇的意思，或者成爲了鄙俚的歌謠。

姐姐老了（心老得利害），加以終年多病，學校中又不能一刻離身。今生已不想再有進步了。弟弟是年輕的人，前途正未可限量，千萬不要自暴自棄的頹喪起來，一切的世界都是你們的。祇要你能這樣努力，你的成功就在目前啊。弟弟呀！振作些吧。過去的讓它去死亡，未來的再加以努力。千萬不要學你的無用的姐姐呀！勉之勉之。

姐姐絮

十九年十月八日○

## 這次的事件

馬 璣

三哥,六妹:

這一响真是累你們在爲我着急,其實這並沒有什麼了不起的。不過也經過了很多的麻煩就是。

這次的事件,自然不能怪B君了,這次的事件應該歸咎到我自己,不,而是應該歸咎到我的環境。假如我暑假不到上海來,絕對不至發生這事件來的。從前,我對B君除了同情他的環境之外,我討厭他的行動,我鄙視他是個痞子,自從

我第二次來到北平，我同情他的環境依舊，討厭他的行動依舊，然而我對他的鄙視的態度 却完全變了，我不僅不覺他有一點痞氣，而且覺得他的勤勉的生活有值得佩服的價值，並且在暑假中我曾痛快淋漓的罵過他，他也未曾見氣，當我這次去北平第一次看見他時，他連喉嚨都嗚咽了。在這樣的一種形式之下，於是我忘記了他的魯莽無知。我向他表示了好感，答應了他所理想的我們的將來。但是沒有到一個星期，我仍覺得我們絕對和他合不來的。我深悔不應這樣快答應他。這是不願自己打自己的嘴巴；我不願自己說的話，自己又去收回，於是每在夜闌人靜我哭泣了，隨後我又打算着。我橫豎不和他接近，我將來不理他就是了。于是我又努力讀書，我將一切都忘記。

最後接了你們的來信，我才突然又想起了，假如這樣下去，將來豈不是誤了他嗎？於是我又哭泣，我終於向他表示了我的意見，他自然有幾分要挾我，但是我絕對的申明了，以後對於我所說的

話，我絕對不負責任。其餘他對我的什麼手段，隨他怎樣我都不怕。雖然他對我的愚忠蠢愛，也許是十分濃厚的。然而我總不能從他的一切得到半點安慰。我固然已經下過決心愛他了，然而到末了我總覺得愛他不上來——也不僅是他，還有一些比他可愛的人兒也是一樣。我真希望有一日天上會掉下一位仙子來，我便無緣無故的愛了他，否則我總是愛不上來的——他始終是個極魯莽的男人。這樣一來，他自然會很痛苦而恨我刺骨，但我那裏能顧得這麼多呢？我對他說得清清楚楚，我說：“我並不小視他，他自然也有他的長處。我自然有我的缺陷。不過我們如合在一起，恐怕終竟弄不來他聽不聽我不管。我又要努力我的學業了，你們也爲我放心罷！我自然有法去制服他的。我自然有辦法來解決我自己的事，你們爲我放心罷！其他社會的評論我一概不理。

二十年十月二十二日。

此  
页  
空  
白

# 愛 他

金 梅

璉妹：

你暑假不是堅決地說過你不愛B嗎？你近來爲什麼態度又變了呢？像B那樣卑鄙行爲的人，你去愛他，我真不贊成。你忘記了嗎？在暑假中，爲了你不肯接受他的愛，他用許多恐駭的手段來對付你。愛情是極自然的東西，絕對不能勉強做成功的，而B偏要勉強你去愛他，他簡直把愛情看做不知是什麼東西了。像這樣一個卑鄙的人，我真不願你去

愛他。你來信提出你愛他的三個條件，我現在不妨引來解釋一下。

- 1, “經過暑假中的筆戰，這次看見我時不但不恨我，並且連說話聲音都嗚咽了，像這樣忠實的愛，實所難得的。”

他先用威挾恐駭的手段，見你不屈於他，又轉過來用利誘的手段了。這樣並算不得什麼忠實，且人間之淚，根本不見得盡是忠實的。就算他是真的忠實，你對着一個魯莽蠢笨不值得愛的人，因為他對你忠實，就可決心去愛他嗎？忠實的人多着呢！你都可以去愛他嗎？

- 2, “爲了我不願意去受人的支配，像他這樣的人，我可以支配他，假如我遇着一個狡滑的人，我要去受他的支配，倒不如去愛一個我可支配他的人。”

我覺得你這一條更不對，但這也不能怪你，因爲你還純粹是一個小姑娘，接近的男朋



友十分的少，所以你不懂這些。你要曉得滑頭的人，他假如要佔有你時，他對你是絕不會生狡滑真相的。他那狡滑的手段，要到後來總會原形畢露，對待你更對待整的社會。愛情是流動的，要有許多新的刺激來維持牠。滑頭的人他是要不斷地去找機會使他自己滿足。而一個魯莽無用的人，他除了死板的忠實外，也什麼都不懂得。你說：你可支配他，不錯，他也願意受你的支配，你就畫一個圈子要他站在裏面，他也願意站在裏面，但這又有什麼意思呢？譬如走奕，和一個不是對手去走，就儘是你勝利，感得到趣味嗎？「弈逢對手」這話又怎麼講呢？

- 3 “當大家閨秀找不到時，小家碧玉未嘗不可暫代。”

我覺得這一條更比得不切當，大家閨秀和小家碧玉，實質上並沒有什麼分別，不過門閥不同而已，在現社會裏，這種封建思想早

該推翻了。讓我來替你用一個譬喻好嗎？在大都會裏原有電車汽車可通的，而你不能耐煩等待幾分鐘，即要先坐人力車走，結果人力車的速度遠比不上電車汽車，你不是誤了自己的事嗎？妹妹！你這回事就是如此這般的。不過你是當局者，我是旁觀者，觀察有清楚與不清楚之別而已。我覺得你是太缺乏經驗的人，所以對你的事參加了一點意見。希望你對此事再慎重考慮一番。並原諒我的態度。

十月二十日於南京。

# 七 夕

劉 鳳 嬌

渠哥：

天上雙星，一年一敘，回想起我和哥哥的事來，神思爲之惘然！

在這樣的佳節良宵裏，哥哥，你在做些什麼呢？啊！你是不是在“臥看牽牛織女星”呀？也許有些想念你遠隔河山的妹妹吧！

新秋涼意，處處宜人。哥哥，你自己應當好生珍重呀！

使你懷想的嬌妹

七夕于銀燭下。

# 雙生子

胡靜霞

婉如姐：

恭喜你不日欲作新娘了！漱清君忙得不可開交的在準備着接你來呢。

你知道我們襄鎮作新娘的規矩嗎？哼！現在請你向我學學吧。

你千萬別要忘記了，來時你的頭上一定要繫一根紅繩子（長髮梳盤髻頭者免繫），因為迎親的時候，新郎要帶一雙竹筷子來，親自插在你的頭

上，然後一同坐轎回來行婚禮。這就是預祝你進門來即生一對雙生子的意思！

婉姐，牢牢地記着吧，莫待臨行倉卒，忘記繫紅繩子，弄得新郎的筷子無處安插，那才笑話呢。

特此先行告知，請你重重地謝我呀！

我們在大鬧洞房的時候相見吧。

靜霞

八日午刻。

## 風 潮

胡 靜 霞

婉如姐姐：

學校裏今天大鬧風潮，原因是廚房弄的飯菜不好，屢次警告無效，不得已而大家打碗！

首先發難的是初中的一個學生，接着高中也響應了，一會兒全餐堂都是乒乒乓乓地摔碗聲，地上撒滿了殘菜湯和碎瓦片。

廚子沒有辦法，急急地去請了庶務先生來，不料庶務先生也是一樣的不受歡迎，剛進餐堂門，就

引起了大家的憤恨，齊聲地叫道：“這一是庶務揩了油，非打不可，打！打！打！”（此係現代女學生之威風也。）

庶務先生看見不是來頭，隨即逃之夭夭了。廚子急忙去哭訴於校長之前，果然校長大發雷霆，立刻要掛牌開除那個首先發難的學生，響應者通通記過。（這也自然是小題大做。）

現在風潮更加擴大了，學生會開會反對這一不正當的處罰，通知全體學生，一律罷課要求。條件是：不許處罰同學，開除揩油的庶務！

現在校長不答應，雙方均走極端。我雖然不贊成擴大風潮，但也不便反對，因為這是大家的意思呀！好吧，也落得玩幾天。

明天，我即來你學校裏看你，再會吧。

靜霞

九，--五，



## 皇后的脚

胡靜霞

婉姐：

昨天我到美專去想找杜妹妹要一張畫來，不知道爲了什麼事情，一大羣男學生跟在杜妹妹的後面冷語嘻笑的嚷着：

“呀！皇后呀！真美。”

“可憐，皇后的脚踏壞了！喂，張太監你還不去傳旨宣御醫進宮！”

“領旨！”

“哈哈！跛脚皇后。”

杜妹妹漲紅了臉，急急地引我到她的房裏去。她說：她昨天偶然在扶梯上跌了一下，脚跌痛了，走路不大方便，所以男學生們笑她。

“那麼，他們爲什麼都稱你做皇后呢？”她被我這一問真急了：

“討厭的靜，那我怎麼知道呢！”

婉姐，我到底不歡喜男女同學，因爲男學生總是討厭的。

早安呀，婉姐！

靜妹

星期一晨。

# 若遜兒之死

蔣琴心

親愛的弟弟：

你所記念的若兒，於昨晨七時與世長辭了。弟弟啊！這不啻摘下了我的一葉心肝！

你的姐夫爲他哭了一通晚，今早還跑到那小坟上去哀號了一次。弟弟呀！天地爲什麼這樣的可惡呢？單單地把我的心肝摘去！

明天你不要來這兒了吧！因爲你來時已見不到你心愛的若遜了！弟弟呀，你也許會要痛心的號

哭吧！你姐夫要我寫信叫你不要來 因為你來了，  
他更傷心呢！

弟弟啊！我到何處去尋找我的若遜呢？到何  
處去尋找我的心肝呢！啊！海樣深的幽恨，無涯的  
痛苦！我的心兒碎了呀！

弟弟千萬不要來喲！

大姐琴泣筆

十一月五日。

上海圖書館

11273000

上海图书馆藏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6 6249B

柳亞子藏

No.

